

漢譯世界名著

屠格涅夫

莫羅斯
吳且桐
著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dré Maurois 著

吳 且 岡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屠

涅

夫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派

(87487)

漢譯世界名著屠格涅夫一册

Tourguénev

每册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André Maurois

譯述者 吳且岡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B二八六七

謝

號五六四第字審證查審會宣中

(本書校對者孟憲文)

小記

這是關於屠格涅夫的四篇演講稿，是一九三〇年春天，在演講社講的。除增訂幾處外，我沒有刪改原文。不過我把認為最重要的第四篇擴充了，分成兩部。我的參考書是屠格涅夫的作品；Yar-molinsky，Haumant，Halperine，Kaminsky，Edward Garnett 諸位先生的著作；Paul Bourget 先生在現代心理學論叢裏的研究；Goncourt 兄弟的日記；Edmond Jaloux 在地密脫里·羅亭裏的序；還有 Henri Mourgault 先生在獵者的回憶裏的註。關於俄國的歷史，我最得力於 Platonov；關於在屠格涅夫青年時代的俄國描寫，從那本 Custine 的書；關於巴枯寧的敘述，從 Iswolsky 姑娘的著作；關於海爾生，從 Labry 先生的文章。承 Mazon 先生的好意把他那可注意的屠格涅夫遺留筆記的刊行樣本借給我。我還該謝謝 Charles Salomon 和 Semennoff 兩位先生，他們都在星期雜誌裏為我校閱這本書的試刊。謝謝給我指示幾處錯誤的 Joussse-

randot 先生；謝謝懇切地幫助我工作的 Paul Boyer 先生和 Tourguenoff 姑娘。Charles Salomon 先生允許我引用他在昂星叢刊裏發表的很好的散文詩譯文。末了，幾個俄國朋友爲我翻譯一些沒有法文刊本的原文。

說到屠格涅夫，我相信必須重說一遍我在研究迪肯斯的書裏所說的話。在四篇講演稿裏，要把屠格涅夫的生活，和那時候俄國的歷史，以及作品的分析，都一一討論，是不可能的。雖然，這本書是細心寫成的，我却請讀者祇拿牠當作一幅輪廓畫。請他自己去補充，倘使他情願，並且爲時間所許，最少應當讀一讀那幾本獵者的回憶，地密脫里·羅亭，煙，父與子，和那些散文詩。至於屠格涅夫的生活，我希望 Yarmolinsky 先生那本美好的傳記，不久會翻譯出來。

目次

第一章	一個俄國貴族的青年時代文學的嘗試……………	一
第二章	『地密脫里·羅亭』『貴族之家』『父與子』『煙』……………	三九
第三章	晚年……………	八七
第四章	屠格涅夫的藝術……………	一二九
第五章	屠格涅夫的人生觀……………	一五五

屠格涅夫

第一章 一個俄國貴族的青年時代文學的嘗試

在一個一九三〇年的法國人，要去想像一個一八二〇年的俄國貴族，那是困難的。在那時的俄國，社會的發達，取一種幾乎和西歐整個相反的步骤。我們讀著一本俄國史，會有倒開一部法國中世紀的影片之感。在我們法國，奴隸制度慢慢地廢止了；在俄國卻正在慢慢地建設起來。在十七世紀，政府需要一些貴族，並且，爲酬勞他們的服務，讓給他——由鄉民耕種的廣大的土地。漸漸地，鄉民成爲土地的附屬品，末了，成爲業主個人的所有物了。——貴族——用俄國話說，是一個「巴林」——擁有一千個，兩千個，五千個奴隸。那種不連帶土地而出賣鄉民的習慣也造成了，並且法律對於一個私逃的農奴要辦罪。

在十八世紀，那個自由論者和獨裁的立法者喀德林第一的政府，鞏固了並且增加了地主的權力。地主們有權放逐失禮的鄉民。屠格涅夫的作品，是充滿了一些被主人強制婚配的農民。倘使他們拒絕，便拿他們剃光了頭，發配到軍隊裏去服務二十五年。鄉民就是一種奴隸。他的主人可以用鞭子抽他，可以拿他賣掉。農民必須用勞務或田賦養活他的主人。法國極端保王黨古司丁（M. Je Cusine），因為到了俄國反而驚奇自己的寬大，他在一八三九年寫道：「這些可憐的人，自己一點兒甚麼都沒有，不論他們的草房，他們的妻，以至於他們的心。」

把那時俄國的貴族認為是一些特別『討厭』的東西，那也許是一種心理的和歷史的錯誤。人類對於別人給他們的特權是很少訝視的。我們從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小說裏，熟識這些一八〇〇年的俄國人。他們比起前幾百年的法國貴族來，既不更殘酷些，也不少殘酷些。他們的不幸是時代錯誤。在他們裏面，惡魔是很少的；有許多公道而煩悶的人，和戰爭與和平裏的培朱可夫一樣；一大半是懦夫和笨漢，不認識他們的鄉民，不希望認識他們，並且為得自己省力，拿他們的權力授與一些經營者。在事實上俄國的農奴很像羅馬的奴隸，和南北美戰爭前的美國黑奴。在那些業主

家裏有的是一種忠厚的制度，有的却是一種危險乖戾的管理法。

在十九世紀之初，神祕的君主亞力山大第一在位時，甚麼都沒有改變。其中有幾年，人家幾乎以為亞力山大是一個改革者。但是這個信仰宗教的君主，以為上帝『拿他來做一種懲戒拿破崙無道的工具。』因為過於迷信他自己的使命，他將所有反對黨看作一種褻瀆上帝的行為，尤其在塞米諾夫斯基（Semenovsky）的軍隊叛變之後，他變得尖刻而多疑了。他將自己看作臣民們忘恩負義的犧牲品，而他們的獲得自由足以終止他們對於他的盡忠。在一八一八年屠格涅夫誕生的時候，俄羅斯是一個絕對獨裁，極端殘酷的地方。

其次，思想的自由在那裏是不存在的。那些俄國的大學校在政治的觀點上和宗教的觀點上是同樣地清一色。『亞力山大的宗教熱，使一種虛偽的神祕論在俄國社會裏產生。』那些近代天文學和地質學的原理，是不許講授的；一些祈禱照例夾雜在礦物學的課程裏面。文學教授必須說明聖經文學在一切世俗作家之上。經濟學教授必須詳密解釋。那些物質財產變為精神財產的德性，在醫科學校裏，解剖是不許的。自然，人家不能不在一種苛酷的檢查之下發表作品。批評「那些

陛下的劇員」是禁止的。(註一)古司丁寫道：「巴黎附近的一個鄉民，或者我們國裏的一個小資產者，比一個俄國貴族，自由得多。」

亞力山大死後，繼承者尼古拉第一，也許曾企圖一種比較新的制度，但是，自從他即位那天起，他就得和悲慘的十二月暴動作戰。——在這次暴動裏，兵士們嚷着「Constitution 萬歲！」但是他們以為 Constitution 就是 Constantin 大公的妻。因此，一個本來天性寬大的君主，頭幾次勅令，便是向他的人民開礮，和絞死一些叛徒。這位沙皇——那樣的偉大，使得他那些仇人，拿他當作神一樣的來攻擊他。古司丁寫得好：「在俄國有兩件東西和一個人是值得一看的：彼得堡那條白晝的耐華河，莫斯科那座月光中的克朗蘭宮殿，和那位俄國皇帝……。」——從那時起，祇能說拿他的雄才用於保護自己的冠冕上了。他成爲一個專制主義的浪漫者，一個「獨裁政治的董吉訶德」了。他以這句話爲座右銘：「正教，獨裁，國家。」他用軍法管理教會，用一個騎兵統領來統率聖西諾德寺院。他竟成爲一個革命的制止者，並且終身用一種萬里長城的方法，想去圍住那個知識界的俄羅斯。此外，那位沙皇知道甚麼呢？屠格涅夫在某處講起宮中慣例是禁止沙皇閱讀未經

官廳抄寫的書的。古司丁記載喀德林女皇旅行高加索的事，當她經過一些破敗不堪的田野時，爲要使她在旅行裏發生富饒之感，人家便使人在沿路用彩繪的紙版建築一些村落。思想也和那些田野一樣，祇給沙皇看見一些假的外表。

其三，在這個國裏，雖然有人打算窒死整個批判的自由，却容有一種思想不算大膽的知識階級。在喀德林時代，一部分大城市裏的俄國貴族已經沾染了，法國哲學家的理想。我們在女皇自己的文書裏，找得着一些廢止奴隸制度的草案。許多被法國教師們教養成的少年貴族，都醉心於服爾德，迪德羅，盧騷。一些百科全書派的還俗教士，都拿法國十八世紀的危險思想教育他們。那些會同聯軍追逐拿破崙，走遍歐洲，在巴黎住過的將士，從法國被他們的征服地征服了回來，在俄國鄉間被販賣農奴和肉刑所激怒了。許多祕密結社，北方同盟，南方同盟，斯拉夫同盟，都宣傳這些理想。法國大使拉斐羅耐 (La Ferronnays) 有一天告訴尼古拉皇帝說，整個的俄國上流社會都成了反對黨。

專制主義在一個容受牠的原則的社會裏，是可行的；在一個貼近異樣文化和較幸福的隣邦

的社會裏，是站不住的。一八二〇年的俄國不是平衡的。在一個國家看來，這固然是一種危險的政治狀態，但這種狀態，對於一些大小說家的成長是有益的，因為那些熱情，此際是強有力的，那些變化是急劇而引人注意的。

背景是這樣地安置好了；我們現在可以拿我們的角色放上去，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個貴族是全能的，倘從他和他家臣的關係着眼；他是剝奪了自由的，倘從他和官員和沙皇的關係着眼——屠格涅夫在中途生下來了。

他出生於一個小地主的家庭，韃靼種的高貴的家庭。有人說，屠格涅夫的一位祖先，是從亞洲來的。大約一四〇〇年的時候，在莫斯科軍隊裏服務。他的子孫有的做過統領，有的做過省長，後來他們的位分低落了。到十八世紀的時候，屠格涅夫家在歐利歐爾省（Oliol）裏，祇有着百來個奴隸，和一座叫作屠格涅夫（Tourguenievo）的村莊。屠格涅夫的父親，賽爾期·伊凡諾維支（Serge Ivanovitch），是一個瀕於破產的馬隊軍官。

但是一家之長在這裏却不是那位爲人父者。屠格涅夫的母親是一個路多維諾夫 (Лотова) 家的女兒，出生於一個不大著名而富饒的家庭。屠格涅夫很利用過他那可怕的外家，找出一些小說的材料。這是一個野蠻無禮的波爾嘉的種族。罪惡、逆倫的事，在他們的歷史上是層出的。屠格涅夫的外祖母，曾在瘋癲不能離床的時候，用拐杖打傷一個少年侍者，並且拿他在枕頭下面窒死。屠格涅夫的母親承受了這種凶暴。她經過一個古怪的青年時代，在可疑的情況裏，和一個叔父同居，這個叔父死了，給她遺留下一大片土地，斯巴斯谷衣 (Spaskoie)，一筆財產，二十個村莊，和五千多個奴隸。

華爾華拉·彼德羅夫娜·路多維諾夫 (Varvara Petrovna Loubovinov) 有男性嗜好的少女，騎馬，帶着狗和槍打獵，在彈子房裏毆打男人。她是受過教育的，並且賦有一種頗高雅的文學嗜好。她後來問她的兒子道：「萊茵河的水是甚麼顏色？」回答是：「綠葡萄的顏色。」她有着兩隻美麗的眼睛，一個堅定的下頰，不過有一個發青而太寬的鼻子。熱情而有權威的她，也許願意接受人家的愛，但是甚麼都不能使她喜歡。她在斯巴斯谷衣的隣縣，遇見一個漂亮的馬隊軍官，賽爾期

·伊凡諾維支·屠格涅夫，她雖然比他年長六歲。但是決意打算嫁他。進行一切的是她。他不大反對；一個沒有產業的軍官，不能堅強地抵抗一個帶來五千個奴隸的堅決少女。況且，他雖然儀表偉岸，却有着那種可異的女人性格。在一八六〇年的時候，他的一幅小像是在斯巴斯谷衣塢着，屠格涅夫的賓客都覺得這位爲人父者沒有丈夫氣，而帶着女人味兒，或者更正確地「很像一個穿衛士的白色軍衣的蕩婦。」（註二）

「兩個蔚藍的眼珠是靜止的，神祕的，兩片嘴唇是多情而嘲弄的。」雖然他的祖先來自亞洲，他却沒有亞洲人的特徵。一個屠格涅夫的人物說道：「我們這些人，生下來是金黃的頭髮，亮藍的眼睛，白的面龐。」屠格涅夫在初戀裏描寫他的父母的狀況：「我的父親，一個還年輕並且很漂亮

的男子，因爲財產的緣故娶了我的母親。她比他年長十歲。她過着一種頗愁悶的生活；她永遠是煩悶，妒嫉，發氣，但是永遠不在我的父親面前顯露。她非常怕他。至於他呢，冷淡並且謹慎的，他保存着一種間隔。」

奇怪的結合，牠的特性在屠格涅夫性格的形成上顯有一種強烈的影響。他不但承受了那位

上校的偉岸的軀幹，金黃的鬚鬚和明顯的柔弱，並且，母親性格的粗暴，加倍地表現了兒子的天生的柔弱，消滅了他整個的意志。屠格涅夫夫人在斯巴斯谷衣拿自己看作一個小小的君主。她拿她的管家叫做「國務大臣」，拿那個送信的僕役叫做「郵務大臣」。她在那塊領地上置有自己的警察廳。在斯巴斯谷衣，和在那些中世紀的城堡裏一樣，具備所有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屠格涅夫人帶領着一隊真正的「臣民」。在那所四十多間房屋的兩廂裏，一邊住着織衣繡花的女奴隸，一邊住着音樂手和農奴。那時候，一個地主常常向一個隣人購買整套的音樂隊。那位屠格涅夫上校在那些女侍者裏面，挑選一些美麗的情婦。愁悶的，被欺騙的，笨拙的妻，華爾華拉·彼德羅夫娜在那些奴隸的身上報復。屠格涅夫在童年的時候，看見兩個鄉民，由他母親的命令，發配到西伯利亞去，——因為他們在園子裏走過她面前，忘了行禮。他後來指着一扇窗戶，給那些斯巴斯谷衣的賓客看，說道：「這是我的母親在那裏坐的窗戶。我記得是夏天，那扇窗戶開着，那兩個漢子在發配的前一天，光着頭走來和她辭行的時候，我正在那兒。」（註三）

那些來教孩子們法文和德文的外國先生，和奴僕一樣地受粗暴的待遇。那些小主人可以和

那些鄉民的孩子在一起玩耍，但是這些鄉民的孩子卻沒有回打的權利。屠格涅夫講過，他的母親看見了他和一個鄉童的枕頭戰，便非常驚訝，後來那個孩子挨了一頓鞭子。

那些在家裏的公子哥兒，那時俄國貴族的童年的象徵，同時感到在轄地裏目空一切，在母親面前無絲毫力量。那兩個小屠格涅夫，伊凡和尼古拉，差不多天天挨打。一八七三年，佛羅貝爾和屠格涅夫一同吃飯，說起自己在路昂中學的時候，拿魯意十一的事寫過一齣戲；那些小民在戲裏說道：

「老爺，我們必需用我們眼淚的鹽拌我們的菜。」這句話使屠格涅夫想起了他的童年時代。他談起在犯了一樁小過失之後，挨了鞭子，罰了飯，「用一種苦趣，餡着從眼睛沿着面頰流到嘴角邊的鹹水，」在園子裏散步。

雖然這種家園的生活，他卻永遠保存着在斯巴斯谷衣的童年的愉快回憶。似乎俄國的風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美，使見過的人拿愛情和遺憾保存到死。屠格涅夫永遠不會忘去那從山腰裏升起來的煙霧，那些樺，白楊，柳，和這種蕎麥，裸麥，在清潔而乾燥的空氣裏飄散著的香氣。

那個孩子和鄉間長大的孩子們一樣，在斯巴斯谷衣學着辨認那些鳥、樹、葉子。他在這裏找到一些奇怪的師父來指導他，不但找到了自然，並且找到了詩。在一篇美好的短篇小說布寧和巴蒲林裏，他描寫一個同他坐在草地上讀詩句給他聽的農奴，——詩的愛好者。

一些最近在俄國公布的書信，證明屠格涅夫上校也曾教育他的孩子們。所有的信，差不多都是寄給大兒子尼古拉的，但是這些信在我們眼前，現出一個不像初戀的角色那樣冷淡孤獨的人物。賽爾斯·尼古拉維支·屠格涅夫盤問他的孩子們的生活：『你一定知道你的學業多麼使我關心……不要祇和我寫道：』先生們都很喜歡；我想着你的吩咐，』還要告訴我各種的事。譬如法文，德文：你讀「這個」；拉丁文：第幾，第幾；俄文：「那個」……同樣地歷史，地理：我們讀到那一頁；末了，算學，我們學到「那個」；拿所有人家教你們的東西都這樣寫下來。也不要忘了音樂。』關於一個作家的造成，這一點是很要緊的：和那時候一大半人不同的賽爾斯·尼古拉維支，希望他的兒子拿俄文寫得很好：『你們固執地拿法文和德文給我寫信，爲甚麼你們看不起你們自己的言語呢……是時候了，正是時候了！不但要能說說話，並且要能殼用俄文寫一封信，這是免不了的。爲得

要達到這個目的，你們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寫日記給我：星期一用法文寫，星期二用德文寫，星期三用俄文寫，這樣輪流寫下去。」

一八二七年頃，全家搬到莫斯科，伊凡就在那裏讀書。莫斯科在那時是一個富有詩意的城市。冬天，在街道的白雪上，大家祇聽得見裹着棉花的馬蹄聲和雪車的私語聲。那些金色圓頂在寂靜之上發亮的綵繪的禮拜堂，終屠格涅夫之生，在他的眼前出現。在十四歲時，他是一個溫和的，柔弱的，夢想的，愛詩句和文學的孩子。他很高大，有一點兒駝背。他進了大學校。人家要他在一張紙上簽字，要他承認不隸屬於任何的祕密會社。他簽了字。然而，因為對於家庭的反動之故，他成爲一個共和黨，並且在他的臥室裏掛上一幅富傑丹維 (Fouquier-Tinville) 的像。在他的周圍，他那些同學都自以爲是革命者。在莫斯科大學裏，那些農奴的主人，永遠被人看作猛虎或毒蛇。每天，下了課，在那些學生的臥室裏，圍着茶爐，大家談論着。大家對於那些理論的探討感覺興味。『請你們置身在一個五六個少年的集會裏，一枝蠟燭照着他們；大家享用一些變了味的茶和發了硬的點心。但是請望一望我們的臉，聽着我們的談論罷。狂熱在所有的人的眼睛裏發亮，臉龐都熱起來，心跳動着。』

我們談論上帝、真理、將來、人類、詩。不止一種天真的或者意外的意見岔出來；不止一種瘋狂，不止一種錯誤，激動着狂熱；但是痛苦到底在甚麼地方？請你們記住那痛苦所經過的愁慘的時代罷。」

屠格涅夫離開莫斯科，被人送進那個人家認為更莊嚴些的彼得堡大學。那裏，功課是照着德國的方法教授的，屠格涅夫也和他的同學們一樣，經過一個形而上學的刺激的時期。那時候，哥德，尤其是黑格爾是最時髦的。哲學的字典用一種神聖的曖昧遮住那些極簡單的行為。大學生們到梭哥朗基 (Sokolanski) 那裏去致力於那種和宇宙合而為一的泛神論的情感。(註四)

在十七歲時，他開始寫一篇自傳：「我剛剛十七歲，我願意寫下所有從我自己身上認識的東西，我的整個的生活。我為甚麼這樣做呢？有兩個理由：第一，我剛剛讀過若望·若各·盧騷的懺悔錄，那使我發生寫自己懺悔錄的理想。其次，現在寫下了我的生活，我不打算再去摸這本冊子，一直到五十歲，在那時候找着了我今日所思想所懂的事，當然是有趣的。這樣地寫下我的開場白，我就開始了。」(註五)他沒有寫下去。

形而上的煩悶和內感的煩悶在一個青年的靈魂裏是差不多同時產生的。家裏是充滿着一些少女，她們是聽憑少主人怎樣做的。這就是他頭幾次的經驗。許久之後，在紀念馬尼(Magny)的聚餐會上，他拿那些事說給龔古爾兄弟，都德，佛羅貝爾聽：「那時候，我是很年輕，我是童男，懷着那人在十五歲時都有的願望。在我母親的家裏，有一個帶點笨相的美麗侍女，但是您各位知道，那種愚笨的神氣，能把一種高貴安放在某幾種臉面上。這是在潮溼，柔軟，多雨的一天，這是都德剛才所描寫的戀愛的良辰之一。黃昏開始下降。我在園子裏散步。我忽然看見這個少女一直朝我走來，並且抓住我——我是她的主人，她在那裏是奴隸——抓住我的頭髮，和我說道：「來！」隨後是一種和我們一般人所經過的相似的感覺。但是這頭髮的溫柔的一握，和這僅僅的一個字，卻常常在我的腦子裏出現，並且想起來，使我十分快樂。」

那時候是一種肉欲和情感的可異的雜糅。「我記得那時候一個女人的形像，那種愛的魔鬼，在我的頭腦裏差不多永遠不用一些固定的輪廓出現。但是在所有我想的，我感覺的裏面，藏着一種半意識半詩意的預覺，——是屬於某種溫柔而女性的不可知的東西。」他拿他愛過的第一個

女人的眼睛當作一樁非物質的事，和佛羅貝爾談着。他和他說：「我，我的生命是被女性所充實的。不論書，不論世界上的甚麼，都不能在我身上取得女人的位置……那怎麼講呢？我覺得祇有愛情能發生某種別的所不能給的繁榮，是嗎……請您注意，我在很年輕的時候有過一個情婦，我打獵看見的一個聖彼得堡附近磨麵粉的女人。一眼看去，她是媚人的，非常白，這在我們國裏是頗常見的。她對於我，甚麼東西都不受。但是，有一天，她和我說：「您應當送我一樣禮物——您要甚麼呢？」從彼得堡給我帶一塊香肥皂來。」我拿那塊肥皂帶給她。她拿着牠，走開去，帶着兩個感動得發紅的面頰走出來，並且一面張開她那兩隻清香的手，一面和我低聲道：「吻我的手，和您在宴會廳裏吻那些聖彼得堡的太太們的手一樣。」我在她的膝前跪下，您知道，在我的一生裏，沒有一個時候，抵得過那一會兒。」

我們開始瞥見這個十八歲的屠格涅夫了，這個有着短小的姆指，孱弱的符號的男子。（他看着自己的姆指，說道：「有着那樣的手，怎麼去希望？」）他有着「這種天真地快樂而誠實的神氣，——初見時有點兒孩子氣，我們藉此認得出那些在大自然中長大的俄國原野裏的貴族兒童。」

種有點游移的舉動，一種人家看着他的時候疑惑的微笑，末了，和善的性格，康健，柔順，柔順……」他的父親死了，華爾華拉·彼德羅夫娜行使家長的職權。她和許多俄國人一樣，很看不起自己國裏的大學校。那時候，所有的科學都是從柏林來的。她決定送她的兒子到德國去畢業。

在柏林，他找着了一塊俄國青年的殖民地，斯當開維支 (Stankevitch) 為精神上的領袖。後來又加入兩個和他大有影響的人物：亞力山德爾·海爾生 (Alexandre Herzen) 和巴枯寧 (Bakounine) 海爾生——一個俄國地主雅各夫萊夫 (Iacovlev) 和一個浮爾登堡的美麗女子的私生子，(他們字以海爾生的名子，為得表示對於他的誕生的關切。) (註六)——雖然還祇有二十四歲，已經因為他的論調而被逐出俄國了。巴枯寧，一個傑出而複雜的人物，在命運和性格上和屠格涅夫是非常相似的。和屠格涅夫一樣，是一個「巴林」的兒子。在潑雷姆基諾的轄地裏，他的父親擁有一千二百個奴隸。巴枯寧也和屠格涅夫一樣，是一個偉男子。但是他那副喇嘛紋的面容，圍滿一大堆往後梳的棕色頭髮，比他的朋友粗蠢得多。他的少年時代是非常堅苦的。他背叛了他的父親，他的沙皇。他使他那幾個崇拜他的姊妹和他一樣狂熱——她們讀着若望·保羅 (Jean

Paul) 和諾伐利斯 (Novalis) 以期待他，和他寫着熱烈的信。巴枯寧對於屠格涅夫非常關切。至於屠格涅夫，有時傾倒他那個新交的雄辯，有時却懷疑到一個柔弱的靈魂藏在他那個朋友的雄健的肉體裏，和他自己是一樣的。

在柏林的這幾年裏，巴枯寧和海爾生一樣，還是一個溫和派。這些青年所奉為老師的哲學家，是黑格爾。因為黑格爾主張所有真實的東西都是合理的，他的學說承認歷史所造成的社會。那些屠格涅夫的新交，堅信創造是向着一種神祕的結論走去的，並且堅信歷史祇是人類理性的開展。倘使一個從急進黨裏走來的朋友說：「一個餓足以破壞自然的和諧，那些黑格爾派的哲學家就答道：『即使我們不了解一種特殊的情形，我們可斷言精神和理性在宇宙裏主宰着。』」

人類差不多永遠要求一種對於他們的情感和行爲的合理的辯護。一八四〇年的那些俄國青年，拜倒於一個明知是專制的君主之下，他們在黑格爾的法律哲學裏，替他們的忍耐服從，找到了口實。人家和他們說：國家是一個活的有機體。歷史使牠如此的。一個個人，一個團體不能夠照着自己的想像變更牠。『因此，絕對服從沙皇的必要，就沒有討論的餘地。』

右傾的黑格爾主義既是那樣，但是海爾生已經發現，在同一的黑格爾裏，我們可以找出所有攻擊獨裁的正當論據。因為倘使所有真實的東西都是合理的，那末那種革命者——真實的東西，也參與歷史的計劃了。「倘使存在着的社會秩序是可以利用理性來辯護的，那末，當牠存在的時候，所有攻擊牠的鬭爭，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來辯護。」一種左傾的黑格爾哲學便這樣地產生了。再進一步，似乎當人類拋棄了具體真實的強固支點的時候，他們便言而無物，並且那種語言——工具，不應當變成宗教。康德說：「身輕的老鴉，也許以為在真空裏會飛得更省力些。」

似乎屠格涅夫在參與這些精神的宴會的同時，永遠保存着和土地的接觸。他在那時候，拿一些對於愛情的神祕質的激越理想，混雜在一種頗平凡的放蕩生活裏。關於那件事，他奇怪地受了他母親的鼓勵——她要他拿他的私生活和她商量——她和他寫道：「你是我的星。我的生命在你的身上。」她在日記裏面，寫道：「若望是我的太陽；我除了他甚麼都看不見。當他晦蝕的時候，我再也看不見了。」有幾次，她和他寫道：「我的親愛的女兒，我的若望妮，你是我的愛女。」在男性的母親和女性的兒子之間，角色的反串是道地的。當他找着一個四十歲的情婦時，他的母親表示十

分滿意：「我永遠爲你希望一個有經驗的中年婦女之愛。教導青年的都是那樣的婦女。利益是雙方的；女人可以自傲，男人得着經驗的好處。」（註七）她是男性到了大儒哲學的地步。可是她的兒子，在那聚在桌上頗似斯巴斯谷衣的乾草簇的煙葉堆裏，不斷地談着黑格爾，並且那些柏林的大學生喝着華爾華拉·彼德羅夫娜供給她愛子的茶葉。

在二十二歲，他從德國回來。他快樂地重新找到了那些池子，天鵝，老僕從，亞薩和蕎麥的香氣。灰白色的樺林。他本來是打獵的老手，於是他立刻又捐起他的鎗。有比春日黎明之前，在俄國原野裏走路更高興的事嗎？「您走出家門，站在階沿上……在那灰暗的天上，還有幾顆星耀着；大家聽得見那種夜的斷斷續續的私語；那些被黑影籠罩的樹溫和地響着。那些套在車上的馬抖着，打噴嚏，嫵媚地頓蹄；慢慢的，靜靜的，一對剛剛驚醒的鵝穿過小路。您坐在座位上；那些馬匹突躍前進，車子震震地駛去……一片輕霧在池子上面浮動。清新的寒氣襲進您的身上；您拉起外套的領子，於是您可以在一種溫和的假寐裏聽其所往……可是天漸漸地亮了；天上已經有了些金色的長線；一

些水氣在低窪處浮動……一切是新鮮的，快樂的，有趣的……讓胸脯自由地呼吸罷，讓動作自在些兒罷，生物是多麼被春的新鮮氣息所鼓舞呢……」

在這次重遊斯巴斯谷衣的時候，屠格涅夫姘識了他母親的一個縫衣女，並且這個女人爲他生了一個女兒，名字叫貝拉夏（Polageia）。當微微感慌亂的伊凡，對於他女兒的生母的特遇表示某種長縮的時候，他的母親和他寫道：「你真奇怪！我不但於你看不出甚麼不好，於她也看不出甚麼不好。這是一種純粹的肉慾。」（註八）一八四〇年頃，俄國貴族的道德觀念是十八世紀法國的道德觀念的女兒，但是還帶着一部分梅爾德衣夫人（Mme Merueil）所不知的傳統思想。

在這純粹的肉慾的同時，屠格涅夫和巴枯寧的姊妹之一塔西娜（Tatiana），進行一種形而上的戀愛。這是一個理想狂的二十七歲的女子。在兄妹之間，那種手足之愛，曾經一度陷入於曖昧而混亂的境界。後來遠別讓他們安靜下來。巴枯寧在柏林曾經交給屠格涅夫一封家信，於是屠格涅夫便像弟兄似的被波雷姆基諾款待了。他用一種使三個熱烈少女驚異的才力講過一些故事。塔西娜以爲遇見了一個未來的天才。但是屠格涅夫和婦女的關係永遠有着一種二重動作的特

性。他熱烈地進行，女人相信了他，還答他的熱情。他隨即發現自己受不住強烈的情感，並且害怕起來。那時候他怯弱地敗退，於是那個失望而灰心的女人看不起他了。

這是關於塔西娜·巴枯寧的事。他起初和她談情說愛，後來當看出她是被征服了的時候，他立刻希望讓這些交誼從愛的平面上走到精神的平面上。他如此寫道：「我永沒有愛過一個比您還愛的女人，雖則是您，我也不完全地，深深地愛您。我爲着她寫一個詩人，爲著這個我的靈魂用一種不可說的妙法連接著的您。也許在一個春日她能在一條長路的菩提樹下散步，也許我能握著您的手，並且感到我們的靈魂互相融合，感到平凡的一切都永遠消失罷。」

不錯，但是平凡的一切並沒有消失，她是覺得的。她用整個的心整個的靈魂愛着。她寫道：「在一個女人看來，沒有比那樣的愛更快樂的事了，當整個的心在胸脯跳動，整個的靈魂像海一樣沒有底的時候……」當她進一步了解他的時候她覺得屠格涅夫是一個疏放的，帶點兒嬌養的，蔑視道德的青年。她苦惱地說：「奇怪，真有一些人能相信自己所想的一切。那些最神聖的事，於他們都成爲玩具了。他們竟毫不遲疑地拿榜人的生命扔在一邊。他們爲甚麼不能使自己成爲誠實

的，嚴重的，單純的呢？他們不知道真實和愛情是些甚麼嗎？」（註九）

屠格涅夫的一生，在他的小說裏看來，是被那種衝突纏擾着——在一個神經質的無力青年和一個堅決的熱情少女之間，在一個過於分析自己的男子和一個勇於犧牲自己的女人之間的衝突——在屠格涅夫身上，這種男性的特殊現象是顯然受了他所愛過教育的影響。但這一點是很普通的，並且米雷地斯（Meredith）也觀察過，描寫過。那些不能熱愛的人，偏羨慕熱愛，並且在女人心裏比在男子心裏更多發現很純潔的。

也許，屠格涅夫在能忘懷的一點上看來，已是一個過於誠實過嚴謹的靈魂了。有著一些心服情願的盲目，並且和一種到了極點的快樂狂似的，「正確」使那些熱情的人厭惡和憤怒，但是同時，熱情使那些能嗅出一小點虛偽之迹的冷靜的人狂憤。有一天，屠格涅夫寫了一篇小說，描寫一個老閨女，戀愛一個大學生，他這樣地作結：『但是那青年時代恢復了他的權利。一天早晨，他醒來帶着一種對於他的「姊妹和他的情婦」的懷恨，——恨她得幾乎要毆打他的僕人，並且，許久之後，他要去咒詛人家對於「狂熱和無私的」愛情的最輕微的諷示。」（註十）

雪萊在喜勤納姑娘 (Miss Hichener) 的時候，也認識了狂怒。那些有愛情的婦女，當她們愛上一個聰明男子的時候，慣用一種不誠實的裝腔作調，拿一種信條做假面具，遮在他們的願望上。男子拒絕玩這種把戲，並且當他發現了這種把戲的時候，便很粗暴地拿牠拋棄了。像那一類的誤會，應當歸罪人類的天才，勝於歸罪個人的惡德。

在伊凡·賽爾格維支·屠格涅夫的生活裏，要去做甚麼？願意成爲哲學教授；他不久又拋棄了這種志願，和其他的職業一樣。他的母親想得很好，要傳禱，是一個閑散的人：「你甚麼都不願意做嗎？上帝保佑你。甚麼都不要做罷，你愛怎樣就怎樣地安然生活罷……你愛寫作，散步，打獵，旅行嗎？誰阻止你呢？在彼得堡去過冬，消遣，看戲。春天，回到鄉間來；夏天，我們旅行去。秋天，你去打獵。活着，並且讓我們挨著你活著罷。」

但是挨著她活著是不容易的。在漸漸老衰的時候，他變得激烈而粗暴了。倘使她在復活節那天醒來，不高興她會不許二十個村莊的教堂打鐘，並且因爲她不能慶祝聖週，那一年沒有一個人

是能慶祝聖週的。她叫人挪動一個瀑布，因為這個瀑布擾她的清夢。在一個俄里遠的村子裏，有一種她所愛喝的湯，她叫人用驛馬送來，爲得湯可以滾熱地送到。那個民主思想的伊凡，常常因爲農奴的緣故和他的母親衝突。然而他永遠是屈服的，並且很容易地認了輸。

他設法脫離了這位「母親大人」到彼得堡去，在交際場中，且演著修玄 (Don Juan) 或曼夫雷 (Manfred) 的把戲，因爲他本來是拜輪的偉大的讀者，並且他自己也是很浪漫的人。人家不很注意他的浪漫主義。這位怯弱的修玄使人發笑。阿南可夫 (Annenko) 說：「在他身上，有著一種決斷和謹慎，大膽和計算的配合。」他寫着一些詩。他滔滔地和批評家皮藍斯基 (Blinsky) 爭辯著西歐，爭辯著俄羅斯。那裏也和在一樣，大家談着，談着……
皮藍斯基在爭辯了六小時之後，嚷道：「噢！我們還沒有知道上帝是否存在，您却想吃飯了嗎？」
在那時候，彼得堡的文場中人分成兩派。那些斯拉夫主義者希望在俄國靈魂的精華裏，找到哲學和藝術的材料。「在斯拉夫主義者看來，俄國的一切都是可贊美的，神聖的：正教，俄國的生活，俄國的藝術……憑上天的保佑，俄國應當像燈塔似的去領導人類的摸索的前進。」反之，那些西

方主義者，主張俄國應當以西方爲師。屠格涅夫，柏林的大學生，希拉的偉大的讀者，若瑟桑（Geor-ge Sand）的贊美者，比較喜歡加入那些西方主義者裏面。他的角色波士金（Potouguine）說：『我在今年春天去參觀倫敦的水晶宮，在這座宮殿裏，您知道，陳列着各種發明的標本——這可以說是人類的百科全書。我在所有這些機器，工具，偉人的肖像中間散步，於是我被這種思想纏住了：倘使一個國家忽然從地球的表面消滅，倘使這個國家所發明的東西也同時隨着這座宮殿消滅，我們的親愛的母親，正教的俄羅斯，會絲毫不動地鑽進地獄裏去；一切會安靜地停止不動，因爲茶爐，長靴，鞭子——更說不上重要的工業品——都不是我們發明的。』

在那些斯拉夫主義者的眼裏，歐洲的文明已是老衰了。俄國是唯一有希望的青年國家。在那些西方主義者看來，俄國是和榜的國家一樣老衰的國家，而且是一個弄壞了的國家。在兩派之間，仇恨是很深的。

雖然覺得自己是近於西方主義者，屠格涅夫卻不參加黨派。在政治上和在愛情上一樣，熱情不是他的長處。他是一個大公無私的觀察者，不能不看見一些敵人意見的真實部分。他不喜歡黨

派的虐政。他說：「一個談話會拿爭論代替了談話，使人們白費口舌……牠使他們失去了靈魂的新鮮之氣和堅定。一個談話會，這是以友誼和親愛爲名的單調和厭惡。這是以誠實和同情爲藉口的誤會和誹謗的混合。」但是，在用一種刻毒的正確去分析談話會的短處時，他卻頗願常常走入那些比較進步的談話會裏。

在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四年的冬季，那個意大利歌舞團，在許久以前曾被人從彼得堡趕走，現在重新開演了。在那些歌女裏，從前叫作坡林·夏爾西的坡林·維亞爾多(Pauline Viardot)來了。她出生於一個擅長音樂的家庭。她的父親，曼尼爾·夏爾西(Manuel Garcia)是一個西班牙的大歌者。當坡林第一次開唱的時候，她的姊姊瑪利·斐利西·瑪利百蘭(Maria Felicia Malibran)去世已經三年了。愛過瑪利·斐利西的繆賽(Musee)，以爲在她妹子的歌喉裏聽見了姊姊的歌聲。他也追蹤過這位妹子，但是那個「沒膽心的坡林」拿他撇開了，嫁給了那個巴黎的意大利劇場經理魯意·維亞爾多。這次結婚是被若瑟桑慫恿而成的——若瑟桑很愛坡林，並

且一定用她做那本孔蘇羅的模典。坡林·維亞爾多並不美。她的彎曲的背，突出的眼睛，粗的面紋，她竟是頗醜的，不過這是一種動人的醜。亨利·海納 (Henri Heine) 拿她比作一個怪形的外國景緻。她和維亞爾多定婚的那天，一個比利時的畫家和那位未婚夫說：「她是醜得不堪，但是，倘使我遇見了她，我會愛她的。」（註十二）

她在彼得堡的成功是無限量的。大家祇談着意大利歌舞團。那些大學生爲要得着坐位，聽那個「破天荒的維亞爾多」，冒着生命的危險，在那還沒有凍堅的冰上穿過耐華河來。

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一日那天，屠格涅夫被人介紹給她了。這一天於他成爲一個神聖的紀念日，他每年慶祝牠。在那時候還不拿他當作一個重要的人物。大家也許告訴她，說他是一個打獵好手和一個惡劣詩人；但是固執的行爲在女人看來是一種偉大的美德，並且屠格涅夫是那樣的忠實，結果他能夠每晚在演戲之後走進那歌女的屋子。在這間屋子的地板上，鋪着一條大白熊的皮。穿着白色浴衣的坡林，坐在中心。挨着她坐在一條熊腿上的權利是一種無上的光榮。那熊皮的腳絨，腿是分配給四個人的：一個將軍，一個侯爵，一個帝國劇場經理的兒子，和那個幸福的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的這條熊腿是第三號。每個座客，在休息的時候，必須給維亞爾多夫人講一個故事。大家猜想屠格涅夫對於這種遊戲是很容易拿她從那三個人手上奪過來的。

屠格涅夫對於維亞爾多夫人的熱情不多時在彼得堡已是盡人皆知了。他和所有的人都談着那件事，這個偉男子的掌聲每晚都劇烈地擾動了觀衆。來年的夏天，他第一次旅行法國，到古爾塔佛納（Courtavenal）別墅去拜訪維亞爾多夫人。在那裏，他成爲魯意·維亞爾多和一些小孩子的朋友了。要知道他是否維亞爾多夫人的情人是困難的。（註十三）魯意·維亞爾多當然不是一個愜意的夫婿。但是他能夠不知道事實。總之，不論是愛情或者是友誼，從這時候起，熱情充滿了屠格涅夫的生活。因爲第二年坡林不回到彼得堡而到柏林去，他也到柏林去了。後來他跟她到德來斯德，並且重新和她回到古爾塔佛納。

那別墅是在柏里地方，離巴黎六十基羅米達。屠格涅夫在這裏找到了他所愛的女人，好聽的音樂，野獸的肉。他在那裏過了一夏。這情形在一個法國人看來是很奇怪的，也許在一個俄國人看來是不足爲奇的——一種無限度的款待在俄國是成爲習慣了，在多數的人家，拿外人像養子一

樣的放在家裏。——冬天是維亞爾多家巡迴獻技的時候，屠格涅夫在巴黎離王宮不遠找了一間屋子，並且天天去看那位他叫她作「媽媽」的坡林的母親，夏爾西夫人。

在世界上，於他祇剩下坡林，坡林的家，坡林的位分了。每天，他拿所有的事寫長信給她。他指導她讀書，和她談着「她在纖巧和嫵媚裏藏着的正直，純潔，莊嚴的靈魂……」。他和她描寫在提勒里故宮的散步：「我看見一羣小孩子在那裏玩耍……他們那些幼稚的親熱狀況，他們那些被冬日的初寒凍紅了的小臉兒，保姆的平易而溫和的神氣，那穿過許多大栗樹的美好的紅太陽，那些塑像，那些睡着了的池沼，那提勒里宮殿的莊嚴的暗灰色，所有那些東西，使我無限高興，並且使我在一早晨的工作之後恢復新鮮的氣力……您記得那一天我們望着在白楊樹的金色葉子之外的天空嗎？……」
「我在這裏過着一種使我高興的生活：天天早晨，我工作；到了兩點鐘，我出門，我到媽媽那裏去，我在那裏逗留半個鐘頭，然後，我閱讀報紙，我散步；飯後，我看戲去，或者再到媽媽那裏去；末了，我睡覺，那就是……」
尤其是他對於她的藝術，貢獻了些最聰明的指導。倘使她打算唱伊飛基尼(Iphigénie)他便勸她讀歌德，並且想着：她雖然是南方人，她卻托生於這個貞潔幽靜的

古樸的容貌。『伊飛基尼也不是一個北方女子。一條魚不配幽靜地蹲着。』

當坡林在遠方的時候，屠格涅夫最快樂的事，是在報紙上讀着他那個女友的成功的記載。一天，當維亞爾多家在英國旅行的時候，他一個人在古爾塔佛納，他曾經把沒有錢的事和坡林的姑母說過，她送給他三十個佛郎。他用這筆錢到巴黎去，在那些英文報裏讀倫敦坡林音樂會的節目。在別墅裏，大家開始覺得他有一點兒礙事，但是屠格涅夫不明瞭，他寫信給坡林：『他有了甚麼呢，維亞爾多？他是否厭煩我在這裏呢？……我是可憐地蹲着，好像一隻感覺到譏刺的狗，一隻被日光照昏了眨着眼皮，茫茫地用眼角窺看的狗。』

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〇年，在法國長期居留的時候，屠格涅夫工作得很勤。在他從俄國動身以前，在一本雜誌裏發表過一篇短篇小說，黃鼠狼和卡利尼奇。這是一段兩個鄉人的簡短的談話，但是這段談話使所有讀者被牠的真實感動了。在這些被許多俄國知識階級當作獸類一樣看待的農奴裏，屠格涅夫揭露了一種情感的結合和一種異常的纖巧。人家請他再寫些榜的小說，於是，

在同代人的雜誌裏，他在一八四七年又供給了八個短篇。成功繼續下去。他敘述他在斯巴斯谷附近打獵時候所見的事。在表面看來，再簡單沒有了：這是一些俄國的典型，一些貴族，管家的人，鄉民；一些森林的，平原的，黃昏的風景。但是那些最好的批評家都認為是一種不可限量的藝術。每個敘述是正確的，並且線的選擇是美妙的。

那些情節是幾乎站不住的。一夜，一個獵者迷了路，在霧裏遇見一所在草地裏牧馬的鄉下孩子的露營。孩子們整夜講着一些俄國鄉間的神話，早晨，大家分別了，如此而已。但是這篇小說，貝新草場，是一件傑作。那種夜的美和沈寂是描寫得再好沒有了。一個獵者在森林裏坐下；因為他是被樹枝子遮住，兩個鄉民，一男一女，沒有看見他，在他身旁爭論。那個男的走開了。那個女孩子一個人待着，哭着。那些幾乎看不見的人物都是活着的；他們的悲哀是和這種自然的悲哀相混。這便是那篇約會。那個作家因為斷了車軸不得已停了一個有點妖氣又有點詩趣的老鄉民的門前。這便是卡西央。一個老侍者誇耀着主人的榮華富貴，同時一個鄉民自怨他的苦命，這便是那篇香梅水。用一種很熟練，很隱祕的藝術，屠格涅夫能拿自然的獨立的美攙雜在人類的艱苦生活裏面，

並且在他作品的周圍創造一種無限沈默的領域——那些最微小的事物在這領域裏都用一種驚人的銳利發出回聲。風景的品質是極美妙的。永遠沒有人像這樣敘述過一些樹木和葉子。在我的頭上，那些葉子微微地動着，但是這種微小的聲音是足夠說明季節的。這既不是春的快樂而笑語的顫動，也不是夏的溫和而遲緩的怨訴，也不是暮秋的怯弱而清爽的私語，但是一種睡夢中的嘮嘮叨叨……這是一個在自然的懷抱裏生活過的人的描寫，而不是一個「只為採取祕密而去拜訪自然」的小說家的描寫。

但是，最感動那些俄國讀者的，是那種對於奴隸制度，尖利而暗示的間接諷刺。屠格涅夫比一個專為發揮宗旨的藝術家高明得多，況且，倘使他發揮了宗旨，那末，文字的取締，也許會禁止他那些小說刊行。但是拿一些鄉民做主角，使這些不為人所知的人物和善地談着的事實，已是一種批評了。他拿他們描寫得可愛，合理。他揭露他們的生活條件的惡劣，管事者的可惡，地主的愚昧。他描寫這種強迫女奴澈夜歌舞的酗酒貴族：「倘使她們露了一些倦意，他便自己用兩隻手捧住頭，歎息道：『啊！可憐的，可憐的我！人家不理我了……』」於是那個馬夫用鞭子刺激那些女人。」一個西

方人，或者一個受過西方思想薰陶的俄國人，讀了這些小說不會不想到那樣野蠻的狀態是不能持久的。

這是可異的，倘使注意到屠格涅夫那時雖在法國，他卻祇在俄國的回憶裏尋找小說材料，一八四八年革命，在西歐掀起的思潮，也許足以使他想起柏林的朋友海爾生和巴枯寧，可是不大使他發生興味。暴動的那天，他僅僅記載那煙酒小販在羣衆裏打轉的冷靜態度。藝術家，小說家，不過是一個觀察者。那次革命的失敗，使他的許多俄國朋友失望，於他卻是不相干的。他沒有那種信念。「誰說人類是可以成爲自由的呢？歷史證明了反面。歌德並不是一種佞臣的頭腦寫出他那句名言：「人不是爲自由而生。」這祇是一種事實，一種用正確的觀察者身分說出來的真實。」

一八五〇年，屠格涅夫決意回俄國去，雖然對於他的母親不無怕懼。他這次動身，遲延得很長久。「俄國在等候着。這個蒙面的碩大而灰暗的臉面，和愛諦普（Oedipe）所遇見的怪物一樣，不久會拿我吞下去。我相信看見牠在用一種憂鬱的注意向我擗視，的確是一些石頭的眼珠。請你放心

罷，斯芬克斯，我會回到你那裏去，倘使我猜不出那個謎語，你可以隨便拿我吃掉！讓我在和平裏再待些兒時候罷！我會回到你的荒野裏去！」

末了，他決定了，並且在動身的時候，和維亞爾多寫道：「我的親愛而和善的朋友，我不願意不和您說明我是多麼愛您，贊美您，而離開法國，我是多麼不滿意這次不得已的分離……祖國當然有一些權利；但是真正的祖國不是人家於此找着更多的愛，心和靈魂於此得着更多的快樂的地方嗎？在地球上，我沒有比古爾塔佛納更愛好的了。」

華爾華拉·彼德羅夫開始熱烈地等待她的「若望妮。」後來，當他一再遲延，拿他的生活連接在這個半法國人半西班牙人的歌娘身上時，那位斯巴斯谷衣的暴君發怒了。她那兩個兒子竟先後跑掉了，脫離了這個她希望於此管理他們和他們的妻子的家庭。在大路上，她會叫人築起一塊碑，刻着這幾個字：「他們將歸來，」但是他們並沒有歸來。末了，當伊凡從巴黎回來的時候，她起先待他頗好，但是不久，她和她那兩個兒子之間發生了權利的爭執。她收養過一個女孩子，他們拿這個女孩子趕走。她因為專制拒絕給他們錢；他們離開她走了。尼古拉到屠格涅夫去，在他父親

亞產業裏生活，伊凡也跟着他去。

他回來的時候，找着了那個小貝拉夏，——他和一個縫衣女所生的女兒，他寫信給維亞爾多說，這個女孩子是不幸的。『我願意您在我身上沒有不知道的事。九年前，我在鄉間，我覺得煩悶。我注意到我母親的一個頗美的縫衣女。我和她輕輕地說了一個字；她來了。我給了她一點兒錢；我出門了。』他還說，他正在想法子幫助那個孩子的母親，但是那個孩子應當另樣地生活。維亞爾多夫八回信說，她願意拿那個女孩子帶到她的家裏，並且拿她和自己的孩子們一塊兒教養。貝拉夏被人送到巴黎了。』（註十三）

當屠格涅夫這樣忙着他女兒的時候，他的母親在莫斯科的老家裏死了。臨死時和平時一樣野蠻，一樣專制。她除了一些葡萄酒和冰塊之外甚麼都不吃。她唯一的事，是在床前一本簿子上寫些刻毒的字句。屠格涅夫給坡林寫道：『她的末日是悲慘的，請天主不要給我們那樣的死罷。她祇想法子弄昏自己。她死的前一天，她的氣息僅屬，一個音樂隊奉她的命令在隣室裏奏着波蘭歌曲。……我的母親在臨死的時候，甚麼也不想，我說起來都慚愧，祇想使我和我的哥哥破產。』弟兄兩

個分析了田地。斯巴斯谷衣成了伊凡的產業。那位新業主對於家裏的人是很寬大的。然而他並不想法子去解放他的鄉民；他爲難地占有着他們，但是他不耐煩實行，凡是重大的決心都使他害怕。況且，大家在他的田地裏是並不太苦的。農奴們極力偷竊這位「瞎主人」——因爲他的眼鏡，所以他們這樣稱呼他。他自己說，有一天，他的車子在大雪的地方停住了，他因爲停得太久覺得奇怪，便在窗子裏張望，看見他那兩個奴隸，馬夫和跟車的人，在那裏玩紙牌。屠格涅夫一聲不敢響，拿頭縮回車廂裏，等候那局牌終了。這是奴隸身分的一種和平狀態。

他祇想着坡林和古爾塔佛納。他和她寫道：「沒有一天能夠過去，倘使您那可愛的紀念不到我這裏來一百次；沒有一夜我不夢見您。啊！上帝，我願意拿我的整個的生命，像一條地毯似的，放在您那雙我可以吻一千遍的可愛的腳下。您知道，我整個地屬於您，永遠地屬於您。」那封求她允許在單行本獵者的回憶上題名的信，末尾是這樣：「至於您，我吻您的腳幾個鐘頭之久。對於您那可愛的指爪一千個謝謝。」

他現在在莫斯科生活。他的小說在這裏得着極大的成功，並且他成爲一個交際場中爭相羅

致的時髦人物。他寫出一些喜劇給人家表演，——一些使人同時想起果果爾的巡按使和法國十八世紀短劇的頗有興趣的妙語。這是一點兒東西，但成功却是非常的。每逢開演的日子，他默想着坡林的名字，以求快樂。一顆碎了的心，在一個成功的青年作家看來，是一件頗適合的裝飾品。此時已經出版的獵者的回憶，是一本很大膽的書，似乎能使屠格涅夫在青年時代無愧色的。那第三的隊部（即沙皇的政治警察隊）開始疑慮地監視他。倘使牠看見了那個偉男子的瘦弱的姆指，牠也許會減少些恐懼罷。

（註一）Piatanov, Haumant

（註二）Yarmolinsky 第八頁

（註三）Yarmolinsky 第十三頁

（註四）Labry, Isvolsky

（註五）Yarmolinsky 第二十八頁

（註六）J. Legras

第一章 一個俄國貴族的青年時代文學的嘗試

屠格涅夫

三八

(註七) Yarmolinsky 第三十六頁以後

(註八) Yarmolinsky 第五十七頁

(註九) Yarmolinsky 第五十九頁

(註十) Yarmolinsky 第六十二頁

(註十一) Yarmolinsky 第八十五頁至八十七頁

(註十二) M. Semenov——他問過許多認識屠格涅夫和維亞爾多夫婦的人——認為這種結合是一定有的。並且

那個最博學的屠格涅夫研究者，M. Grevs，也傾向同一的見解。

(註十三)屠格涅夫永遠按時拿他女兒的膳宿費付給維亞爾多家。他的信證明這件事。屠格涅夫後來在維亞爾多家生

活的時候，他也同樣地拿自己消費的部分付得清清楚楚。(見 Faquelle 出版的致維亞爾多夫人的書信。和 M.

Semenov 發表的屠格涅夫給女兒的書信。)

第二章 「地密脫里·羅亭」貴族之家「父與子」煙」

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使沙皇尼古拉第一發愁了。他在波蘭和匈牙利會制止過一些暴動的風潮。那位獨裁制的董吉訶德現在正粗暴地，失望地，和那些民主政治的醉心者爭鬪。那些文字的檢查員和所有的官吏一樣，隨和着那位君主的喜怒。他們在一段文字裏，刪去「自然的至尊」那句話，因為「至尊」的頭銜祇能適用於君主。在陸軍小學裏，那種隨軍的神父必須稱道基督的偉大是在於服從官吏。那足以使人驚訝的，是一種如此嚴厲的防範，竟會讓那本獵者的回憶漏網。但是屠格涅夫卻不能長久地逍遙法外。在一八五二年，偉大的作家果果爾在莫斯科死了。屠格涅夫和坡林·維亞爾多寫道：「沒有一個俄國人此時他的心不流血。這在我們看來，不祇是一個單純的作家。他使我們看見我們自己……這些話在您看來似乎是被痛苦所擴大，所強制了。必須變成俄國人，才能去感覺牠。」此外「我能不誇大地說，在我的一生，沒有比果果爾的死更使我得

着強烈的印象了。似乎一些陰暗而沈默的波浪在我的頭上合攏來。」

他爲一個報館寫了一篇他那位老師的小傳，被聖彼得堡的檢查局禁止發表。這並不是因爲那篇文章企圖不軌，而是因爲果果爾是一個文學家，「所有的文學家是危險的，一些過甚的追譽，祇能鼓勵青年們去做些挨罵的工作。」屠格涅夫並不抗爭，但拿他的稿子寄到莫斯科去，一個略爲疏忽的檢查員拿牠放過去了。皇帝知道了那件事，立刻發令逮捕屠格涅夫。

他在獄裏過了並不很困苦的一個月。那條街塞滿一些探視者的車輛。女人們寄給他一些聖像，少女們寄給他一些乾花朵，男子們寄給他一些美味的菜肴和香檳酒。二十年後，他和巴黎的朋友們談起那個醉於香檳酒的警察隊長怎樣舉起杯子和他說道：「致敬羅伯斯比爾！爲得是做點兒事，他研究波蘭文，並且寫了一篇小說，慕慕。這是一篇真實的故事，是在華爾華拉·彼德羅夫家裏發生的，並且她就是其中的主角。」

一個奴隸蓋拉西摩和一個怪癖而弄權的主婦充當看門者。這個看門者，聾而啞的怪物，祇能用一些聽不懂的叫聲傳達意思，並且在世界上祇有一件東西是屬於他的，那隻他用一種直喉音

喚做慕慕的雌狗。他久已因為愛這隻狗而覺得幸福，但是，一天，吠聲驚醒了那位主婦，於是她命令除去那隻狗。那些知道蓋拉西摩的魔力的侍者都很害怕。但是他拿狗帶到河心，在牠的脖子上繫住兩塊磚頭，拿牠抱住，並且還拿牠看了一眼。「牠信任地望着他，溫和地搖着尾巴。他扭轉了頭，閉上眼睛，放開手。他甚麼也聽不見，不論那可憐的慕慕的急遽的叫聲，不論那水的咽聲。他重新抬起頭來，莫斯科河的波浪滾滾地流動，並且碰在船的舷上碎了。」那和在獵者的回憶裏是一樣的，沒有一個字的貶責，但是在那悖理的寡婦的專暴和那蓋拉西摩的動人的美之間的矛盾，造成一種俄國社會的可怕的無聲批判。

當一個月的監禁期滿，屠格涅夫奉命祇准住在斯巴斯谷衣，不許再離開封邑。這種居留的限制使他愁悶。他喜歡城市的生活。不能再去請教他那莫斯科的醫生，倘使坡林·維亞爾多到彼得堡來，也不能去聽她唱歌，那於他似乎都是可恨的。但是他徒然哀求皇帝和太子，他們都毫不憐惜。屠格涅夫在一本小說裏，描寫過他的歸來，——憂愁的，但是不無甜味的歸來。「頭靠在一個墊子上，胳膊交叉在胸前，拉富雷茲基 (Лавре́цкий) 望着那些寬廣的田野，都似乎向着他走來，像扇子

一樣地展開；那些一枝比一枝高的蝴蝶花；那些用疑慮而遲鈍的眼光追逐車輛的老鴉，喜鵲，和那些覆滿了艾，香草，野薄荷的長坡。他望着，並且這種清新而富饒的原野的和平，這種廣闊，這種蒼翠，這些迤邐的陵谷，這些覆滿了矮橡樹的根樁的斜坡，這些灰色的小村落，這些脆弱的樺，這種他已長久不見的俄國風景，使一些快樂而近於痛苦的情感在他的靈魂裏滋長。他的胸脯似乎被東西壓住，但這種感動不是沒有甜味的。」

爲得消遣，他用七百盧布的代價，向一個表姊妹買來一個非常美麗的年輕女奴，名叫福克梯斯達（Foktista）。屠格涅夫教她讀書，並且拿這個斯巴斯谷衣的婢夫人佔有了六個月。在他看來，仍和這些美麗的手下女奴發生肉體愛的關係，是可異的。

隱居是否適合於一個小說家的生活呢？牠是危險的，倘使牠是太完全了，一點兒不讓他去觀察。牠是有益的，當他已經帶來一些豐富的材料的時候。在屠格涅夫的情形，隱居是再好沒有了。第一，他在斯巴斯谷衣，比在莫斯科或者聖彼得堡少分心些，少被人纏擾些。在他的周圍是一些農民

和地主，他們能殼變成他的小說中人物，並且比起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人物敢更大膽地去描寫。冬天，很嚴酷的，罰他蹲在家裏。「空中是充滿了霧，雪在微小的聲音裏溶解；房屋震動着，響着；那白色的黑暗在他的窗前旋轉。」隣居的太太們爲他奏莫察爾（Mozart）的樂譜。他工作着。

他現在厭倦一些和獵者的回憶相似的短篇小說。在三十五歲，他感覺他的青年時代已經終結。倘使他要流傳一本著作，他想，必須另闢一條道路，必須寫一本偉大的書。

「我必須放棄我從前的方法。我會利用我的歲月去提取人性的混雜的原質，來放在一些小瓶裏。請你拿牠嗅一嗅，可愛的讀者，請你拔開塞子，拿牠嗅一嗅。牠有著俄國的花朵，不是嗎？……殼了，殼了……但問題是：我擔得起一些偉大的靜默的東西嗎？我能夠成就一件字句清楚的作品嗎？那件事，我不知道，並且在我嘗試牠之前，我不會知道。但是，請你們相信我，你們會從我身上看見某種新的東西，或者甚麼都看不見。因爲這個理由，我幾乎覺得我冬天的蛻伏是可以欣幸的。我可以得着默想的歲月，尤其在狐獨裏，人家雖所有這些文學的，新聞紙的東西很遠。除非文學家的生活在我身體裏破壞了的時候，我不會變成甚麼東西。」批評家阿南柯夫寫信給他道：「我期待您寫

一本長篇小說，——在這篇小說裏，您將完全成爲性格和事件的主人翁，而不寄情於您的自我，或者那種您所溺愛的怪物的現形。」（註一）

他寫了一篇幾乎成爲他母親的傳記的嘗試作。那種改換是不完全的。他拿一些華爾華拉·彼德羅夫娜的信件和記事冊都照原文抄下來。他拿草稿給朋友看，他們都勸他不要繼續寫下去。末了，在一八五五年的冬天，第一本小說，地密脫里·羅亭（Dimitri Roussine），是在五六個星期裏作成了。

經他那一試，他竟寫成了一本傑作。地密脫里·羅亭，在小說的技巧上，成爲到現在還絕不能超過的模範，並且倘使有人拿牠來和巴爾扎克（Balzac）、斯當達爾（Stendhal）、托爾斯泰的偉大作品比較，也仍然可以獨步。佈局是很簡單的。在一些鄉下地主的中間，有一天，忽然來了一個中年男子：地密脫里·羅亭。第一天晚上，他使所有聚在那裏的人發生一種異常的印象。他是雄辯的，激越的；女人們覺得他是有天才的；男子們都懷着妒嫉。祇有一個隣居的厭世者警戒那些傾倒的女人。他從前在大學校裏認識地密脫里·羅亭。他知道怎樣一個怯懦而不能希望的靈魂藏在這些

高貴的談吐和儀表的漂亮下面。但是那個家庭裏的少女終於被蠱惑了。她天真地準備破壞一切去跟隨羅亭，去嫁給他。一經她母親反對這件事，羅亭便立刻崩壞了。他推開這種熱愛，不因爲潔身自好，而因爲柔弱無力。在小說的末尾，我們看見這個生命的急速的崩壞，並且在後來加入的結尾裏面，屠格涅夫讓羅亭自己糊糊塗塗死在一八四八年巴黎的暴動裏。

有人說地密脫里·羅亭就是巴枯寧，這大約一部分是實在的。屠格涅夫永遠根據一個活的人型工作，並且我們在地密脫里·羅亭裏找得着，贊美和憤怒的繼續的矛盾印象。這是屠格涅夫遇見巴枯寧時所感到的。但是在這第一本小說的主角身上，也有著屠格涅夫自己。書裏的女人們對於羅亭的裁判，是用着塔西娜·巴枯寧在覺悟之後給屠格涅夫的信的語氣，她們說：「好處呢，他是冷得像冰一樣，——是他所知道的——他並且善於玩弄愛情。壞處呢，他所演的角色是危險的，並不是對於他的財產健康有甚麼危險，而是對於傍的一些比較誠實足以喪失他們靈魂的人們。我所不滿意於他的，是他那種缺少鮮明的態度。他大概不大認識自己的言語的價值，可是他說出話來，似乎那些話都是從心的深處發出的。」

那些人物中之一，談起羅亭結識一個美麗的法國女人的事。他使她喜歡；他和她談着自然，談着黑格爾；他和她訂約會；他約她到萊茵河上去遊逛；他划了三個鐘頭的船。「我請問你們，你們以為羅亭怎樣消磨這三個鐘頭呢？你們永遠猜不出來。他摸摸他的阿利絲的頭髮，一面夢想；一面望望天，並且幾次三番地說：他對於他所最鍾愛的女人，感到一種道地的父親的愛。那個法國女人料不到有這種意味深長的純潔的愛，憤憤地回到家裏。那就是羅亭呀。」那差不多就是巴枯寧、伊斯、伏爾斯基姑娘（Мил. Исвольскы）所講的軼事，很可以使人相信這件事。但是我們還可以加上：那就是屠格涅夫。在地密脫里·羅亭裏，有着一部分波華荔的精神（Bovarysme）。不過屠格涅夫比羅亭有價值些，因為他創造了這個羅亭。當一個人在自己身上找着了某幾種特性，而有力去批判牠們和描寫牠們時，他便在牠們之上了。

很美麗的，是屠格涅夫對於他的人物，正確的考慮。羅亭和那些惡劣小說裏的角色不同，不是一個有着固定性格的人物。我們對於他和對於一切真人一樣，可以有着種種意見。他在頭幾章裏使我們同情，隨後，我們看不起他，末了，我們和他那些朋友一樣地想道：「羅亭自己永遠不會成

就些甚麼，因為他沒有強有力的意志；但是誰敢說他永遠沒有做過一樁事，或者永遠不會做成一樁事呢？誰敢說他的議論不會使一些高貴的思想在許多年輕的靈魂裏萌芽呢？——「自然」不拒絕牠們必要的活動，和不拒絕他一樣。」就是因為這進一步的發現，地密脫里·羅亭完成了一種十分新穎的技術的力量。在從前，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主角的複雜色彩，牠能使一些觀察者因種種反應看見種種不同的側影。即使在書的結尾，我們對於他（和對於那些真人一樣）仍然在一種不確定的神祕裏。地密脫里·羅亭，與父與子，初戀，以及獵者的回憶相較，在我們眼裏，終是屠格涅夫的傑作。

當沙皇覺得居留的限制對於那樣微小的冒犯已夠久的時候，並且當屠格涅夫重回莫斯科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他再像羅亭沒有了。他在那時候，正因為和羅亭是一類的人，並且因為他那大公無私和力求正確的德性，結識了許多仇敵。人類不喜歡大公無私。他們不需要那使人失望的誠實的實體主義者，而需要着熱情，他們寧可愛戴那種不合理的領袖，他一面誇獎他們的強烈情

緒，一面引他們到災難裏去。屠格涅夫在生命裏，本來是一個旁觀者，一個觀察者，並且結果是一個弱者。那一類的人，倘使他們不廁身在熱情的堆裏，是可以活得頗幸福的，但是那本獵者的回憶使作者成爲一個政治的人物，一個解放奴隸的信徒。青年的革命者們都熱烈地向着他；他使他們失望。女人們尤其對他不滿意。海爾生的女人說，當看見了屠格涅夫的時候，她感到好像在一間無人居住的屋子裏。『在牆上有一些潮氣，這種潮氣鑽進您的骨頭裏，於是您不論那裏都怕坐，不論甚麼都怕摸，唯一您所希望的事，是趕快走到空氣充足的地方。』她還說起他的微生物的視覺，說起他的習慣是能精細地觀察一個鼻子，一個下頰，一條腿，而永遠沒有觀察過一個眼前的整個的人。她說：『也許是因爲他對於我不關心的緣故，但是我們的交情是輕得和肥皂沫一樣。』

還有一個女人凡拉·阿克沙可夫 (Vera Aksakov) 寫道：『啊！我不愛屠格涅夫。他不知道甚麼是信義。他不道德地活着，並且他的理想被他的生活玷污了。他祇是精神的和肉體的軟弱，不論他那偉岸的軀體。』 (註二)

這是真的，但這不過一部分是真的。當說起他的藝術的時候，屠格涅夫永遠不缺少一些靈魂

的力量。在這唯一的觀點上，他是不屈不撓的，因為，在他的眼裏，傍的東西是一點兒不重要。就是愛情，在他看來，祇是一種對於文學的觀察的托詞。他寫信給一個正要因愛情而結婚的少年作家道：「您若是爲一個女人而沈溺於情愛，是一筆損失。」他解釋說：一種不幸的婚姻還足以供一個藝術家利用，但是那種美滿結合的成熟的情感卻足以致他死命。凡是女人，應當被看作一個可能的情婦。才力所需要的滋養料就是變化。在他看來，除非那頁文字是被新的熱情的火照着的時候，他不會好好地工作。後來他忽然懊悔自己沒有結婚，但是他仍然認爲凡和一個女人永久結合是不利於一個藝術家的。「我親切地熟悉那個題材。我深深地研究過。倘使我至今沒有拿牠放到我的作品裏，這是因爲我永遠避開那些使我爲難的太主觀的題目。」

有許多次，他有結婚的機會。他具有某種溫和而規則的美；他是富的；他是使人喜歡的。並且他能引一個輕佻的女人快樂。但是，和他小說裏的主角一樣，他永遠不希望勝利。世界上祇有一個人使他怯着，雖然他已許多年沒有看見她了。坡林·維亞爾多在他限制居留的時候，到彼得堡的大劇場來演唱。唉，她沒有肯做一次斯巴斯谷衣的旅行，但是屠格涅夫的夢是回轉來向着她。他竟敢

用一張假護照，離開斯巴斯谷衣到莫斯科去看她。他說這是他的命運，除了聽沙皇許他跟她到甚麼時候之外，不能有旁的辦法。

他在「半特赦」的狀態裏，在彼得堡耽擱了些時候。俄國和英法起了戰爭。大家祇談着克里米，賽拔斯托波。屠格涅夫毫不關心這些事。在戰時最使他感覺興味的，是一個少年軍官萊翁·托爾斯泰伯爵所發表的幾篇戰時的敘述。「您讀過他的賽拔斯托波嗎？我，我讀過了，我失聲叫好！並且喝酒祝作者健康。」幾個月之後，兩個人相見了。托爾斯泰覺得屠格涅夫的兩條德謨克拉西的腿很溜刷，屠格涅夫卻以為托爾斯泰拿他的伯爵頭銜說得次數太多。那兩個偉人的神經是常常衝突的。

在一八五六年，和平是簽了字，俄國人又可以旅行了。屠格涅夫得到一張護照，又回到法國。不久，他重新生活在坡林·維亞爾多的影子裏。他重新找到那個駝背，凸眼珠，神祕的歌喉的西班牙女子，那些維亞爾多家的孩子，和他那個現在祇會說法國話的親女兒坡林·屠格涅夫。（註三）那

位去看望他的哥哥尼古拉，寫信給他的妻道：『維亞爾多家的孩子們拿他當作父親一樣，雖然他們並不像他。我不願意說些不相干的話。我相信在他和坡林·維亞爾多之間，從前有過一條較深的索鏈，現在他卻和他們簡單地在一起生活，並且成爲那個家庭的朋友了。』

在古爾塔佛納的生活是快樂的。大家高聲地讀書，大家和那些孩子在一起演戲。坡林·屠格涅夫扮起伊飛基尼來是可愛的。自然，大家在這個家庭裏，除去維亞爾多所討厭的華格納 (Wagner) 的音樂之外，(他們後來對於這一點大約改變了意見) 聽得見世界上所有的音樂。屠格涅夫忙著些小孩兒，寫些歌劇的小冊子，割割草，是『快樂得和一條鱸魚在太陽曬着的明亮的小河裏一樣。』

不安的幸福。因爲屠格涅夫愛著維亞爾多夫人，並且覺得『在別人的巢傍』生活是痛苦的。那些到法國來看他的朋友，都覺得他是頗可憐的。他和其中的一個人失望地說：『許久以來，她拿旁的女人在我的眼裏永遠遮去了。我對於我的遭遇是甘心的。我祇在一個女人拿腳跟放在我的脖子上，拿我的鼻子在泥土裏壓碎的時候，才覺得幸福。』末了，他歎息道：『我的上帝，對於一個女

人長得醜是多麼幸福啊！托爾斯泰在巴黎見過他之後，寫道：「我永遠不會相信他是擔得起那樣的愛的。」（註四）阿克沙可夫夫人從前說他「擔不起熱情」是錯了。其實，當一個女人說一個男人擔不起熱情的時候，往往就是說他對於她是擔不起熱情的。

至於維亞爾多夫人，神祕的人物，她仍然是鎮靜的。她對於維亞爾多是慈愛的，對於屠格涅夫是慈愛的，並且她有着不少的熱情的交游，就如一個德國的音樂隊領袖優勒斯·李崙（Julius Riess）也是其中之一。她的最大的幸福，是躲開維亞爾多一會兒，和躲開屠格涅夫一會兒一樣。她寫信給李崙道：「我應當悄悄地在耳邊和您訴說，今年冬天我獨自一個人的旅行，於我竟是一些使我精神復爽的假期。一方面，我那顆心被分不開的愛情弄得疲倦了，這些旅行是一場休息。一方面，遠別祇能堅固對於這位高貴而忠實的人的贊美和景仰。」這是說她的丈夫，但她對於屠格涅夫的情感也差不多是同樣的。似乎維亞爾多夫人和屠格涅夫同樣是藝術家。她喜歡音樂。她能熱烈地委身於那些和她一樣用音樂織成生命的男子。在愛情失敗了的時候，她有著友誼的熱誠。倘使沒有神聖的友誼，我也許早就死了……我能給付任何一個人類所能給付的，持久的，無私

的堅定的不倦的友誼。」

但是屠格涅夫痛苦地領受這種分割的友誼。他的生命，雖然有着某種不滿足的東西，仍然是平凡的。他有了病，便去遍訪全歐洲的醫生。他除了醫藥辭典之外，甚麼書也不讀了。他自己覺得成爲被剝奪自由的人了。這第二帝國時代的法國使他厭倦。他譏笑着我們法國的作家：「一些囂俄的詰屈聱牙的抒情詩，一些拉馬爾丁的嘮嘮叨叨，一些巴爾扎克的虛偽的寫實論，一些若瑟桑的空談。」甚麼都不使他滿意。他雖然祇有四十歲，卻相信他活不長久。他必須回到斯巴斯谷衣去，他必須重新和故鄉接觸才能够寫出第二本小說。

這第二本小說，貴族之家，在他所有的著作裏，差不多是得着最顯著的成功的。事實是很簡單的：一個俄國人，拉富雷茲基，娶了一個蕩婦。他帶她到巴黎；她在巴黎姘識了一個法國人；丈夫發覺了這種欺騙，於是他離開他的妻。在書的開端，他結識一個俄國的少女，利莎（Lisa），他被她那年少而溫和的媚態征服了。有幾幕使人想起維特來的日漸增長的愛情，一個夏夜從森林中歸來，拉富雷茲基到利莎的園子裏去，聽見那城市的午夜鐘鳴，望見那些房屋的燈光熄滅。「利莎屋裏的也

滅了。「晚安，我的好孩子，」拉富雷茲基低低地說。他仍然不動，目不轉睛地望着那扇現在是黑了
的窗戶。」聽信了一段在新聞紙上刊布的謠言，拉富雷茲基以為他的妻死了。他和利莎訂婚。正當
他們可以快樂的時候，那個棄婦忽然出現，主張她的地位，於是利莎進了修道院。倘使不用一種簡
潔和優美的文筆寫成，佈局會是極平常的。也許這是因為某種愛好得過分的媚態。但是這本書也
有些深刻的地方。那種對於生命的觀察，在這本書裏不引起一種虛偽的樂觀論。一切在這裏面都
安排得不幸，忠厚在這裏面失敗了，狡猾在這裏面成功了，但是那些年輕的晚輩信任而快樂地重
新開始生命，至於那些失敗者卻從年歲上走到了安天由命的境界。這本小說是賢明的，人性的，對
於牠的成功是毫無愧色的。

反之，我們幾乎可以說那本前夜（法文譯本題作一個保加利人）的失敗是一部分咎有應
得的。

許久以來，屠格涅夫想着一篇小說的新題目——這題目是一個有理想的少女尋找那種能
參加和實行她的理想的好漢。這個少女和她的尋求，在那個作家看來，是一個少年俄國的象徵。夏

爾耐脫 (Garnett) 說：「那本小說所含蓄的意義，是招呼那些俄國的少年後生，要他們拿他們的力量聯合起來，去反對那些外表的和內心的仇敵。」應當注意，那本書是在一八五九年發表的，那時理想在俄國是進步得很快。那個鐵的皇帝沙皇尼古拉是死了，並且他是被征服地死了。克里米的戰爭同時揭露了俄國人民的勇氣，和那樣長久地支配他們的虐政的無力。那時的一篇匿名文字寫道：「前進呀，沙皇前進，走向那歷史的法庭裏去！因為你的驕傲和你的固執，你拿俄羅斯消耗盡了。你使全世界反對牠。在你的弟兄們之前卑躬屈節罷。低下你那驕傲的額安放在泥土裏罷。哀求饒恕罷。要求一些指導罷。投身在你的人民的懷抱裏罷。於你沒有其他的幸福了。」尼古拉第一，在他的晚年，自己也懷疑他的原理和他的權利，他說過：「我的繼承者愛怎樣就可以怎樣做，但是我呢，我不能改變。」

那個繼承者亞力山大第二，似乎準備一種自由的政治。那次戰爭證明了一個仍為奴隸經濟制度的民族不能和那些現代的國家爭鬪。但是不應當祇去解除一種「自己墮落」的舊制度。應當找出一些人來建設一種新的制度。屠格涅夫和他的女主角海倫 (Helene) 一樣，和那個少年

俄國一樣，在那時希望發現並且描寫一個真正有力的人物。但是在那時的俄國，「那個尋找一個人物的作者」——他徒然尋找這個英雄的模型。他找着許多無私心的人，善意的人，但其中有的是饒舌，有的是沒有勇氣，沒有一個能實踐的。

末了，他決意拿一個外國人做他的主角。好幾年來，他手裏有着一本檔案，他相信這本東西能使他創造一個那樣的人物。在隣近斯巴斯谷衣的地方，住着一個年輕的地主，卡拉泰夫（Kara-taev）當一八五五年克里米戰爭開始時，卡拉泰夫從軍去了，他在末次拜訪屠格涅夫的時候，和他說：「我求您一件事。我在莫斯科遇見一樁事，我本來想拿牠敘述出來，但是我沒有文學的才力。我祇可以拿這本小冊子給您。我想我決不能從克里米回來，請您拿牠做點兒甚麼，免得牠沒有結果子便滅失了。」

在卡拉泰夫行後，屠格涅夫翻閱了那本冊子。在裏面有這樣一段敘述：卡拉泰夫，在莫斯科旅行時，愛上了一個少女，但是她認識一個愛國的保加利人，醉心於他，並且跟他到保加利，他在那裏死了。那段故事是不用文學敘述的。在屠格涅夫看來，這段故事卻供給他以所尋找的題材，和斯當

達爾在侶相·勒望的狀況裏拿他的小說附着在一個少婦的手稿上一樣，屠格涅夫從卡拉泰夫的冊子出發，下筆寫他那本小說。

但是屠格涅夫要描寫得正確，比任何的作家更需要一個模型。誠實而正確的藝術家，他祇能描繪他所熟悉的東西。當一本書的出發點是抽象的理想的時候，我們可斷言那本書是不會完好的。前夜裏的那個保加利人是一個木頭做的人物。我們在他身上知道甚麼呢？知道他是保加利人，知道他是愛國者。並且我們覺得屠格涅夫也不會知道得更多。那個女角海倫，是比較成功的。這是一個屠格涅夫在生活裏恐懼，在小說裏愛好的「熱情的處女」。那書的結尾是美好的。一個磕睡的肥胖的俄國老紳士于伐爾·伊凡諾維支 (Uvar Ivanovich)，在這裏象徵那個「昨日的斯拉夫，睡着的斯拉夫，歐洲不知道牠的潛力，牠自己也不知道的斯拉夫。」雖然他在那本書裏祇說了二十句話，這是一種完全托爾斯泰式的力的創造。他所說的話都是晦澀的，並且差不多沒有說一樣。那就是那種肖像的諷刺。有人問道：「在甚麼的前夜？」在最後的一章，于伐爾·伊凡諾維支那時在威尼斯，收到一個青年藝術家寄來的信，在這封信裏，這藝術家提出那時是那樣困難的

俄國的未來的問題：「您記得嗎？我有一天問您：在我們裏，永遠不會有一些人物嗎？您回答道：會有。現在您在那邊，在詩的距離那邊，我還要問您，您怎樣想，于伐爾·伊凡諾維支，在俄國永遠不會有一些人物嗎？」

「于伐爾·伊凡諾維支拿他的手指頭裏地彈了一響，拿他那神祕的眼光凝視着遠處。」

所有那些俄國的于伐爾·伊凡諾維支，能拿一種謎似的眼光釘住他們國裏的東西。那不朽的俄國發生了變化。自由主義不僅是一黨的學說了。和法國的百科全書派的時代一樣，貴族也成爲自由主義者了。亞力山大第二嚴重地忙着準備一種奴隸制度的改進。

在新皇帝即位的時候，那些十二月暴動者是赦免了。文字的檢查也和緩得多。爲着研究那種鄉民生活的改造，設置了一個委員會。一些官吏和一些貴族的代表在裏面工作。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在裏面妥協了。「那些西方派看見俄國走上了歐洲的大道覺得高興；那些斯拉夫派極力在改造的時候維持一種俄國的特殊狀況——組織那種「米爾」那種鄉民的集合財產。」

即使對於一些善意的人，改造也是不容易實行的。對於那些在家庭裏工作的鄉民，這些叫作「德伏羅尾」的鄉民，那是再簡單沒有了。解放他們就行了。對於這些占有田地的鄉民，這是比較複雜的。允許他們自由而不賠償地主的損害嗎？這是使地主破產。大家決定拿那塊在上面蓋房子住的土地，和一塊天井，贈給每個鄉民做產業。其餘的土地，應當付一筆賠償費向地主收回。從這筆賠償費裏，國家替他先付五分之四，他對於這筆墊款付給國家百分之六的利息。那種辦法是巧妙而公平得盡人事之所能了。但是牠使所有的人不滿意。

在一八六一年，沙皇的詔書頒布了。他解放了二千三百萬人。那時候屠格涅夫住在巴黎，並且有人拿消息打電報給他，他覆信說：「上帝保佑沙皇。」有人和他說過，並且他自己也相信，獵者的回憶的閱讀，是使得那個皇帝下決心的。

但是鄉民們並不分擔那種自由主義者的狂熱。當那篇詔書由主教讀給他們聽的時候，他們互相問道：「自由是甚麼東西呢？」他們相信奴隸的解放就是拿整個的土地所有權給了他們，他們並且相信莊堡的地基和園子也畫作農村公會的產業。「那些鄉民是那樣地信服，以致有人看

見他們在某幾處鄉村裏聯合起來，並且爲要獎勵前奴隸時代地主的好意，議決農村公會應當拿他的莊堡留給他終身享用。」

當他們知道他們要在利息的形式之下，付給國家一些款項的時候——這些款項普通雖是公平的，然而有時卻比付給地主的稅還多。——他們非常憤怒。

屠格涅夫後來常常在他的書裏，描寫那些想做些好事的地主那時所感受的困難。在他個人到了一八五〇年，他解放了他那些家屋奴隸。在解放的時候，他拿一些土地無條件贈給那些家屋奴隸，並且拿農奴應當給他的五分之一的賠償費也還了他們。雖然那樣，他因爲沒有完全照着他的理想而生活的緣故被人指摘了。大家還抱怨他沒有在他母親死的時候解放他所有的奴隸。

帶着一種黯淡的幽默，他描寫他那被奪去一半的地主生活。那些鄉民在草場上逃走了他的母牛，在他的花園裏砍樹。『每年冬天，他們對着池子鋸他們不用代價的板凳。』屠格涅夫和他的朋友波龍斯基 (Polonsky) 說：『一天，我們正坐在屋後喝茶。忽然一羣鄉民從園子裏來了。他們脫下他們的帽子，深深地鞠躬。我問道：怎麼樣，弟兄們，你們有甚麼事呢？——饒恕我們，主人，不要生氣，』

你是一個好主人，我們很愛你，不過應當拿你絞死。——怎麼，絞死我？——不錯，皇帝的勅令是這樣說的。我們帶來了一根繩子。你所禱罷，我們很可以候你一會兒。」這是一種引人發笑的誇大，但是——一種情感真實的誇大，並且是在完成一種改造的時候，所有那些溫和的改造者所感到的誇大。不論在甚麼地方，不論在甚麼時候，那些穩健派都被責罰了，然而這不是一個不去做穩健派的理由。

奴隸的解放，在俄國的歷史上和屠格涅夫個人的歷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時代，因為這件事，標誌出一個學說的結果，那種以為一點兒好施之德便能平定這個廣大而神祕的國家的自由主義的結果。和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夜裏的那些法國人一樣，帝國委員會的會員們盡了他們的力量了。他們相信拯救了民族的全體。他們發現了他們的錯誤。但是在一種學說的結果的同時，另外有一種老前輩永遠不會明白的東西開始了。那些看見自由主義失敗了而感覺厭倦的青年，從此走向一些在俄國歷史上是嶄新的學說上面。

屠格涅夫很快地感到他現在已失去了和國內青年界的關係。在政治上和在愛情上一樣，他成爲一個懷疑派。他說：『再忍耐一點兒罷，我們就要靠近那老年時代的安定的港灣，我們在那裏』

會得到老人的活動和老人的快樂。」他是四十四歲；他自信沒有遺憾和沒有希望一樣。他讓自己走進這種危險的無限的昏憤裏——這種昏憤能使這些愛人類平衡的人消滅。「我的良心的小呼號是沒有甚麼重要的，好像我在那永遠動着的海岸上重駭地咕叨着：「我，我，我」一樣。那個蠅子仍然發出牠的叫聲，但是一會兒牠會停止的。另外一個蠅子用牠那稍微有些不同的鼻子會照樣地發出牠的聲音，幾千年幾千年這樣下去。」

他覺得自己未老先衰了。他在一八六〇年寫了一篇極動人的小說，初戀；（在他那些作品裏，倘若不是最偉大的，也許是最美好的）他在這本書裏描寫他的父親，那個屠格涅夫上校，他的母親，和一個美麗的少女——他從十三歲起就愛她，直到他發現他的情敵就是他的父親的時候才終止。這篇小說用一種對於青年的願望作結：「哦，青年，青年，你甚麼都不要憂慮，你似乎占有了所有世間的寶藏。憂愁也可以溫慰你，愁悶於你也很適合。你有着堅定和高傲。你說：「看哪……：一個，我活着。」然而你的歲月，於你也是這樣，不留痕跡地過去了，消滅了，並且你所有的一切，和那樣高的太陽一樣，和浮雲一樣，消滅了。並且差不多你的幸福的神祕的全部，不是存在於完成一切的

可能性裏，而是存在於想着你可以完成一切的可能性裏。

這樣，我，讓我不要希望罷，當我因為一個孤獨的歎息，因為一種孤獨的憂愁的情感，想起了我的初戀的記憶的時候，我會預料將來是多麼光明燦爛。但是我那些希望發生了甚麼呢？現在，和從前一樣，那些黑影子開始落在我的生命上，除去這種條來條去的春天的狂風暴雨的記憶之外，在我的身上餘下些甚麼更真實更親切的東西呢？……」

這大約會使那些年輕的人不高興的，失望者的哲學。當屠格涅夫回到俄國的時候，他和那些新進作家的關係是痛苦的。他是世界上最謙遜的人，他拿他們當作平輩，當作朋友；他願意幫助他們。他卻遇見了一輩人物，他們不喜歡他們長者的禮節，「雜亂的人道主義」和女性的溫柔。一個肺病的青年批評家，多布羅劉鮑夫（Dobrolioubov），在那常發表屠格涅夫作品的同代人雜誌社裏，成爲很有權威的了。屠格涅夫會極力要去征服這個無禮青年，但是有一天，多布羅劉鮑夫鎮靜地和他說：「伊凡·賽爾格維支，您的社會使我厭惡。」有禮而溫厚的屠格涅夫是傷心而狼狽。他結果必須和同代人脫離關係，因為這些年輕的人，拿那些對於他的書的刻毒的批評在這上面發

表。

雖然一面對於青年的敵視感覺痛苦，可是因為他是一個藝術家的緣故，他還一面觀察他們，並且在想法子了解這些敵人的時候，他得着一種真正的幸福。他好奇地望着他們，和望着小說中的人物一樣。他在他們裏面找着一些甚麼都不信仰，連一些改造和理想都懷疑的不幸者，他們寫道：『可以打倒的東西，應當打倒。凡是可以用刀做成的東西，都是好的。凡是瑣碎地轉變的東西，都是不好的。不論在甚麼狀況，向右攻打，向左攻打，那是不會有甚麼壞處的。』那些老前輩在他們的青年時代尋找過一種建築的理想；這些被不完美的世界激怒了的年輕的人，願意首先丟開整個的傳統習慣。在原則上，他們連藝術也是仇視的。一個像屠格涅夫的自由主義的愛美者，在他們看來，是最不可忍受的狀況。

在他一方面，他祇在他們裏面，尋找一個可以資他描繪的模型。他既不願意責罰他們，也不願意頌揚他們。他永遠相信一個藝術家絕不應當做證明的的工作。但是他願意提出兩輩人物來；分析他們二者的同點：愛情和死亡；他們二者的異點：這種發怒的孩子們的獷悍的純潔，這種老人們的

怯懦和想要了解他們那些孩子的努力。

這種老前輩和晚輩的不朽的衝突，在一八八〇年的俄國是最惹人注意的，因為那條裂痕是非常明顯。那些過渡的時代是有利於小說家的。巴爾扎克從老式社會和帝國時代社會，帝國時代社會和復辟時代社會，沙爾第十時代社會和魯意飛利浦時代社會的對壘裏面，取出了許多小說材料。屠格涅夫，他希望指出青年的科學的唯物主義的晚輩，和拉馬爾丁派的自由主義的前輩的對壘，以至於和宗教思想的遺老的對壘。

這種理想的題材於他是危險的，倘使他沒有一個模型。他自己說起他怎樣找着這個模型。『這是在一八六〇年八月裏，那時候我在衛脫島上的文脫諾洗海水浴，我想出了那父與子的最初的理想……我常常在一些批評的文字裏，看見有人說我是按著一個預定的理想寫成這本書的……在我這方面，我應當說明，倘使沒有一個各種原素在裏面配和得很好的活人來誘發我——卻不是一種理想來誘發我——我永遠不想創造一個典型。我常常須要一種我可以牢牢地倚傍的堅固的基礎。在父與子的狀況就是那樣的。一個鄉間的青年醫生的性格就是那主角巴扎

羅夫(Banayov)的基礎。那種後來名爲「虛無主義」的正在萌芽而混亂的原素，在這個可注意的人裏面已經顯露了。由這個人產生的印象是很強有力的。在起初，我自己都不能夠清清楚楚地認定他。但是我竭力利用我的眼睛和我的耳朵。我觀察我的四周，並且我極力誠實地捨棄我自己的情感。」他拿那些關於彼得堡的青年作家們的記憶聚集在這個人身，並且穿過那個個體窺見了一個新的典型。爲得更真切地認識他，他用兩個月的功夫從事於那本巴扎羅夫的日記。

父與子的情節，和在屠格涅夫所有的書裏一樣，是簡單的。兩個青年同到其中一個青年的父母家裏過假期，後來再同到那一個青年的父母家裏。兩代人物的對壘，互相了解的困難，情愛，贊美，但是不可通過的牆。主角巴扎羅夫，愛上了一個少婦，歐丹卓富夫人(Mrs. Ointsov)。他對於他所愛的女人是粗暴的，和他對於他的父母一樣。他用一根解剖用的針愚蠢地死去。他的死亡是空虛得和他的生活一樣。他那不了解他而愛他的父母哭他。

爲得形容這種青年晚輩，屠格涅夫發明了一個字：「虛無主義者」

——到底小巴扎羅夫先生心裏爲怎樣一回事呢？——他的叔父保羅·企爾薩諾夫向那個

巴扎羅夫的朋友問。

阿爾卡德(Arcade)微笑。

——我的叔父，您願意我和您說出他在「心裏」是怎麼一回事嗎？

——請你和我說罷，我的親愛的姪子。

——這是一個虛無主義者。

——怎麼？——他的長者問他道。

——這是一個虛無主義者。——阿爾卡德又說了一遍。

——一個虛無主義者。——那個老人說——這個字大約從拉丁文 *Nilum* (虛無) 來的，盡

我的力量所能想到，這個字應當解釋作一個甚麼都不願意認識的人罷？

——或者不如解釋作一個甚麼都不尊信的人。——重新在麵包上塗油的保羅說。

——一個立在批評的觀點上察看萬物的人。——阿爾卡德又說道。

——那不是同樣的嗎？——他的叔父問。

——不決不；一個虛無主義者是一個不拜服任何的權威者，不接受任何原則的人，倘使沒有實驗，不論這個原則享有怎樣的信用。

——你覺得那是很好。——保羅又說道。

——那不一定，我的叔父。有些人覺得好，另外有些人覺得很不好。

——真的嗎？！我以為我們永遠是不會一致的，那些舊時代的人和我一樣，以為一些「原則」——（保羅帶一種溫和的態度，用法國話說出這個字；阿爾卡德卻強硬地發出這個字的聲音）——一些不要實驗（借用你的字）而採用的原則是絕對不可少的。你們拿那件事完全改變了。請上帝賜給你們健康和將軍的官階罷；我們會來贊美你們，你們這幾位……我怎麼說呢？

——這幾位虛無主義者——阿爾卡德一字一頓地回答。

——不錯，我們有過一些黑格爾主義者；現在卻都是些虛無主義者。我們會看見你們怎樣在那種烏有裏面，在那種空虛裏面生存，好像在一架抽氣機下面生存一樣。現在，我的親愛的弟兄，請你按鈴，我打算喝我的可可。

那個字應當經歷一種長久的運命。許久以來，那些革命青年在俄國是被人認爲一些虛無主義者。難道他們祇是一些否定者嗎？恰巧不然。他們卻自信是科學的。他們屬於那最初想要拿科學的方法用在政治上的一輩。與其說巴扎羅夫願意成爲一個虛無主義者，不如說他更願意成爲一個實體主義者。那些孩子們對於『老前輩』的改造論的空談是厭倦了。他們說：

我們早就知道，對於那些侵蝕我們的創傷，說費話是不夠的，並且知道那件事祇可以做到平凡和理學爲止。我們覺得我們那些先進者，我們那些「先知先覺」絕對沒有任何價值，並且覺得我們做了一些蠢事，就如那種爲藝術的藝術，那種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創世的力，那種議會主義，那種律師的必要和其他千百種的累贅，在應當想着我們每天的麵包的時候，在最污穢的迷信窒死我們的時候，在所有我們那些股份公司祇因爲缺少好人而破產的時候，在政府所竭力實行的奴隸解放，因爲我們的鄉民正打算偷了自己的東西去到酒店裏喝毒藥的緣故而毫無好處的時候。

——好，——保羅又說——很好。你們拿那些都發現了，你們大約決定不拿牠們當作一回事罷。

——是的，我們是決定了。——巴扎羅夫用一種生硬的口音說。他立刻又後悔在這個紳士面前過於饒舌了。

——那麼你們不過咒罵而已嗎？

——我們在必要的時候咒罵。

——那麼，人家叫作虛無主義的，就是那件事嗎？

——人家叫作虛無主義的，就是這件事。——巴扎羅夫又說，但是這一次用一種非常挑撥的語調。」

至於那些老前輩，他們溫和地表示不滿：「我們除了被赦之外，是無能爲力了。我們唱完了我們的歌。」他們會希望能巧妙地友誼地接近他們的晚輩，但是這些晚輩覺得他們是落伍了，並且大家再也不能夠互相了解。可是，這些晚輩似乎覺得他們也表現過一種文明；他們有着一些詩的藝術的興味；他們也努力去了解那種叫作「先進」的文學。但是這種新的苗床卻一點兒不願意去認識文字。牠願意去拿造成地主和紳士的東西完全剝掉。牠不但願意去幫助平民，並且願意去

成爲平民：『你們，紳士先生們，你們不能夠用一種高貴的憤怒和一種高貴的施與走到那方面，這是算不了甚麼的。當你們停止毆打奴僕的時候，你們就自信是一些偉人，你們就自信到了人類的善的絕頂。但是我們，我們祇要求和自已鬭爭，鬭爭。』那些在俄國的生命裏還沒有出現的恐怖主義者，在巴扎羅夫的身上，已經顯露了。

那本書在俄國引起了一種絕大的影響，但是和屠格涅夫所希望的影響是大不相同的。他愛着巴扎羅夫；在敍完他的死亡的時候，他也許因爲眼淚溼了他的草稿而轉過頭去罷。他說：『除去那些對於藝術的意見之外，我同情於所有巴扎羅夫的信念。』

但是，和屠格涅夫的預料相反，那本書是被那些反改造主義的黨派用一種譏笑的快感接受了。在那些比較保守的人裏面，人家久已不滿於奴隸的解放。人家攻擊着巴扎羅夫的典型以指示絕對專制主義的必要。人家勝利地說：『你們瞧，你們的新法所產生的人物的典型。』屠格涅夫因爲宣示了少年俄國的到來而自己覺得可喜。幸而他沒有知道一段沙皇警察隊的報告，牠『因爲寫了一本記載虛無主義者的革命黨的小說』而覬覦著作者。（註五）在他看來，倘使他沒有使讀

者明瞭他是在贊美巴扎羅夫，他的小說是一個失敗。

但是當青年界在這本書裏看見了一幅速寫畫的時候，便表示反對：「一些我所愛而同情於我的人，對我表示一種近於憤怒的冷淡，同時，我卻接受了一些反對方的仇敵的頌揚和溫慰。那件事使我驚訝，使我難過，但是我的良心使我無愧。我很知道我誠實地完成了我想要描寫的典型，並且知道我不但毫無成見地拿牠畫好，還同情地拿牠畫好了。」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海德爾堡的俄國大學生。他在這封信裏對於這種怪他拿「老前輩」（舊式貴族的代表者）說得太好的攻擊答辯道：「恢復老前輩的信譽之說，祇能證明一件事：就是人家沒有了解我。好好地瞧着這些臉面罷。牠們顯出那些貴族的無力，疏忽，狹窄。審美的意義使我選擇一些統治階級的好的代表者，去盡力證明我的推測。倘使奶油是不好的，牛奶會是好的嗎？」又說：「末了，我請你們注意。倘使讀者不喜歡巴扎羅夫，和他的粗暴，他的無禮，他的無憐惜心的強硬，他的澀味，倘使他不喜歡他——我說——錯誤都歸在我身上，我沒有達到我的目的。「和一隻哈叭狗一樣地諂媚，」我不願意做，雖然那樣我立刻可以使年輕的人愛戴我；但是我不願意用這一類的讓步收買人望。與其用這種欺詐

取勝，毋寧戰敗。（並且我相信已經戰敗了）我夢想一個陰暗的，粗野的，高大的，半開化的，有力的，討厭而誠實的，因為他永遠站在未來的門前而被處死刑的臉面。但是我那些年輕的同代人卻搖著頭和我說：「你是滑頭，我的老頭兒！你侮辱了我們……」那麼我祇有和在齊加的歌曲裏一樣，脫去了帽子，低低地彎下身去……」

沒有更好的文學的例，可以顯出那種論戰的虛榮心，和那種當代的批判對於一個作家變動着的弱點了。因為一本像貴族之家似的動人而平易的小說，被人尊為俄國小說家之泰斗的屠格涅夫，因為一本原是傑作的小說，而在俄國青年界的輿論裏失去了地位。人類的批判都是嘈雜的，變動的，但是白晝的暑熱過去了，傍晚到來，末了，是夜那引所有的受苦者和疲勞者到一個安身處所之夜……」

不僅是屠格涅夫和青年的關係是變得艱難了。對於托爾斯泰，他是非常的痛苦。自從他們互相認識以來，托爾斯泰的日記是充滿了對於屠格涅夫的反對的批判：「屠格涅夫是活着的……」

屠格涅夫是討厭的……屠格涅夫是一個小孩子……屠格涅夫是聰明的……屠格涅夫不相信智慧……屠格涅夫甚麼都不相信……」末了：「屠格涅夫不愛他祇愛愛。」這是深刻而正確的，但是在屠格涅夫方面，也許可以說：「托爾斯泰永遠沒有愛過我，他僅僅願意愛我。」當兩個人一起在巴黎的時候，屠格涅夫寫信給阿南柯夫說：「不論我怎樣努力，我不能夠接近托爾斯泰。他是天生得太不同了。我所愛的，他不愛；他所愛的，我不愛。見着他的時候，我感覺爲難，大約他對於我也這樣。他會變成一個很可注意的人物，我會第一個去捧他，贊他，但是在遠遠的地方。」其實他們兩個人是天生不能夠相容的，並且那是無可救藥的。

那回決鬪的爭執是托爾斯泰伯爵夫人講給我們聽的。

「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一天在歐爾洛夫的轄地和莫寧斯克州裏的斯代帕諾富卡的斐斯家裏遇見了。談起慈善事業來。屠格涅夫說他那在外國長大的女兒，因爲幫助窮人，做了許多的好事。萊翁·尼古拉維支說他不喜歡這一類的慈善事業。不應當照英國的樣子選擇「我那些窮人」(my poor) 而拿他們進款的特定的一小部分儲蓄起來。真正的慈善事業是從心裏出來的，並

且在第一次讓步的時候，就拿善事完成了。

「您那是說我教壞了我的女兒嗎？」——屠格涅夫問——萊翁·尼古拉維支解釋說他並沒有影射何人的意思，不過表示他的意見罷了。屠格涅夫惱了，高聲道：「倘使您繼續用這種口氣談話，我會打您的狗……」

萊翁·尼古拉維支立起來，走到那個在我們的產業和斐斯產業之間的驛站，他在那裏叫人去預備一些槍和子彈，並且寄給屠格涅夫一封信，要求恢復所受的侮辱。萊翁·尼古拉維支寫給屠格涅夫說，他打算裝出決鬥的樣子——這就是說不願意做一種兩個文學家同一個第三者的相會，一場以香檳終局的決鬥；而願意實實在在地決鬥，並且請屠格涅夫帶了槍到波古斯洛夫來，他在森林的近傍候他。

萊翁·尼古拉維支等了他一夜。在黎明的時候，屠格涅夫的回信來了。屠格涅夫說，他打算照托爾斯泰所要求的樣子作戰，而要求一種依照常規的決鬥。萊翁·尼古拉維支對於這件事分辨道：「您怕我，可是我，我看不起您，拒絕和您決鬥。」從此以後，他們十七年沒有見面。

屠格涅夫和他老友海爾生的交誼也困難地存續着。他每年到倫敦去看他，——海爾生逃亡到那裏，並且在那裏出版一種有聲於全世界的革命者的報紙，鐘文叫作（Kolokol）變成很斯拉夫主義的海爾生，認為在西部歐洲，一種富商的愚蠢文明拿那些小民的靈魂都傳染到了。唯有在俄國，一種依然是野蠻而康健的民族能夠救援人類。他和屠格涅夫說，他和西方發生關係，不過是因爲老年的弱點罷了。屠格涅夫不承認，他說：倘使他現在是二十歲，他也喜歡西方的制度：「我是一個歐洲人；我愛這面從少年時代起就擊着的旗幟。」

被他那些俄國的朋友摒棄了之後，他漸漸地拿他的運命連接在維亞爾多家的運命上面。現在他對於坡林（註三）的關係同時是愛情的和更堅於愛情的。他和她寫信道：「我能夠和您擔保，我對於您的情感是某種世人永遠不會知道的東西，某種永遠沒有存在並且永遠不會重複的東西。」從一八六四年以來，坡林脫離了舞臺，魯意·維亞爾多，因爲是共和黨，並且在帝國的巴黎頗感痛苦，和他的家族住到巴德去。屠格涅夫也跟他們到那裏。他建築了一所與他們相鄰的房屋。

巴德，在一個像他那樣離鄉背井的人看來，是一個美好的所在。在那間出名的談話室前面，各

地方奇奇怪怪的人，尤其是無數可以供他觀察的俄國人。來來去去「那些綠的樹，那些城市的白色房屋，那些高據在上的山嶺，一切都發出一種佳節的氣息。」在維亞爾多家，生活是快樂的。大家演着一些屠格涅夫編的小歌劇。普魯士的王和王后，巴德的大公爵和大公爵夫人都來參與最後的巫師，克拉卡密塞的表演。屠格涅夫自己扮演克拉卡密塞。他在這趣味和快樂的中心占有了一個爐灶和一個家庭。

巴德的生活拿那本繼父與子而成爲傑作之一的煙的材料供給他。從他的題材看來，那本書是和貴族之家極相近的，一個青年，李脫維諾夫(Litvinov)，陪着他的妻塔西娜和塔西娜的姑母，到了巴德。他在那裏遇見一個美麗而奇怪的女人：伊蘭(Irene)。從前，在他還是學生時代，李脫維諾夫愛過伊蘭，但是在他打算娶她的時候，她忽然拋棄了他，去舉行豪華的婚禮。現在，她和她的丈夫，一個將軍，美麗而愚蠢的男子，正在巴德。她在一個她所蔑視的世界上君臨着。那次李脫維諾夫的遇見，使她感覺不滿，並且使她希望重新拿他占有。她拿些花朵送給他。不多時，他重新被征服了。他知道溫和的塔西娜比瘋狂的伊蘭好。但是他粗暴地脫離了他的未婚妻，而去和伊蘭計劃同逃。

最後的時候，伊蘭在第二次毀壞了李脫維諾夫的生活之後，缺少勇氣，仍然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在一段結論裏，我們猜想李脫維諾夫幾年後仍會娶塔西娜。至於伊蘭，她老了，富而不幸。那些年輕的人害怕地躲開她。他們都怕她那種怪癖的思想。

我們不能夠遺忘某幾幅圖畫：一次伊蘭在樓梯上，李脫維諾夫走過她的身前，沒有在面幕下認出她來的巧遇，這束爲一個陌生女人送到他屋裏的百合花球；一次伊蘭戴着一頂露出蓬鬆亂髮的旅行帽，在車站上用半開的眼睛望着李脫維諾夫的最後的一幕，而末了，是以煙題作書名的李脫維諾夫的動身。

「風對着火車吹；一些有時白有時黑的蒸汽團在窗前舞弄，李脫維諾夫開始用眼睛跟着牠們。不歇不斷地，升起落下，粘在草上，叢林上，拉長來，在潮溼的空氣裏溶化，那些漩渦互相擠着，永遠是新穎的，永遠是相同的，在玩一種單調而使人疲倦的把戲。有時，風轉了向，路轉了一個灣，這整個白色的堆不見了，立刻重新回到對面的窗子外面，並且一條無盡的長尾拿萊茵河的山谷遮過李脫維諾夫的眼睛。」

李脫維諾夫望着，靜靜地望着，一個奇怪的思想向他襲來。他在那節車裏是一個人，沒有人擾他。「煙煙！」他重複說了好幾次，忽然，一切在他看來祇像煙：他的生命，俄國的生命。所有屬於人類的東西，尤其是所有屬於俄國的東西。他想，一切祇是煙和蒸氣；一切好像永遠在變化着，這一種形像代替了那一種形像，那些現象連接那些現象，但是在實際上，一切仍舊是同樣的東西；一切奔投，一切忙着向不知何處去，並且一切不留痕跡地，絕無所屆地消失了；風改吹了，一切投到另外的一面去，並且在那裏，那同樣的狂熱而無結果的把戲毫不間斷地重新開始，他想起在這最近的幾年裏，他所目擊的不無聲響地經過的事……他喃喃道：「煙煙。」

但是煙不僅是一本小說，這是一篇刻毒而有力的諷刺的詩。一些上流社會，伊蘭的將軍朋友，以及一些屠格涅夫的老朋友的諷刺。他被那些人類救世主的神祕青年侮辱得疲倦了。他反攻。在一些主要的角色四周，那些巴德的俄國人，他們的饒舌，他們的虛偽的偉人，和這種他們所造成的虛偽的聲響，都在煙裏經過。有些批評認為作品的這一部分已經陳舊了。在重讀煙的時候，他使我覺得異常地活躍和真實。但是結局卻不像父與子似的死亡和灰心了。這是屠格涅夫的新

紀錄，是希望。並不是那種用神祕的目光釘住遠處的于伐爾·伊凡諾維支的泛泛的希望。而是一種正確而有限度的希望。在書的末尾，放棄了追尋伊蘭的李脫維諾夫，耕種他的田地，忙着他的鄉民。他非常痛苦。那些新的設施沒有一點兒動作，那些舊的設施卻喪失了整個的力量。『在舊俄羅斯震盪着的泡沫的大澤之上，祇有沙皇所說的「自由」那句偉大的話飄浮着，和從前上帝的精神是放在海洋之上一樣。最要緊的，是要有一些忍耐，一些積極的，持久的，即使在陰謀之前也不退縮的忍耐。』至於塔西娜，她盡忠於她村裏的鄉民，她爲他們建設一所藥房，一所診療院。並且她自己也從事於一些卑賤而有益的服務。這樣，積極的生命的氣息驅散了感情的蒸汽的堆聚。那真實的世界顯得正確，堅硬，然而不是那樣的美麗，好像在太陽上昇之後，夜的霧慢慢飛起而消滅的時候，那早晨的田野一樣。

在屠格涅夫和一個俄國的青年批評家庇沙雷夫 (Pisarev) 之間，有一段關於煙的可注意的通信。卡扎諾維支先生 (M. Kasanovich) 說：『這段通信用一種美麗的方法，顯出兩個通信者

的性格和他們所代表的輩分：屠格涅夫——一個西方派的老者，政治的歷史家和聰明的自由派，因為他的本能而和晚輩對峙；他明瞭這種俄國青年的力的領域，在某一種狀態裏，感覺到他和這種力有關係，並且想要更切近地認識牠。庇沙雷夫——這種新的，正直的，公開而坦白的，沒有機心地聰明的，沒有誇大地有禮的，沒有狎暱地誠實的力的代表。」

屠格涅夫在一八六七年三月認識了庇沙雷夫，在他從巴丹到莫斯科去叫人印刷煙的時候。屠格涅夫很希望遇見這個「虛無主義」者，——在沒有認識他之前，屠格涅夫叫他做「響鈴蛇」。庇沙雷夫來了，屠格涅夫十分驚異地看見了一個謙恭的，有禮的，出生於高貴門第的，非常聰明的青年。他們第二次又會見了。那個青年給屠格涅夫的印象是那樣的良好，使得屠格涅夫寫信問他對於煙作何感想。

屠格涅夫寄庇沙雷夫：

「我在前幾天自己猜問，煙使您和您的團體到底發生了甚麼印象。你們對於一些在古巴雷夫（Goubarov）家的情事覺得苦惱嗎？好像煙引起一大半讀者對於我的怨恨和蔑視。但是我可

以十分誠懇地說，「我所描寫的，我拿牠描寫了。」於是我安然了。我是不會痛苦的，即使你們非難我，但是我關心這件事——因為，很知道一種才能，像一株樹一樣，自己祇知道結果子——我並不對於我的才能作任何的空想——我的樹——我祇看見一株十分平常的，並且差不多是接枝的俄國蘋果樹。但是你們的意見會使我感覺興趣……」

庇沙雷夫寄屠格涅夫：

「您問我煙使我和我的小團體發生了甚麼印象。那也許會使您驚訝，但是我沒有團體……我祇是一個人，並且祇能夠和您談談我自己的意見……那些在古巴雷夫家的事並不使我難過，並且一點兒不使我發怒……這些情事組成一段插話，是一條不大結實的線繫在小說上面的，大約作者已向右方用了全力，爲要使他不完全失去平衡，並且不驟然落到那不屬於他的紅色民主黨的營地的緣故。拉脫米羅夫（Ratmirov）自己也明瞭着力點是在右方而不是在左方——在拉脫米羅夫身上而不是在古巴雷夫身上。因爲那個緣故，煙不使我滿意。那本書依我看來，好像是一本父與子的奇異而可痛的註釋。我提出一個和「卡英，你的兄弟阿倍爾在那裏」很相似的

問題，我想問您：「伊凡·賽爾格維支，巴扎羅夫在那裏？」您用李脫維諾夫的眼睛望着那些俄國生活的事件，您拿他做成您的小說裏的主角。但是李脫維諾夫——這仍然是一個阿爾卡德，是巴扎羅夫徒然求他不要說一口漂亮話的。您爲得定好方位，您置身在這個矮小而疏鬆的蟻巢上，其實您有着一座您自己所發現的，所描寫的真正的塔，牠在那裏……您相信那最前亦最後的巴扎羅夫真在一八五九年因割斷手指而死去了嗎？或者他能在班達梭夫（Bridasov）身上復活了嗎？但是，倘使他是十分地活着，並且仍是他自己，這種別人所不能懷疑的事，您怎麼會沒有注意呢？從您的蟻巢裏您沒有望見那座塔嗎？這是不大像真的。但是倘使您在下批評的時候注意過牠，存心拿牠撇開了，那末您自己也就「故意」拿整個的重要性，從這個批評上剝奪了。同樣地，我不瞞您說，在書的末尾，那種非常虛偽的和意外溫和的迴旋，很使我不喜歡。您一定會明白我所說的意思。這是一件小事，但是我不能明瞭您怎會寫出一種這樣奇怪的句子。請您寬恕我寫給您一些頗似無禮的東西，這不是我所願意的……」

屠格涅夫寄庇沙雷夫：

「差不多和所有的俄國讀者一樣——您不喜歡煙；——在這異口同聲之前，我不能不懷疑我那個孩子的品質；但是您的言論於我似乎是不很正確的。您問我：『卡英，你的兄弟阿倍爾在那裏？』但是您沒有想到這裏：倘使巴扎羅夫活着——這是我絕不懷疑的——人家不能領他到一本文學的作品裏面。他應當自己顯露出來——因為這樣，他才是巴扎羅夫；在他自己沒有顯露出來的時候，談着他或者談着他的言論，都是虛偽的。所以那座「塔」是不相宜的；至於那個我所擇取的蟻巢——牠不像您所想的那樣矮小。人家還可以從歐洲文明的高處眺望俄國。您覺得波士金（您想說的大約是他，而不是李脫維諾夫）就是阿爾卡德；但是我不能不說您的批評的意思在這裏和您自己起了衝突：在這兩個人之間，沒有一點兒共同性。阿爾卡德沒有堅決的信念——波士金到死都是一個牢不可破的西方主義者——倘使人家在他身上覺不出這種隱藏而不可熄滅的火，那麼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費了。也許祇有我一個人愛他；但是我很願意他的出現；我很願意人家在這種蔓延一時的瘋狂的斯拉夫主義裏面責罵他。我很願意在這時候能夠正確地樹起我的旗幟：「文明」——人家用泥塗在牠上面是使我高興的。 *Si etiam omnes, ego non*。

李脫維諾夫也不是阿爾卡德：這是一個誠實的人——這一點就是全部。引用這一類的句子於我也許是很容易的：「可是我們現在有着一一些沈默地受苦的，有力而活動的工人」但是因為尊敬這些工人和這種沈默的緣故，我寧可不用這種句子。我看青年似乎不必要人家拿蜜放在牠的嘴唇上……」

我引用了這幾封信的全文，（我相信這幾封信永遠沒有用法文發表過）因為我覺得牠們是美麗的，並且因為牠們在我看來，好像是一種模型，是代表先後兩輩作家的關係的。

（註一）Yarmolinsky 一二八。

（註二）Yarmolinsky 一三二——一三六。

（註三）小貝拉夏在法國取名坡林。

（註四）Yarmolinsky 一四一——一四二。

（註五）Yarmolinsky 一九五。

原

书

空

白

第二章 晚年

在煙裏，屠格涅夫拿俄國的思想 and 那向着不可測的蛻變走去的祖國的掙扎，譬作這些頃刻遮滿田野終於不留痕跡地消滅的水蒸汽。他的理性的批判就是那樣。但是他是俄國人，並且自己也常常感到有被那樣的煙包圍的需要。

雖然他自信已成爲一個歐洲人，他卻在歐洲的任何地方都覺得不合意。在一八七〇年，他初次住進他的巴丹別墅。差不多接着那戰事就破裂了。他永遠拿德國看作一柄純潔的情感的肖像。他的書裏的那些老德國人都和巴爾扎克的希謨克一樣，是動人而笨拙的。在戰爭的開始，他爲那些德國人狂怒；他已看見拿破崙第三的可怕的軍隊侵入歌德和黑格爾的故鄉了。當他發現了一個物質的，有力的，不妥協的新德國的時候，他的同情心就變換了方向。他反對亞爾薩斯的吞併。國際的布里丹之驢 (Ane de Buridan)，他不能決定袒誰：「既不是德國人，也不是法國人，在那樣

的歲月是一件奇怪的事。人家成爲一個從頭到腳的旁觀者，這永遠不是有趣的。『這不是有趣的，但是當一個人人生下來就是旁觀者的時候，怎麼辦呢？』

戰爭剝奪了維亞爾多家的收入；一些唱歌的課目是從倫敦來邀請維亞爾多夫人擔任，全家就到那裏去了，自然地，屠格涅夫也跟了去。他在英國作長期的居留這還是第一次。那種生活於他似乎是自動的，但是愁悶的。『沒有一個英國人有着藝術是甚麼的最輕微的理想；這是一句無可爭辯的格言。』一個小說家對於瓊·奧斯丁 (Jane Austen)、喬治·愛利歐脫 (George Elliot)、迪肯斯 (Dickens)、沙克萊 (Thackeray)、米雷地斯的故鄉的驚人的批判。但是在俄國境外的屠格涅夫是不公道的。對於英國的詩人，他是嚴酷的，但是羅賽底 (Rossetti) 於他似乎是可愛的。他尤其對於英國人的冷淡覺得驚異，在劍橋，他參與一個大學生的辯論會，那提出的問題是：『法國巴黎公會的黨徒值得英國人的同情嗎？』在鎮靜地聽了那正反兩組的討論之後，那些濟濟一堂的青年一致地投票反對動議。屠格涅夫說：『現在，我明白你們英國人爲甚麼不怕革命了。』他唯一的真正的快樂是到蘇格蘭去打獵。

在一八七一年十一月盡頭，維亞爾多家回到巴黎，屠格涅夫在一次短期的俄國旅行之後，重新跟他們到巴黎來：「倘使那個家庭到澳洲去，我會跟到那裏。」那個家庭和那位朋友一上一下佔據了杜愛街四十八號的兩層樓房。屠格涅夫有着三間屋子。在他的書房裏有一把他要在上面坐過大半天的沙發。在牆上，他掛着一幅盧梭（Theodore Rousseau）的風景畫，一幅可樂（Croix），一幅浮雕的坡林·維亞爾多的側影和一塊表現坡林的手的大理石。

我們現在應當說明在這時候屠格涅夫的朋友是些甚麼人：佛羅貝爾、龔古爾兄弟、都德、左拉。他也會見許多俄國人，他在他們看來好像一個駐巴黎的「智慧的使臣。」他用一種嫺雅的大度的，太大度的親切款待他們，因為拒絕一篇序，說一篇稿子不好，是不可能的，並且他有時竟難為他的批判遇見種種意外的奇事。但是他須要那樣的拜訪者。他們給他帶來一種成爲他的精神上的養氣的俄國空氣。

至於在屠格涅夫的家裏，一些年輕的俄國人不疲倦地談話，人家聽見樓底下維亞爾多夫人的鋼琴。她的歌喉仍然是美好的。星期日，她唱着奧倫人的王。聖桑斯（Saint-Saëns）便在鋼琴上

了。她是五十五歲，但是仍能使她的朋友們快樂。在一八七四年，屠格涅夫和維亞爾多共同在布喜華爾買了一所鄉間的房屋：「粹林。」從此以後，他每年在那裏和維亞爾多家的大人和小孩過夏。忠實的但仍是愁悶的友誼。屠格涅夫越覺得衰老，越是憂愁。他覺得他的男子的生活和他的作家的生活都同樣地錯過了，覺得這是完了，覺得那唯一的經驗再也不能重新開始了：「且看我現在又伏在我的書桌上，並且一種比夜還黑的黑暗遮住我的靈魂……那空虛的，無目的的，無色彩的日光一瞥似的過去了……我現在既沒有生活的權利，也沒有生活的願望。再也沒有甚麼要做的，沒有甚麼要等候的，沒有甚麼要希望的了。」

在那些愁悶的原素裏，有着那種異鄉之客的不可治療的思鄉病。保羅·布爾惹(Paul Bourget)說：「若要證明那個俄國式的人，在這個有着長的白鬍鬚，堅挺的鼻子，單純的目光的高大的老人身體裏面，仍舊完整無缺，並且還想去看出另外有一個流浪者栽在這個俄國人身上，那末祇須在一個傍晚遇見了屠格涅夫，聽着他談話就夠了。他那些回憶從歐洲的這端轉到歐洲的那端，這裏想起一片衛脫島的風景，那裏想起一條德國的大學城的街道，末了，一條意大利的天際，一切

都用一種法國的優美的慣用語言來表現，這是可以顯出在我們國裏居留得很久而密切的。」

在屠格涅夫身上，果然有着一個外表的流浪者，置在一個完整無缺的俄國人上面。但是一個人的深在的靈魂絕不能是四海為家的。成為我們每個人的思想的豐富而祕密的材料者，不知不覺就是我們的童年的，我們的啓蒙讀本的，也許竟是祖先的情感性的記憶。在那裏，有着一筆豐富而雄厚的資本，在我們的夢想裏一再出現，並且對於一個作家，是那種活的作品的唯一產地。倘使人們能用移栽自己的方法得到一個新的靈魂，變成另外一個國土的精神的公民，屠格涅夫就不至於那樣受苦了。但是人們不能這樣。一個作家，即使他已非常熟悉一個旁的國家，能以這個國家作背景寫一篇頗像真的小說，差不多是沒有這種例的。一個英國人能描寫一個在法國人裏面的英國主角，因為此時他那個主角的反動都是些英國式的反動，而那些次要的外國人物，都是被一個和作者同文化的人物看出來的。但是若要去創造一個法國的主角，為作品的中心，世界的鏡子，作者的預言家，那於他就非常危險了。迪肯斯，在他挖苦一些英國人的時候也是那樣的真確，但是在馬丁·卻瑟爾衛脫裏面，卻笨拙地畫出了美國人的形像。

就屠格涅夫看來，他的文學的真正的材料，便是那些斯巴斯谷的原野，俄國的鄉民，老年的紳士，年輕的革命者，和這些那樣美麗那樣奇怪的婦女。他有一天和龔古爾兄弟說：「我爲得工作，必需冬天，一種我們在俄國所有的嚴寒，一種收斂的寒冷，和一些掛滿了冰塊的樹木……」他在杜愛街四十八號該是多麼氣悶啊！

那種在四周找不出合適題材的作家的病態，是和一個缺少食料的生物差不多的。屠格涅夫想到了我們剛纔指出的計劃：那種移栽到描寫的中心的本國主角。他計劃一本討論俄國人和法國人的區別的小說：「一個接受了虛無主義者的理想的俄國少女離開祖國，來住在巴黎。她遇見一個法國的青年社會主義者，嫁給他。在某一個時期，在這小家庭裏一切都順利。他們因爲對於法律和儀節的共同厭惡而聯合起來。後來，那個少婦遇見一個同胞，告訴她俄國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祖國所做的事。她從此知道那些俄國的革命者的目的理想和感情，是和這些德國或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毫不相關的。於是一個深淵隔開了她和她那起初以爲非常投契的丈夫。」（註一）

這是一個美好的題材，並且是他所能寫的，但是那在他的意思看來，是不夠俄國式的。似乎屠

格涅夫在漸漸衰老的時候，漸漸變得不大西方式了。

老人們回到他們的童年的理想，並且囁咕着一些從少年以來就沒有說過的字句而死去，這是一種頗普遍的現象。那些心理學家說：「最初得到的，最後失去。」好像那種社會的接觸，在童年時造成的活的基礎上面，放上一層薄的油漆。在年老的時候，這層油漆化了，人家重新找出了核心。屠格涅夫從前那樣希望看見俄國轉向西方去要求一些理想和一種精神上的指導，現在卻和他的朋友們說，法國人和德國人拿他們自己的毅力消耗盡了。他在他們的理想前面感到厭惡。一天，在佛羅貝爾家，他說：「是的，你們的確是一些拉丁人，在你們裏面，有着一一些羅馬人的思想和他的權利的宗教，簡單地說，你們是一些法律的人……我們，我們不是如此……那怎麼說呢……且看，請你們假想在我們裏面有一個圓圈，所有那些老的俄國人圍繞着牠，在後面，形形色色的，那些年輕的俄國人……不錯，那些老的俄國人說一個「是」或一個「否」——這些在後面的人隨着。請你們想想，在這個「是或否」之前，法律不成立了，不存在了，因為俄國的法律不像你們的法律似的「結晶」的……一個例子。在俄國，我們是有賊的，可是，一個人假使犯了二十次竊盜，他也

自認了，但祇要證明他有這種需要，他是餓了，他是無罪的……是的，你們是一些法律的，名譽的人；我們，我們是「被獨裁的，」我們是一些……的人」當他尋找他的字的時候，愛德孟·德·龔古爾湊着他說：「人道的。」他答道：「是的，是那樣的，我們是一些不大重視約款的人，我們是一些人道的人。」

所有的種族，對於牠所有的，是可以高傲的。那些圍着他的拉丁人想起他們是一些法律的人來是高興的。但是屠格涅夫在這些外國人面前用一種責備的口氣談着俄國人對於約款的蔑視。當他寫的時候，（但是他那時候寫得很少）這是想着一些青年時代的記憶。這樣，他寫成春潮，荒原的李耳王。這樣，他爲得紀念若瑟桑，在獵者的回憶裏加入一篇美麗的故事。這就是那篇題作活的遺骸的故事，和一個鄉婦的簡單的談話——這個很年輕而變成殘廢的鄉婦，不能夠動，獨自一個人，憑着隣居的佈施活着，躺在一間小屋裏，祇有那些聽得見的聲音是她唯一的消遣，那隻野狗有時候來蹲在她的床前，但是她仍然是虔誠的，任命的，並且，在某一種意義裏，是幸福的。

可是這個他不斷地想着的俄國現在成了甚麼樣子呢？我們曾經指出那種在改造之後發生的深澈的覺悟。那些鄉民是在解放之前同樣地貧苦。那些半破產的貴族非常怨恨。人家設立了一些地方議會，那些「采姆斯脫伏」但是牠們不能盡職。再沒有比一個醞釀已久的革命，並且是沒有拿幸福帶來的革命，更使人倒霉的了。所有的信任心是破產了，所有的熱誠是枯滅了。大家竟重新墮落到出發點之下。

在那些年輕的俄國人裏，一種合法的方法的蔑視那時已漸漸地展開。他們開始想着從沙皇和那些官吏身上已毫無希望。他們到外國去，在那裏尋求那種走向社會主義的和革命的理論的道路。從他們所在的異鄉，海爾生，巴枯寧，用一些祕密輸入的報紙在俄國傳播他們的理想。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會使那些俄國的革命者有了可以實行的理想。他們中之一說道：「我們不白白地看着這幕悲劇展開。」在瑞士，那些俄國的大學生和那些巴黎公會的放逐者在一起生活，並且從他們繼承了社會革命的理想。不久，發愁的彼得堡政府招呼他們回國。

這樣，在一八七三年，一羣熱烈的青年在國裏聚集了。現在也有許多婦女參加在裏面，因為從

一八五〇年以後，俄國有了許多女子中學校。一些知識階級在彼得堡爲少女們設立了一些醫學的講座。政府對於這些事發愁。這些受過教育的婦女，和那些年輕的男子一樣，盼望一種制度的改變，但是不知道怎樣下手。在她們看來，鄉民們和工人們是和一個異族一樣，他們不懂得那些理想，那些立志去愛他們的青年界的用語。怎麼辦？大多數的人在那時候都想到應當『走向民間去』，讓他們知道他們的不幸，和那種擺脫不幸的可能。莎菲·巴爾丁（Sophie Bardine）說：『我們的目的，是使那種比較合於公道的較好的組織的理想，穿進人民的意識裏面；是喚醒那些在他們裏面睡着的還很模糊的情感。』

從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八年，有二三千大半屬於貴族，有些屬於旁的階級的男女青年都走到民間去了。工程師，醫生，產婆，教員，他們散處在田野之間，孤獨的，間或有些非正式結合的配偶。和這些摔掉皮領子，穿上女工人的外套的漂亮女學生一同出門，該是醉心的罷。這些如此走入民間的人，利用他們的專門學識去博得鄉民的信任，末了，得到這種信任之後，他們便一面盤問他們，一面和他們讀著革命的小冊子。其中有些人穿著農民的服式，去在田裏做工，或者和工人們一樣投

身在工廠裏面。

屠格涅夫，當他回到俄國的時候，對於這種運動深深地感覺興趣。他到他的祖國去，不過爲得觀察和辦理私事，因爲他已經沒有了那種被贊美，被視爲大作家的希望。大衆對於他所發表的作品似乎毫不關心。他在那兩個大城裏祇耽擱了不久，就回到斯巴斯谷衣，他在那裏找著那所老屋，開發那個花園，研究他那些隣居。他和他們談著法國和法國人，解釋他們對於明瞭家庭和愛情的奇怪方法，還形容那些旁的西方人和這些他們的風味使他疑惑不解的英國人。他談著沙克萊聽見了一句他所不懂的普希金的詩，便嘆味失笑。末了，他忙著他的田地。那個管家是個賊，那些鄉民也不比他好些。他們砍伐樹木；他們開設一些小咖啡館。屠格涅夫每年開一個會，那些農民穿著繡金花的紅袍子的鄉婦都來參加。在台上，照例排列著一些伏特夏酒的桶。但是在用一種漸增的懷疑主義，望著這些期待著歐洲的革新的人民跳舞喝酒的時候，那個斯巴斯谷衣的主人用一種熱情的關切，觀察著那個新的俄國。在一八七六年，他對牠發表一篇引起許多人憤怒的小說，荒地。

那個主角，納嘉諾夫 (Nejdanov) 是大學生和革命者。和瞿亮·梭雷爾 (Julien Sorel) 一樣，

他被一個自信爲自由主義者的官員西披亞金，聘作家庭教師。他到田間去。一個西披亞金的姪女馬利安娜 (Marianne)，同情於納嘉諾夫的叛逆的情感。她願意和他一起『到民間去』；她相信愛他。他們倆逃走，躲到一個隣人，工廠的經理，也是革命者，梭羅明 (Solomine) 的家裏。

梭羅明是一個屠格涅夫的新的典型。這是有著進步的理想，並且是實際的，活動的人物；那種行動的人物是屠格涅夫在俄國迄未尋到的，他認爲看見一個出自民間的新輩分產生了。梭羅明沒有狂熱。他對於納嘉諾夫和馬利安娜的計劃沒有任何的信任：『梭羅明不相信俄國革命有迫切性，但是他不願意提出他的意見。他聽別人去嘗試，並且看他們去做。到了某一個程度，他同情於他們，因爲他是屬於民衆的，但是他看出必然欠缺那種非牠不行的同樣的民衆，看出這個應當去長期準備，但用另一種方法，向另一種目的去準備的民衆。』

納嘉諾夫，相反地，也是一個夢想者和一個憂鬱者，他的嘴唇低低地作聲：『但是他到底相信這件工作嗎？……哦！可咒詛的審美學的製造者！懷疑論者！你願意做成那一種魔鬼的革命者呢？你去寫一些詩句，帶著你那些淺薄的思想和可憐的印象躲到角落裏去罷，在種種心理學的瑣碎節

目裏去搜尋罷。尤其不要去想像你那些怪癖。你那些病態的神經性的激烈思想，是和那種英武的震怒，那種堅定男子的誠實的憤怒絕不相同的啊！漢姆來德，丹麥的王子！要不成爲你的模倣者，連那種足以侮辱自己的可恥的享樂也在內，該怎麼辦呢？」

納嘉諾夫被他所遇見的不可思議的事所苦：「我到「民間」去已經十五天了，要去想出一件比這種工作還笨些的事是不容易的。當然，這是我的錯誤，我一個人的錯誤。我不是斯拉夫主義者；我不是這一類被民衆，被那樸實而有力的原質所接受的人。我不能拿牠用在我那有病的肚子上，好像一套法蘭絨的甲冑一樣；不，我願意，相反地，在這些民衆上面去活動；但是怎麼活動呢？」

「用甚麼方法去活動呢？在實際上，當我和那些平民在一起的時候，我祇善於張著耳朵聽和觀察；但是倘使我想要說話，那簡直不行！我覺得我自己甚麼都不擅長。我使自己成爲扮演一套非所素習的把戲的惡劣演員了。」

那本書結束得很痛苦。那些鄉民拿知識階級弄到危險的地步。納嘉諾夫自殺了。馬利安娜結果嫁給梭羅明。這樣，和在前夜裏似的，屠格涅夫終於拿那個熱情的少女賜給那個有力的男子，拿

那個夢想者，那個俄國的漢姆來德，也許就是他自己，又責罰了一頓。這是一種奇特的現象，但是那些知識階級中的特出者漸漸厭惡辯論而尊尙日常的卑微行動，看來却是頗固定的。梭羅明因為他的平衡性使屠格涅夫喜歡：「他有著明亮的頭腦，他強健得和橡樹一樣。真巧得很。直至今日，所有在我們裏面的聰明人必然是一個病者。」

「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一些巷戰——梭羅明說……你們做你們的事，婦女們，去洗淨你們的民間姊妹，這不會是容易的。你們教那些小孩子認字母，你們拿藥品給那些病人。這不是犧牲在那上面嗎，你們說罷？對不起，梳篦一個癩痢頭的孩子是一椿很少人能毅做的犧牲。」並且那書的結尾也祇有利於梭羅明：「這些堅實的，雄厚的，單色的個體，我們需要他們，除了他們，我們不需要甚麼。」

自然，那本書使所有的人都不高興。那些年輕的革命者都怒了。那種狂熱的缺乏，那種屠格涅夫的太透澈的視覺，又一度拿讀者們挫折了，惹惱了。他保有那種使保守者和革命者同樣地憤怒的驚人力量。倘使那些孩子是不高興的，那些老人在看見自己被梭羅明者流的可怕的活動力所

威脅的時候，是更不高興了。至於那些藝術家，他們說，梭羅明是一個抽象的創造物，和從前那個保加利人是一樣的，並且說，俄國永遠不會有過梭羅明。

但是俄國是一個感情很活動的國家。那政治的景象已和屠格涅夫想像荒地時大不相同。那些執政者已打算嚴懲那些像納嘉諾夫和馬利安娜一樣到民間去的「傳教師」。有過兩次大檢舉：一百九十三人的一案和五十人的一案。那些被告是判了罪，但是他們的檢舉使政府比宣傳員更受損害。那些青年經人家禁止做溫和的宣傳工作之後，都變成一些暴動的黨徒。

在逮捕一百九十三人的第二天，彼得堡的警察主任脫雷波夫將軍 (le général Trepoff) 被一個青年女子用手槍打傷了。她對他沒有任何的私仇。她說，她不過想責罰他，因為有一天，在探視監獄的時候，他叫人用鞭子打一個不向他行禮的政治犯學生。她是被開釋了。

恐怖的暴行一天比一天多。一種戒嚴法是在那分做六大軍政區的國裏頒行了。執行委員會則刺死了亞力山大第二以爲報答。這位皇帝其實是一個勉爲公道的好人，但是在所有專制的政

體之下，那唯一的元首對於壞事和好事都是一樣負責的。古司丁聰明地預料到那種制度的危險，他在三十年前寫道：『那種成爲社會靈魂的政治的迷信，使元首擔當那些弱對於強的損害，和那些地對於天的怨恨；當我的狗是受了傷的時候，牠來問我要求痊愈；當上帝責罰俄國人民的時候，這些俄國人就到沙皇那裏去伸訴。這位在政治上不負任何責任的王子，在天道上須擔保一切，那是人類篡竊上帝的權利的當然結果。』

屠格涅夫，當他一八七九年到俄國的時候，驚異自己忽然會被人當作偉人一樣地招待。人家處處邀他；人家請他公開地讀他的著作。那些在六個月以前因爲寫了荒地而罵他的青年女子，要求他在這同一的小說上簽名。這些光榮的舉動並不像所表現的那樣不相干。第一，人家知道屠格涅夫代表一個偉大的自由主義的傳說，那些既不滿於壓制的粗暴，又不滿於狙擊的野蠻的俄國溫和派，都願意在這作家身上，頌揚那他們所不敢表示的政治理想的象徵。其次，屠格涅夫是變成一個典型的作家了。一本不論多麼有名的書，若要使牠的成功達到民間的深處，是需要一段長時期的。現在，一些車站裏的工人也到屠格涅夫的身旁來，問他是不是獵者的回憶的作者。

他明白人家加在他身上的意外榮譽，隱藏着一些政治上的表示。他自己在莫斯科的一次講演裏說，他之所以受歡迎，不因為是小說家，而因為是自由主義者。在彼得堡歡迎他的宴會席上，他談著「大建築的加冕禮」所有的人都明白他要求一部憲法。

但是他憂愁地注意到那些最急進的青年不參加歡迎他的集會。人家永遠不希望這些反對你的人喝采。一天，他被邀到一個合編一種革命雜誌的青年作家的聯席會裏。彼此是很隔膜的那些主人都是些為生活苦鬪的平民。屠格涅夫是一個長久地（雖則是無罪地）剝削鄉民的富人。那些肉體的外形也拿他們分開。他是個偉男子，他那些主人是些缺乏營養的矮子。他們問他道：「您對於俄國的往事作何感想呢？我們不是在那革命的前夜，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一樣嗎？」屠格涅夫答道，未來是在神明的膝頭上，並且說，革命是不大像真的，因為對壘還沒有聯合一致。接着是一陣困難的沈默。在另一個聯席會上，有人問屠格涅夫，青年的天職是不是去加入在那些恐怖主義者裏面，抑或是走入民間。他想了一會兒，說：「我看青年們還得先去研究應當怎樣做。這是要他們回答的。至於我，我祇在俄國各處遊歷罷了，不能較解決那些複雜的政治難題。」

在一八八〇年，他到托爾斯泰家裏去小住。一八七八年五月的一天，屠格涅夫接着一封托爾斯泰的信，托爾斯泰剛剛發生了一種精神上的大恐慌，希望用一種基督教的善意精神和所有他得罪過的人和解。他寫道：一個像屠格涅夫似的善人，當然比他先忘去舊時的嫌隙。

粗暴自然是和屠格涅夫的性格無緣的。倘使人家向他求和，很容易料到他接受的。他在三個月之後就到雅絲耐亞坡利安納去，並且在一八八〇年以前，他每年到那裏去。（註二）托爾斯泰伯爵夫人覺得他老了，頭髮灰白了，有着一種幼稚的性情的脆弱。她傾倒於他的談話，尤其是他那講故事的特長。他描繪得逼真。托爾斯泰覺得那位賓客是出色的，但是很不歡迎這種似乎避去主要的問題而祇遺懷於瑣事的苦味的快樂。在屠格涅夫走後，他寫信請他永遠不要談起他的作品。托爾斯泰寫道：「上帝知道，當我重讀我那些著作的時候，或者當我聽見說起牠們的時候，我感受一種複雜的情感——那主要的原素是羞恥，是人家譏諷我的畏懼……雖然我愛您，並且我堅信您很愛護我，但是似乎您也譏笑我。那件事我們從此不要談起我的作品罷。」他繼續說，人家不能

拿兩個人類來比較；各人有他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各人有他的哼鼻涕的方法。」屠格涅夫答道：「雖然您請我此後不提您的作品，或者您的書，我却不能不和您說明我永遠沒有譏笑過您，簡直沒有。在您的作品裏，有許多是我很愛的，有許多是我一點不愛的，但是我爲甚麼譏笑您呢？我想您早就拿那樣的情感被除了。」再沒有更痛苦的了，再沒有更多見的了：這兩個偉大的靈魂的鬭爭——這兩個靈魂天生本是相尊重的，但是偶然因爲一個錯誤的出發點，因爲一種物質的印象而終生對峙，差不多和兩個不能摘去鐵面具的騎士一樣。

大家想像屠格涅夫的細微的行動，並且常常是最可愛的行動，怎會使托爾斯泰憤怒。在一八八〇年，屠格涅夫在雅絲耐亞坡利安納遇見一些年輕的人，並且能使他們快樂。他在維亞爾多夫人的家裏，沾染了孩子們的習慣，況且他生性喜歡玩弄。一天晚上，那次遊戲是要每人敘述一生裏最美好的愛情時期。屠格涅夫的故事是簡單的，謹慎的，並且完全依照他的作風。他說，他愛過一個少女，但是他相信她不會還答他的愛情。可是有一次，偶然望見她，他看見她用眼睛向他注視，他纔知道她也愛他。如此而已。這是他的最美好的愛情的記憶。說完之後，在那裏的少男少女們，也互相

望著屠格涅夫，在同一晚上，和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跳康康舞。托爾斯泰在他的日記裏寫道：「屠格涅夫……康康……憂愁的。」還有一天晚上，因為桌上有十三個人，屠格涅夫說：「請怕死的人舉手！」他舉起自己的手。那天晚上，托爾斯泰在他的日記裏寫道：「屠格涅夫怎麼不害怕「怕死」呢？」

兩個人爲得互相和解，會經過一種誠實的努力。他們每個人都知道，都認識對方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但是他們沒有共同的尺度，沒有可以相共的情感。在這個人是寶貴的東西，在那個人却成爲沒有價值的了。屠格涅夫不能在托爾斯泰的精神的宇宙裏呼吸。他既認藝術爲獨立的真實，所以不能了解那個何謂藝術的作者。他寫給波龍斯基道：「我很不滿意托爾斯泰，況且各人有他的殺死虵蚤的方法。」又有一次，說起托爾斯泰的懺悔的時候：「我非常關切這件事。這件事是因誠懇、真實和信仰的力而引人注意的。但是那些原則却都是錯誤的，並且結果會引我們去否定那種活動的和人性的整個生命。這是虛無主義的一種。」

當這次一八八〇年旅行的時候，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伯爵夫人說，他從此不寫作了，因為他已不是有愛情的了，並且說，除在愛著的時候，他永遠不能寫作。當然，維亞爾多夫人在他身上保有她整個的力量。當他在俄國最快樂的時候，他忽然和朋友們說：「倘使維亞爾多夫人這時候來招喚我，我也一定要去。」但是他常常自怨這種犧牲於一個有夫之婦的生活。從前，他勸年輕的人們不要結婚。現在，他和他們說：「結婚罷。你們不堪想像老景是多麼艱苦，那時候，你們得和你們的意見相反，坐在別人的巢邊上，接受那些類似佈施的溫慰，並且生活得好像一隻老狗一樣，倘使主人討厭牠，不可憐牠，便可以拿牠趕走。」

可是，當他在俄國最後幾次旅行的時候，另外有些女人使他感覺興味。愛情嗎？也許，因為那個字有着一個以上的意義，但是屠格涅夫的情感常常停留在肉感和友誼的中途。對於他那些美麗的女朋友，和從前一樣，他屢屢談起她們的手，他寫給佛雷富斯基 (la Baronne Verevisky) 伯爵夫人說：「我很喜歡和您在一起過幾個鐘頭，喝些茶，望著那些在玻璃窗上結成冰的圖畫……不多麼不合理……望著您那雙很美的眼睛，不斷地吻著您那雙美麗的手，雖然是大的，但是我喜歡

那樣的手。」過後不久：「我覺得我是老了，這不是快樂的。這竟是很痛苦的。我可怕地希望，在一切的終了以前，能再飛翔一次。您願意幫助我嗎？」（註三）

但是他真的希望離開那塊友誼的堅實的土地嗎？「當我初次遇見您的時候，我愛您得好像一個女朋友似的，在這時候，我有著想占有您的固執的願望，但是我現在不是年輕的，不一定要和您求婚……況且此時還有傍一些攔住我的路的理由。我很知道您不會接受這種法國人叫做「捷徑」的東西。那件事解釋我的品行。」在六十歲，他對於佛雷富茲基男爵夫人的行爲，和從前對於塔西娜·巴枯寧一樣。

但是這位情感的愛的大畫師應當照他的法式再愛一次。在老年和青年之間，存在著一些奇特的對稱。一個人若是浪漫過的，他到老仍是浪漫。老人的愛情，和年輕人的愛情一樣，常常有着一種爲怯懦所形成的微帶苦味的快樂。屠格涅夫在一八七九年一定以爲在俄國找到了一個新的坡林·維亞爾多。人家在那時候正開演他的喜劇：鄉間的一個月。一個次要的女角是由一個年輕的演員，瑪利亞·夏佛利羅夫娜·沙菲娜（Maria Gavrinovna Savina）扮演的。（註四）屠格

涅夫從沒有想到那個角色會有某種重要性，他看見那個藝員對於這個角色彷彿很關心，倒覺得奇怪。他問她道：「可是有甚麼可演的呢？」當他看見她扮演這個僅有輪廓的肖像的時候，他失聲道：「是這個我所寫的費羅企卡嗎？……我永遠不大注意這個人物……在我的意思，主角是納塔利·彼德羅夫娜。」於是他立刻知道那種偉大的才能開發這個角色，並且表示出和善與自制的精神，牠能包含一個初次啟發他的愛心的青年女子。

某一種親密在屠格涅夫和沙菲娜之間成立了。他在她身上不但找著了一個可愛的少婦，並且找著了一個細微的優美的藝術家。在心裏，他的確和坐在第三號白熊腿上時感受着同一性質的情感。沙菲娜和維亞爾多夫人一樣，是光彩煥發的，能轉移一大堆人，並且人家也能和她說：「站住！永遠停留在我現在看見你的樣子的記憶裏罷……」人家也可以拿對於同代人的夢想、計劃、意見、托付給她。況且她是俄國人；屠格涅夫的情感和思想於她永遠是能了解的。末了，「那裏」所沒有了的，她用她的青春照耀着，溫慰着。在頭幾次表演鄉間的一個月的时候，她是二十五歲。她和屠格涅夫的相遇是在俄國的羣衆「饒恕」他之後，並且處處熱烈地歡迎他的時候。那件

事使他回復了青春，並且交還他一些勇氣，他現在自己問道：「是不是一些新芽會偶然從這株老枯樹上生出來呢？……一些年輕的女性的靈魂從各方面來淹沒我那顆老的心，並且，在牠們的溫撫之下，這顆心重新被一些久已萎敗的顏色和昔日的光輝染紅了。」

他在離開沙菲娜時，和她寫道：「我現在覺得您在我的生命裏變成了某種永遠不會分離的東西。我常常地，過於常常地想到您。我愛您。」他邀她到斯巴斯谷來住兩天，因為她要從彼得堡到奧德沙去演幾齣戲，斯巴斯谷衣是她要經過的地方。她拒絕了，但是允許屠格涅夫陪她坐火車到歐利歐爾。

他在那地方和她分手，第二天，他和她寫道：「很可愛的瑪利亞·夏佛利羅夫娜，我回來一個半鐘頭了。我在歐利歐爾過夜——舒服的一夜，因為我祇想著您——惡劣的一夜，因為我不能闔上眼睛……昨天傍晚，您靠近那扇開著的窗——我在您的身前，默默的，——我說出「失望」那個字……您拿那個字放在您自己身上，但是我，我想著另外的事……我想要抓住您，並且想拉您到車站裏……不幸地那種謹慎心，不許做那件事……但是請您想想人家在報上會怎樣說罷！我

現在看見那段題作歐利歐爾站的醜聞的新聞了。「昨天出了一件聳人聽聞的事：那個陪著名藝員沙……到奧德沙去演戲的作家屠……（一個老頭子，）在開車的時候，好像著了魔，從火車的窗子裏抓住沙……女士，並且，雖則那個藝員的失望的掙扎……等等……」在俄羅斯全國是多麼大的響聲啊！可是這不算甚麼……在生命裏差不多是永遠有的。」

接連著幾天，不論他做甚麼，想甚麼，「在他靈魂的深處，一個唯一的相同的音節永遠響著。」他想，在這節車裏的時辰，正是那盞燈的最後的光，在那時候幾乎自己覺得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並且想，那扇已經半開的門，這扇在後面有某種美妙的神祕物顯露出來的門，永遠重新闔上了。

第二年，病了的沙菲娜同意到斯巴斯谷來做一次小小的旅行。這在屠格涅夫看來是一個大好日子。當他為賓客們讀著勝利的戀歌的時候，當他和他們在森林裏散步，聽那「夜的聲音」的時候，屠格涅夫更接近地研究那位女客。他後來和她寫道：「在這幾天裏，我拿您所有的德性和缺點都更接近地認識了——並且我對於您的關係也變得更重要了；您在我這裏有著一個可以完全信任的朋友……」

一個月後，沙菲娜是訂婚了。愛情又一度落到友誼上。可是兩個月之後，他又和她寫道：「請您想像這幅圖畫：十月裏的威尼斯，或者羅馬……在一隻小船裏，兩個外國人。這一個，高大的，笨拙的，有著白的頭髮，長腳的，但是很高興；那一個，一個有著美麗的黑眼睛和黑頭髮的少婦。並且，我們假想，她也是高興的。他們參觀那些美術館，禮拜堂……一同吃飯，傍晚，到劇場裏去……末了……但是我的想像恭敬地止住了……是不是因為應當拿某種東西隱藏呢？……或者是不是因為沒有甚麼應當隱藏呢？」結尾還是那個手的題材：「我不知道有吻起來比您更可愛的手。」

他那最後的一篇短篇小說，克拉拉·米利奇（Clara Militch），大約是因為這種情感和另外一個女伶卡脫米娜（Kadmina）的真的遭遇而觸動的。情節是非常美麗。克拉拉是一個女伶，「熱情的處女」的型典，熱烈地愛上一個禁慾而冷靜的青年男子。他阻撓她進行，因為他害怕生命，（屠格涅夫擅長的題材）於是她在演戲的時候服了毒。在她死後，那個青年男子祇是想着這一幕他所參與的悲劇。死亡占據了他。他結果對她發生了在她活的時候他曾拒絕的情感。

雅爾莫林斯基說：「似乎屠格涅夫在這篇故事裏，想要證明人類不會整個地絕滅；並且想要

證明，倘使愛情是頗強烈的，牠就能擊拿那些親切而溫暖的人性的色彩，賜與那些人家在墳墓的另一面遇見的人物。」這樣，在那些沒有信仰的人心裏，那些強烈的情感同時可以引起那種遺憾和那種對於不朽的泛泛之望。

在屠格涅夫的生命裏，他那俄國式的愛情祇能敷演一套很短促的把戲了。他的住所，是在布喜華爾的「粹林」和杜愛街四十八號。他說：「倘使要做世界大文豪而不能看見維亞爾家，或是在世界的盡頭做他們的司關者，這二者若擇其一，他寧可選擇司關者的地位。」

我們尤其應當想像這在巴黎生活的最後十年，——和這些我們很熟悉的人相處，這些人就是桑、佛羅貝爾，後來是龔古爾兄弟、亞爾豐茲·都德、左拉，以及那個年輕的莫泊桑。我們會說過他對於桑夫人永遠是非常贊美的。她是他青年時代的老師。後來，他明白她帶來給他的世界的形態有一點兒寬泛，但是「在完全的真實還是不可接近的年齡裏，給他帶來了那種足以得着些愛人的不完全的真實。」

和佛羅貝爾，他是更親密了。他在一八五八年認識他，他們在一八六三年親密起來。亞爾豐茲·都德說：「在這兩位天才之間，有一條連索，一種天真的和善的契合；拿他們倆配成夫婦的就是若瑟·桑。佛羅貝爾——強辯家，狙擊家，董吉訶德，有着他那種喇叭似的喉嚨，那種觀察的有力的諷刺，和那些得勝的諾爾曼地人的步法。——的確是這種靈魂的婚姻的乾造；但是誰會拿這個鬚眉闊背的巨靈視爲女人呢？——這種屠格涅夫在著作裏所描寫的女人，這種神經質的、疲倦的、熱情的、像東方婦人似地睡着的、悲壯得和叛逆的力量似的俄國婦女呢？的確在人類製造廠的叫囂裏，靈魂常常弄錯了軀殼，一些男性的靈魂放在女性的肉體裏，一些女性的靈魂放在雷神的骨骼裏。」

那兩個人都殫精竭慮於寫法的完美，在屠格涅夫方面，是更單純些。仲馬說過，佛羅貝爾是一個砍倒一座森林去造成火柴盒子的巨靈。屠格涅夫却砍倒那些細小而白色的樹木，築成一些人類的偉大的木頭房子。但是他們對於藝術的共同的崇拜，拉着他們互相接近。叫屠格涅夫爲「和善的莫斯科人」的佛羅貝爾，拿他當作最好的文學顧問：「我昨天和屠格涅夫舒服地過了一天，

我拿寫成的一百十五頁聖安東尼讀給他聽。隨後，我又拿最後之歌的一半讀給他聽。多麼好的聽客！多麼好的批評家！我是被那種批判的深澈和清潔眩花了眼睛。啊！倘使所有這些從事於批判書籍的人能彀聽見他談話，多麼好的一課！沒有一點兒能彀瞞過他。在一幕一百句詩的劇本的盡頭，他記得一個不大好的形容詞，他給我兩三個關於聖安東尼的極好的指導。」

在一八七〇年戰後，屠格涅夫每星期日到佛羅貝爾家去成爲習慣——佛羅貝爾那時候在巴黎，在他的蒙梭公園的家裏，穿着一件亞拉伯長袍，戴着一頂土耳其帽招待他。屠格涅夫帶來一本歌德或斯文邦 (*Swinburne*) 的書，臨時譯讀給他的朋友們聽。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有時候也來。後來佛羅貝爾搬了家，那些集會就在聖歐諾雷外舉行了。亨利·詹姆斯和我們說：「大家最愛談一些形式的問題。所有在那裏的人都認爲藝術和道德是兩件完全不相關的東西，並且認爲一本小說的唯一價值是在於寫得好。」

屠格涅夫有幾次很驚異佛羅貝爾的審美的理想和理論。他們倆都從浪漫主義開始，但是佛羅貝爾比屠格涅夫更浪漫些。我們想見那個和善的莫斯科人的驚異，當他讀着一封佛羅貝爾的

信的時候：「倘使我像那樣繼續進行，我會在二月底寫完亥羅達斯……這會成甚麼呢？我不知道。不論怎樣，那是在非常誇大的外表下面表現，因為總之，祇有著那些高談闊論、誇大擴張。我們都拿頭髮弄亂罷。」屠格涅夫久已沒有拿頭髮弄亂了，他厭惡高談闊論。

一天，佛羅貝爾和桑夫人說起他的朋友們不贊成他所愛的一篇法國散文的痛苦：「互相同意是多麼困難！那兩個我所最愛，並且拿他們當作真正藝術家的人：屠格涅夫和左拉。他們也會一點兒不贊美沙多白利央（Chateaubriand）的散文，尤其是戈潔（Gautier）的。一些使我傾倒的句子，於他們似乎是空洞的。誰錯了？當您所最愛的人都是那樣遠的時候，怎樣使那些羣衆合意呢？那真使我發愁。不要笑罷。」

每當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總是屠格涅夫談着，佛羅貝爾很恭敬而注意地聽着。莫泊桑描寫佛羅貝爾「宗教地聽著屠格涅夫，用他那有着閃動的眼臉的大藍眼睛釘着他，用這種「揚聲筒」的嗓音，這種在高盧老兵的鬍鬚下面喇叭似地發出的嗓音，回答這種溫和而微弱的語調。」

某幾種不同的嗜好不能深深地隔開這兩個在另一方面是非常接近的人。他們有着那種詩

的同樣的修養，那種斐立斯坦人的同樣的厭惡，他們倆沒有遠慮地一天一天活着，追求着唯一的目標——文學，爲得去達到那種荒野、那種疼痛、那些痛苦、那種不可克制的煩悶、那種宇宙的無能的情感。」他們有着那種同樣的哲學，那種在一個敵視的宇宙之前的同樣的高超態度，那種在平凡之前的同樣的厭惡，並且在心裏，雖然那種屠格涅夫的邁進，那種沒有痊愈的同樣的浪漫主義。屠格涅夫寫道：「一八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我讀拜倫的修玄的第二首歌，那是一道超出一切灰色的畫的光輝的痕迹。」

尤其因爲佛羅貝爾，屠格涅夫接近了一些當時的法國作家。在一八七二年，佛羅貝爾邀他和戴歐菲爾·戈潔和愛德蒙·德·龔古爾一同吃飯。我們在龔古爾兄弟日記裏的這一天，找着一幅老年的屠格涅夫肖像：「屠格涅夫，那個溫和的巨靈，那個可愛的野人，帶着垂在眼前的白髮，溝通兩個太陽穴的犁溝似的縐紋，孩子般的聲調，從喝湯的時候起，用這種天真和精巧的混合，使我快樂——照俄國話說是誘惑我們；那種斯拉夫民族的誘惑，那種因爲頭腦的新穎和淹博的知識而增高的誘惑。」

有幾次聚餐，桑夫人加入在那些朋友裏，她是「漸漸地變成了木乃伊，但是充滿着一些童心和一些百年前的老婦的快樂。」後來因為對於聚餐感覺興味，佛羅貝爾願意每月舉行一次，四月十四日在利喜咖啡店裏，那些此後非死亡不分手的座客第一次舉行聚餐會。佛羅貝爾、屠格涅夫、左拉、亞爾豐茲·都德。

左拉是不大使屠格涅夫喜歡的。他說：「他那種苦味，他那對於四十歲者的怨恨，他那些作品，都使得一個遭遇過不平的事，並且認不公平與生物界混戰大有關係的老年人驚訝。他說：『我的一個俄國朋友，認若望·若各·盧騷是一個祇能在法國才找得到的法國典型。』使他這樣地想起盧騷來的，就是左拉。他也不喜歡他的審美的見解。他和佛羅貝爾說：『我讀了左拉在報上發表的小說了。您以為怎樣。我不滿意牠。不錯，他使我發生一些憐憫，並且我恐怕他永遠沒讀過莎士比亞。那裏有着一種他永遠不能解脫的原始的呆板。』」

在佛羅貝爾看來，和屠格涅夫一樣，這些年輕的人缺少一些詩。佛羅貝爾寫道：「我，和您一樣，讀過小酒店的幾段。這幾段不使我喜歡。左拉變成一個不自然的裝腔作調的女人了。他相信有着

一些有力的字句，好像卡托斯和馬德龍相信有着一些金幣一樣。那種「法則」使他迷亂。他有着一些弄窄他的頭腦的「學說」。請您讀星期一的他那幾段小說罷，您可以看出他多麼相信已經發現了「自然主義」至於那兩個不朽的原素，詩和風格，他永遠沒談過。同樣的，請您詰問我們的朋友龔古爾罷。倘使他是坦白的，他會告訴您法國的文學在巴爾扎克以前不能存在。那裏就是那種智力的濫用和那種墜入平凡的恐懼所造成的。」

那些聚餐常常是不快意的。戴歐菲爾·戈潔說：「我似乎有着那種已經死了的感覺。」屠格涅夫說：「我這是一種另外的感覺……您知道，有時候，在屋子裏有着一種不能趕走不能除去的不可見的麝香氣味……不錯，在我的身旁，似乎有着一種死亡的，消滅的，解脫的氣味。」這種死亡的氣味纏擾他。每個朋友的死滅使他想起自己將近的死亡。「桑夫人的死亡使我非常痛苦。可憐的，可愛的桑夫人，他有着甚麼樣的金的心！沒有一點兒卑小的，惡劣的，虛偽的情感；這是多麼好的人，多麼好的女人！現在，那整個的，是在那裏，在那可怕的，不可滿足的，啞的，笨的，連自己吞下去的東西都不知道的窟窿裏面完了，甚麼也沒有可做的了，我們且盡力保好那浮在水面上的下頰罷。」

在一八七八年，他是六十歲：「這是那生命的尾的開始。在四十歲後，有着一個組成生命的基礎的字：灰心。在六十歲後，生命變成絕對地私人的，並且對於死的防守了。」

在一八八〇年，屠格涅夫和他那些朋友說起一種心的拘攣，「幾天以前，在夜裏，當他在一種半睡半醒的噩夢裏，在他床前的牆上，忽然來了一種雜有一大塊褐色斑點的拘攣，就是死神。」這一年，佛羅貝爾死了。龔古爾兄弟、都德、左拉都走到路昂的偉大的坟山上。在他們的四周，人家從比目魚談到諾爾曼地的女人，從小鴨談到橘子。那座坟山是充滿了野薔薇的香氣。屠格涅夫不在那裏；他那時候正在俄國作最後一次的旅行，並且因為發起一種佛羅貝爾紀念碑的俄國募捐，在那裏變成不得人心的了。

在一八八二年，聚餐會仍照例舉行，但是人家在席上甚麼也不談，祇談着死亡。屠格涅夫說：「我，這是一種熟習的思想，但是當這種思想來的時候，我就這樣地——他一面說，一面用手表示一種否定的動作，——撇開他。因為，在我們這些人看來，那種「斯拉夫的霧」有着某種的好東西……他能假使我們免於理想的邏輯，和演繹法的極端的追求……在我們裏面，你們瞧罷，當你們

是在雪車裏的時候，人家和你們說：「你們不要想着冷，不然，你們死了！」不錯！幸虧這種我和你們說的霧，那個在雪車裏的斯拉夫人不想着寒冷，對於我，那種死亡的理想隱去，並且一會兒消滅了。」

他是病了。在一八八三年，人家要和他割治一種水腫病，並且，真正的文人，他和都德說：「在割治的時候，我想着我們的聚餐會，並且我搜索着那些字句——這些字句可以給您那種割開我的皮，穿進我的肉的鋼刀的印象……好像一把切香蕉的刀似的。」

後來，病變得更嚴重了。沙爾各說這是一種肺膜炎。屠格涅夫在背部感覺劇烈的疼痛。那些醫生不許他動。於是他自己號稱「軟體動物類」，並且潛心於一種以「快樂的失望」為基礎的知命哲學。他為一些和他景況相同的人寫成一些行為的法則：「應當默想過去，滿足現在的需要，但是永遠不要想到將來。為得在和平裏生活，永遠不應當有所計畫，發起甚麼事，信任甚麼人，並且甚麼都不怕……總之，何必動呢？那些蛤蜊動嗎？可是牠們活着。」

但是，那所謂的肺膜炎大約是一種脊髓癌，並且儘管用一些膏藥、綠醇、可羅芳，他一點不能入睡。他感受一些劇烈的痛苦。很忍耐的，他嘗試那些，叔本華的建議，以為分析自己的痛苦可以使痛

苦減輕。人家給他許多有點兒擾亂他的理性的嗎啡。他呻吟着，他願意死。他央求耐煩地看護他的維亞爾多夫人拿他扔出窗外。『可是，我的親愛的屠格涅夫，您於我是太大了，太重了，況且那會使您疼痛。』他不能不微笑了。在三個月內，他是在半昏迷的狀態裏活着。他和批評家阿南柯夫說：『我是在海的深處，並且我看見一些纏在一起的魔鬼，可怕的動物……一種還沒有人描寫過的景象，因為沒有人在牠上面生活過。』

現在，他自己說道是完了。他從事於他的全集的印行。他願意葬身在他的老師普希金的脚下，但是想著他不配這樣。他收到一封托爾斯泰的信，托爾斯泰說：『您的病的消息很使我不安。當我知道您的病是沈重的時候，我明白我是多麼愛您了。我覺得倘使您死在我之前，這在我會是一種絕大的痛苦。』屠格涅夫用鉛筆塗了一封回信：『親愛的，最愛的萊夫·尼古拉維支。我好久沒有和您寫信了，因為我是病了，坦白地說，我是在我的屍床上。我不會痊愈，並且想痊愈也是無益的。我寫信給您祇爲得告訴您：我能是您的同代人是多麼幸福，並且爲得向您作一次最後的請求。我的朋友，恢復您的文學的工作罷。這種您所有的天賦；和所有其餘的一樣，是從那同一的源泉來的。倘

使我想道這封信可以於您發生影響的時候，我會是多麼幸福……我不能說話，不能吃，也不能睡。那使我疲倦得連列舉這些事都不行了。我的朋友，俄國的土地的偉大的作家，聽從我的請求罷。請您告訴我您接到這封信沒有，並且允許我，很接近地最後一次吻您，您的妻，和所有您的東西。我不能寫了，我是疲倦了。」

那動人的莎菲娜，她也和他寫信。他回答她道：「您的信落在我的灰色的生命上，好像一片薔薇的花瓣落在一條混濁的小溪裏一樣。……我的勇氣離開我了……我不想再在未來裏觀望——並且我不再許自己去夢想和您重見……很親愛的朋友，我連您的談話的意義都不敢思想了。」請您時時想起我在巴黎和您分別時是怎樣的痛苦罷——我在那時候所感覺到的——我可以斷言我們的生命也許早就相遇了……但是有甚麼好處呢？和我那個貴族之家裏的德國人拉姆一樣，我在我的棺材理望着，而不是在一個薔薇色的將來裏望着。」

這真是完了，那種生命的奇怪的夢，用甚麼更奇怪的醒覺去終結呢？他在一本小說的末尾，寫道：「生命怎麼過去得那樣快？死亡怎麼是那樣近？死亡是和那個拿魚捉在網中，但仍暫時留牠在

水裏的漁夫相似：魚繼續的游着，可是網拿牠包圍了，漁夫幾時願意，幾時拿牠捉住。」

在他病的時候，他寫他那最後的幾首散文詩：「這藍的天，這些雲，輕的團，這些花的香氣，一種溫和而年輕的口音的響亮，那種藝術的傑作的光輝的美，一種在一個女人的感人的臉上的幸福的微笑……有甚麼好處，那整個的有甚麼好處？」散文詩：「這藍的天，這些雲，輕的團，這些花的香氣，一種年輕的口音的溫和的響聲，那種藝術的傑作的光輝的美，一種在一個女人的感人的臉上的幸福的微笑，和這些盪惑的眼睛……」

「一杓討厭的，無益的藥，每兩小時，那，那是我所不可避免的。」（註五）

在他臨死前十五天，他叫維亞爾多夫人走近他的床前，並且眼睛裏含着淚，請她照他所讀的寫下來：「我願意寫一段在我腦子裏的故事。那會太使我疲乏。我不能啊。」

「讀出來讓我寫罷——她說——我寫不快俄文，但是我相信倘使您是耐煩的，我會做成功。不，不——他說——倘使我用俄文讀，我要在每字、每句頓住，去選擇我的用語，我自己覺得那樣的努力是不可能的。不，我所願意做的，是請您用我們所知道的語言，用一些使我容易地想起的

用語，寫下那段故事。」（註六）

那件工作是照着這種法子做的。那是一個敗落的俄國貴族的故事。牠題作：一個結局。

那個偉男子是瘦得不像樣子了。他說：「人家怎麼能有着一一些蝦蟆的大腿而活着呢？」他在一首散文詩裏，自己問道：「我在死的時候會想着甚麼呢？」但是他在一個夢裏死去。他說：「你們瞧，真奇怪，我那隻腿是掛在那裏，在牆角裏。屋子裏是塞滿了棺材。」雖然他在這時候祇被一些法國人圍繞着，他却說着俄國話，並且讀着一些也許是巴布林從前在蓋滿了蘆葦的池邊讀給他聽的詩句……也許他相信聞見了這些他在兒時所深愛的蕎麥和裸麥的香氣。

在最後的幾分鐘，他恢復了知覺。他說：「走近來些……近來些。告辭的時候到了……和那些俄國的沙皇一樣。」在極小的一會兒，他似乎認識了維亞爾多夫人，說：「這是女王中的女王。他做了多少好事。」他在一八八三年九月三日死去。「他兩天以來失去了知覺。他不感覺痛苦了，他的生命慢慢地熄滅，並且，在兩次拘攥之後，他氣絕了。我們都在他的身旁……他變得和從前一樣的美麗。在死後的第一天，在兩條眉毛之間，他還有着一條因拘攥而形成的深縐紋！在第二天，他那種

和善的素常的表情在他的臉上復現了。人家幾乎要看見他微笑。」

在屠格涅夫棺材的旁邊，宗教的儀式聚集了些有着偉岸的身材，破敗的面紋，永久之父的鬍子的人：「整整的一個小俄羅斯，人家幾疑置身在京城裏了。」許多婦女都從各地方來——一些願意頌揚那位小說家的女讀者。他那些寫文章的朋友在跟他到車站的路上，談着他在佛羅貝爾聚餐會上所講的故事，這些「開始似乎是從霧裏出來，而漸漸地變成那樣動人，那樣使人注意，那樣有控制力」的故事。

遺體是運回俄國去。愛德蒙·阿布(Edmond About)和勒南(Renan)都在車站上演說。屠格涅夫曾經和他的一個朋友說：「請你等候着我們的死罷，你會看見人家怎樣對待我們。」果然，在彼得堡，他的葬禮是一種勝利，自從普希金的葬禮以來，人家還沒有看見過。一大羣人送他到墳山上。恐怖黨發表一篇頌揚他的宣言，在棺材上，所有俄國監獄裏的政治犯獻上一個有着這句話的花冠：「自死者羣，入於不朽。」這樣，這個會以輕蔑的態度加在他生命上不少苦味的青年界，終於對一個死屍表示那種足以感動一個活藝術家的敬意。似乎唯有死亡才允許人類去寬恕天才。

二十五年後，在彼得堡的科學院的大廳裏，一個屠格涅夫陳列館開幕了。人家聚集了所有這些徒令人追懷先烈的可傷物件；一切都在那裏，從華爾華拉·彼德羅夫娜手冊的一小頁（上面寫着：「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午刻，兒子伊凡出生，身高十二佛爾克企」）以至於斯巴斯谷衣那張放着一把獵槍的沙發都具備。不多時，那些看守的人注意到屠格涅夫肖像前面，有一個老婦人每天來更換一把新鮮的薔薇花。這些薔薇花是瑪利亞·夏佛利羅夫娜·沙菲娜拿來的。人家不能想像這個紀念館會比女朋友的纖手獻上的鮮花，更能使屠格涅夫喜歡呢。

(註一) Yarmolinsky

(註二) Yarmolinsky 三四八、三五七。

(註三) Yarmolinsky 三六一。

(註四) 沙菲娜的歷史在這裏是根據一本許多俄國朋友譯給我的 Koni 和 Moltchanof 的俄文原本敘述的。

(註五) Charles Salomon 的譯本。

(註六) Yarmolinsky 三七五。

原

书

空

白

第四章 屠格涅夫的艺术

文字的爭端是那些粗暴而輕浮的玩意兒之一種，倘若沒有這些玩意兒，人類就似乎覺得他們那短促的壽命太長久了。從兩個不同的作家得來的興趣，會成爲一些相異的，相爭持而兩不相害的情感。但是，也和十七世紀那些拉辛（Racine）的崇拜者以醋意的情人態度打算排斥他們愛人想念高爾耐衣（Cornelle）的思想一樣，於我們今日，俄國的文學在西歐掀起了一些新奇而自然的熱情。大家狂熱地愛着杜思妥夫斯基（大家愛他得有理）但是大家却打算處於反對托爾斯泰，尤其是反對屠格涅夫的地位去愛他。「這是習慣，——羅伯脫·倫德（Robert Lynd）說——當大家崇揚一個俄國作家的時候，一定要置其他作家於不顧。好像人類對於文學神明的信仰都是一神論者，並且看見人家向那些敵對的神祇頂禮是不可容忍的。」

也和人事中所常有的一樣，在外表的不合理下面，隱藏着一種真實的情感。我們之所以極力

擁護一個作家之故，並非擁護他的作品，而是擁護我們自己的心理的嗜好。我們對於文學的好惡，我們的去取，是由於我們感情的和精神的需要而決定的。在一本小說裏找到了我們的痛苦或幸福的影像的時候，我們便拿那種仇視的批評當作一個個人的敵手了。那些生存於我們中間的許多個杜思妥益夫斯基對於屠格涅夫都懷着杜思妥益夫基本人的情感。在那讀者的宇宙裏，和在那作者的宇宙裏是一樣的，那些性格互相對立，互相衝撞。再自然沒有了，也許可以說，再正當沒有了。但是，若要拿這些主觀的關係變為一些絕對的批判，這就成為奇怪的批評方法了。責備屠格涅夫沒有寫出一些杜思妥益夫斯基的東西，這簡直是抱怨一株蘋果樹不結桃子。

然而，憑愛好的程度來估定果子的高下，不是可許的嗎？大家不能要求一株梅樹結桃子，這是顯然的。但是，大家不可以說，在那果子的等級裏，批評桃子比桑椹好嗎？那些狂熱的杜思妥益夫斯基派或者托爾斯泰派說：「倘使我們拿那三個偉大的俄國小說家所造成的三個宇宙來比較，我們看得出屠格涅夫的世界是和牠的創造者的性情完全相合的，並且在這幾個世界裏，牠是最屠格涅夫式的世界。我們看得出牠有着一種動人的媚態，並且，以某一點為限，牠是真實的，但是我們

也看得見牠是渺小的」(註一)大家可以立刻審查一下。在讀了兩本小說之後，大家就知道屠格涅夫的佈景，差不多永遠是那屬於小資產貴族的鄉間房屋，「那些用銅裝飾的突肚子衣櫃，那些長圓靠背的白椅子，那些掛着穗子的水晶蠟燭臺，」那張有着舊條紋布的床圍，枕頭前掛着聖像的窄的床，還有那塊沾了蠟燭油鋪在地上的舊毯子。大家熟悉他的風景，那塊歐利歐爾省的荒野，那些樺和柳的樹木，那些雲，那些不散的霧。大家熟悉他那些數量甚少而各具性格的典型。有着那種俄國式的漢姆來德·巴扎羅夫，羅亭。有着那種十八世紀的遺老。有着那種雄辯而無力的革命家。有着那種自足而有野心的青年官吏。末了，在那些女人裏，祇可以分成兩三組：那種溫和純正，多數是虔誠的少女，在煙裏的塔西娜，在貴族之家裏的利莎；那種可怕而不可理解的狂熱婦女，在煙裏的伊蘭；最後，那個荒地裏的馬利安娜，那種以灰色眼珠、直鼻子、薄嘴唇、顯出需要信仰和戰鬥的有力量女性。這些多言而無意志的男子，這些熱情而寬大的女人，造成了一個狹小而關閉的宇宙。人家和我們說：我們離那些托爾斯泰和杜思妥益夫斯基所能指揮的人羣是多麼遠呢。

也許是對的。但是，我不明白人家能嫌一個藝術家的世界太小。一件作品的好壞既非因為牠

的容積，也非因為那所表現的對象的重要性而估計的這正巧好像人家對於靜物畫家嫌他們所畫的東西微小一樣。這好像人家說斐爾默爾（Vermeer）不是一個大畫家，因為他祇畫一些小什物；沙爾丹（Chardin）是一個不及柯爾蒙（Cornon）偉大的畫家，因為沙爾丹祇知道一小組為地域所限的人物。（巴黎的勞動的資產階級）我覺得真實反在乎一個藝術家能限制自己所研究的領域纔好。一個人不能熟悉一切，所以一小幅正確地畫成的圖畫，比「一幅不正確的大壁畫」更能使我們了解人性。一個小說家能真實地說出三個德國人，十個德國人是甚麼樣子；他却說不出德國是甚麼樣子。換言之，他祇能在儘量描寫他所知的德國人時，纔說得出德國的樣子。雖然在獵人的回憶裏，屠格涅夫除去幾個斯巴斯谷衣鄉民的小影之外，也許沒有給我們甚麼，然而他使我明瞭一八三〇年的俄國狀況，比那些鉅冊的俄國歷史好得多。

此外，倘使那些屠格涅夫的典型果是種類不多。然而在這這些種類裏面，那些形形色色却是不可數計的，並且是非常確定的。有人和我們說：屠格涅夫的每本小說裏，您找到那種怪脾氣的女人和那種俄國式的漢姆來德。不錯，但是這些不同的漢姆來德却沒有一點兒相像。巴扎羅夫迥

不是和羅亭一樣的人物。巴扎羅夫是沈默的，而羅亭是好談論的。巴扎羅夫是能愛愛的，而愛是羅亭所不能的。那個貴族之家裏的憂鬱的拉富雷茲基也是一個漢姆來德，不過是比較的簡單，比較的天真的。在荒地裏的納嘉諾夫是一個攙夾著瞿亮·梭雷爾的漢姆來德。但是一個貴族出身的瞿亮，這便成爲一個新鮮的人物了。我還要說到一些獵者的故事裏的鄉人。他們有著許多相同之點，他們可以有著許多相同之點，但是他們的性格是分得很清的。或者人家能正確地拿那種婦人描寫的簡單指摘屠格涅夫，但是人家也能以此指摘其他的大小說家。所有的人幾乎都被一種女人的典型所顛倒，並且情不自禁的去追蹤牠。他們常常祇爲描繪這類典型而寫作。當我們說起「一個拉辛的女人」時，我們便想起一種同時包括洛克珊，愛斯德和菲德爾的頗概括的典型，但也是一種確定的典型。這能算做加於拉辛的迫害麼？真是一個大藝術家，拉辛和屠格涅夫，在那些無數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裏面，選出了這些能爲他們的藝術所分解的人物。這是最自然，也是最正當的方法。

還有一種迫害：屠格涅夫不是一個創造的天才。

應當明白「創造」這個字的意義。一個小說家應當在一種不可了解的虛無裏找出人物來呢？還是應當更簡單地在觀察自然的時候描寫出來呢？我雖然可以立刻指出這個問題似乎是不妥當的，但是我們知道屠格涅夫自己的回答是甚麼。他永遠「自負」是一個沒有幻想的人，他說：「我永遠沒有僅從我的幻想創造過一個人物。我必須要一個活人來做一個角色。」

感謝馬松先生 (M. Mazon)，他曾經公布一篇關於屠格涅夫遺在巴黎的零星殘稿的重要分析。我們今日纔可以研究那種屠格涅夫藉以利用活人的機構。在這些紙稿裏，人家拿他在熱烈工作的時候捉住。當他著手寫一篇小說的時候，他先立一個人物表。模特兒的姓名常常寫在那小說裏的人物旁邊。譬如在初戀的人物表裏，寫著：

我，十三歲的小孩子。

我的父親，三十八歲。

我的母親，三十六歲。

後來，他又改作：我——十五歲的小孩子，大約因為想到了自己情感的早成不大像真的緣故。在前夜的人物表裏，卡拉泰夫（書的源泉）的姓名是和那個保加利人卡脫拉諾夫（Katerinov）同寫的。

在這個表後面，屠格涅夫寫了一些關於人物的記載。人家於此找得到他們的物質上的描寫，他們的祖先，比如：「遺傳的癲癩；母親的一個表姊是瘋狂的，」末了，一些精神上的批評：「放縱而帶著某種怯懦……不用說，是和善而誠實的……對於宗教的神祕是信從的。」常常在這些扎記裏，一些容貌描寫是從許多真人身上借來的：「臉上是死去的沙未英和那個凡樂金瘋子的表情」——「哥路金願意成爲一個進步主義者，和那個唐可夫兵士是一類的人物。」

所有這些研究過小說家的工作方法的人，都知道屠格涅夫和那些更偉大的小說家是相像的。巴爾扎克也承認這種取以充實他的作品「活魚池。」我們認識托爾斯泰的模型中的某幾個人。普路斯特博士（Docteur Proust）有一天會公布那些馬爾塞爾·普路斯特（Marcel Proust）的筆記本，人家在裏面看得見他用扎記的方法造成他的書中人物，並且，在裏面也和那些「屠

格涅夫的札記相同，那些人物都還附載著他們的真名姓。藝術的創造不是一種無中生有的創造，這是許多種實物的成分的組成。人家不難指出那些最離奇的小說，這些看來像是離真實的觀察很遠的小說，如格里佛遊記、愛夏坡的故事，但丁的神的喜劇，或是嘉雷 (Jarry) 的烏布王，都是用記憶造成的，好像那些德·文西的妖怪或那些雕柱上的魔鬼都是藉人或獸的形象造成的一樣，又好像那種機械的發明不是一種原質的創造，而是一種已知的零件的新配合一樣。華來蒞 (Valey) 說：「藝術家『用實體的方法』搜集、儲藏、配合一大堆的願望、意思和從精神以及物質方面得來的條件。」此外，應當補充說明：這種的機械，一旦已經裝妥，便由於牠自身的運動，變成生命的產生者了。如此，普路斯特利用孟德斯鳩造成了沙呂士，便立刻可以無需模特兒而「談著沙呂士」了。在巴爾扎克方面，這種小說中人物的自有的生命是很可以注意的，尤其在他晚年的時候。

但是，倘若那種無中生有的創造是不可能的，那末小說家仍然祇可以接近，或者比較的接近那種自然體面工作了。屠格涅夫說：「我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並且他認定一個藝術家的唯一的

責任是去誠實地描繪他所見的。但是，問題是很複雜的。

描繪自己所見的，重新產出自然，這也許很對，可是怎樣重新產生呢？自然是無盡藏的，牠在空間裏和在時間裏是同樣的複雜。一個人頭腦裏一小時所經過的許多幻像和理想，足足可以用來寫一本四百頁的書。倘若在某一本書裏，我們願意不祇抓住一個人的生命，而願意抓住一組男人或女人的生命，那末我們的寫實主義便顯然應當讓步點兒，而加以剪裁、選擇。德拉克羅亞(Delacroix)在繪畫上咒詛寫實主義。他說：「倘使你們願意畫些寫實的圖畫，請你們雕成一些人形的軀體，塗上些像真的顏料，並且你們可以在內部裝一套彈簧讓牠們變成活的。你們就成爲真實的了，你們就可以接近生命，但是你們做成了一件藝術品嗎？當然沒有。你們恰巧做成相反的了。」

藝術不是自然，牠原則上是人生的。人類感受一種藝術的需要，即是使自然（這自然是含混的）能爲人類的頭腦了解的需要。——拿一些在自然中不可得見的結構提供給人類。那件事，是屠格涅夫很了解的。他喜歡引用培根的那句話：「藝術，是加在自然上的人性。」並且哥德的那句話：「應當拿現實提舉到和詩一般高。」

並且（這是屠格涅夫的文學原理的全部）若要批判那些藝術作品，便必須明瞭寫實主義的理想和詩的理想是並不相背的。一篇小說和真實的生命不同，這是不錯的。牠是被限制的，牠是被支配的，牠是被配合作成的。但是這種產生出來的總體，應是由許多實物做成的，並且牠本身應是像真的。一齣莎士比亞的悲劇不是「一塊生命的斷片」，但那些人物却都是些活著的人物。波羅紐絲是一個真正的倖臣，漢姆來德是一個實在的青年。一個小說家比一個戲劇作家，更不應當描寫一些「漂亮事」。在屠格涅夫的小說裏，永遠沒有一個人物演過一套滑頭戲。獵人在書裏找得出一些正確的獵人印象，鄉人在書裏說著一種鄉人的用語，而不用畫家的態度來批判自然界。女人們在書裏都是女性的。我們剛纔說過，這屠格涅夫的世界是微小的，但正因為他具有限制他的宇宙到他能見的程度為止的勇氣，他纔是這些差不多永不說謊的罕見的小說家之一。

但倘使屠格涅夫因為敘述的真實之故而是一個寫實主義者。那末保羅·布爾惹先生，有一天在泰因先生（M. Taine）家裏，聽見他撮要地敘述他對於描寫藝術的理論。「描寫的技能，於他看來，似乎全在於那種有表現性的事物的選擇。他以為描寫的方法永遠應是間接的，並且與其

是「明示」的，毋寧是「暗示」的。這是他自己的用語，並且他讀給我們一段托爾斯泰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裏，這個作家祇用簡單的一筆便使得那在河邊上的良夜的寂靜，成爲可以感覺的：一隻蝙蝠飛著。人家聽得見那兩個翅尖兒相碰的聲音。屠格涅夫便永遠用類似的方法描寫。我可以隨意舉出幾個這樣的例子。試看在那本荒原的李耳王裏，那幅九月裏的森林的圖畫：「寂靜是那樣的深，使人能在百步之外，聽見一個松鼠在佈滿地面的枯葉上跳躍，或者聽見一枝枯枝從樹頂上脫落，輕輕地碰著傍的枝子，並且落下，落下，去掉在萎黃的草裏永遠不動……」

這是我在貴族之家裏找來的另外一個例：「那間廳子變得安靜了，人家只聽見蠟燭頭的爆炸，間或聽見一隻手碰著牌桌的聲音，或者一種加點的喊聲。」

「夜的清氣帶著那黃鶯的響亮熱烈而大膽的歌聲從窗裏滾滾吹進。」這些近似佛羅貝爾的描寫的例子，很彀使人明白屠格涅夫所慣用的手法了。他先讓幻景在他眼前復活，然後他拿那最先迸出而常係主要之點的部分寫出來，再拿傍的部份來做陪襯。

抓住那主要之點，與其說明，不如暗示，這都是那些藝術的、優美的、並且是強有力的法則和手

段。有人會拿屠格涅夫的藝術和希臘的藝術作過詳密的比較，這是一種正確的比較，因為彼此都能用嚴加選擇的數點，來襯出一件十分複雜的東西。

從來沒有一個小說家能這樣美滿地證明一種方法的經濟。一個人祇要稍微有點兒做小說的經驗，他最先就要驚奇何以屠格涅夫能用一些這樣短的書，去表現一種那樣長那樣充實的印象。倘使人家拿那種方法來分析，人家便找得到一種很祕密、很完美的組織方法。屠格涅夫的那些小說永遠成就於一個緊要關頭。一個米雷地斯，一個喬治·愛利歐脫都願意從童年時代起，寫成一部英雄史。托爾斯泰作品的樞要節目遠遠地寫起。屠格涅夫差不多永遠驟然在主題上落筆。父與子是幾個星期內的事，初戀也是如此，貴族之家在拉富雷茲回來的時候開始；煙在遇見伊蘭的時候開始。當讀者一經被驚異的情感吸住之後，那位作家便縮了回來，向著他認為必需開發的路徑前進。當人家讀著屠格涅夫的時候，差不多就聯想到法國古典派悲劇的時間統一律，所以他竟是一個偉大的古典派。他也有著那種偉大的古典派對於「巧局」的厭惡。和那個喜用爛熟題目，平常結局來寫劇本的莫利哀一樣，屠格涅夫最重描摹某一種性格，或者確定某一種情感的

變化。在那本荒地的場合，馬松先生的文獻便說：他爲他的人物做了十八個月的工作和默想之後，才找到了題目和莫利哀還是一樣，他喜歡用一種近於古風的對稱方法：那種貞潔的婦女（利莎，塔西娜）和那種放縱的婦女（華爾華拉，伊蘭）對立；那種實際的人對於那種藝術家；那些父輩對於那些子輩。他的結構比起托爾斯泰或杜思妥益夫斯基的結構是天真得多，原始得多。

在那種性格的描寫裏，也同樣有著那種方法的經濟。和那些風景的描寫一樣，嚴加選擇的數點可以將其餘的事不言而喻。譬如：在貴族之家裏，拉富雷茲基脫離了一個欺騙了他的蕩婦，華爾華拉·巴夫羅夫娜（*Vavara Pavlovna*）他以為她已經死了。他忽然在家裏見著她。他用一種正當的嚴肅態度接待她。她拿她的小女兒指給他看，想去感動他：

「阿達，看，這是你的父親，——華爾華拉·巴夫羅夫娜一面用手分開那覆在女孩子眼睛上的頭髮，一面用力摟著她，說，——你求他跟我在一起罷。

——這是爸爸，——那個孩子大著舌頭吃吃地說。

——是的，我的孩子，你不愛他嗎？

拉富雷茲基並不在意。

——這是多麼滑頭戲啊。——他喊道，末了，他從屋子裏走出來。

華爾華拉·巴夫羅夫娜呆了一會兒，於是，微微聳了一聳肩膀，她拿那個女孩子抱到旁一間屋子裏去，和她脫了衣服，把她安睡了。然後，她拿起一本書來，挨著燈坐下。她大約等候了一個鐘頭，纔決定上床睡覺。

——怎末樣，太太？——那個拉富雷茲基太太從巴黎帶來的女僕一面和她的女主人脫衣服一面問。

——啊，旭斯丁——她說——他老得多了，不過我以為他還保有他的好處。請您拿那雙晚上戴的黑手套給我，明天請您拿我那套直襟的袍子預備好，尤其不要忘記阿達的羊肋……我想這裏是不容易得到的，不過應當想法子去找來。

——到那裏算那裏罷，——旭斯丁答道，於是她吹滅那枝蠟燭頭。」
那幕情景是屬於一種忘不了의 冷酷。華爾華拉·巴夫羅夫娜的無情，她那種可操勝算的美

婦女的私心，她的丈夫的短處，在一頁書裏所給我們的影像，好像能使我們在生活上一眼便看清那些人物的了。然而一點兒也沒有說明。在我們眼前，沒有任何精細的分析以敘述華爾華拉·巴夫羅夫娜的內心活動。但是，在那樣難堪的一幕之後，她想到她那手的美麗，而要那雙晚上戴的手套。那就儘數了；我們認識她了。

但是我們說過，爲要說明藝術，只用「寫實主義者」那種字樣是不敷的，必須還要說明屠格涅夫是一個詩的寫實主義者。那是甚麼意思呢？「詩」這個字，本來是一個命義含混的字，但是永遠不應當遺忘「詩人」這個字在字原學上的意義，是「造作的人」。詩，便是那種爲人類再造，創造世界的藝術，也就是在牠的身上放上一種形式，尤其是一種韻律。拿這種神祕的單一性重新建築起來，拿自然和人類的情緒聯合起來，拿那些個人的遭遇重新納入這些雲和太陽、春和冬少和老的廣泛的協調的活動裏面，這便是一個詩人，同時是一個小說家。

想起屠格涅夫的任何一本小說，不能不引起一種拿自然和情欲聯合在一起的偉大的自然圖

畫。在煙裏，我們追隨著這些在田間漸漸消失的白色雲霧。我們不能忘去那初戀裏的花園，那貝新草場的夜，那地密脫里·羅亭和那從此見捐的少女最後相會的池子。

一個詩的寫實主義者知道人類的的生活並不是祇為一些平凡的雜事而造成的，牠也混合著許多偉大的情感，一些煩悶，一些神祕和一些高貴的幻想。那種夢成為真實的一部。若去疎忽牠，用方法去排斥牠，這無異在真實裏剝削了這種使真實成為人生的東西。那正是屠格涅夫所說的話，他寫道：「左拉的大不幸，是他永遠沒有讀過莎士比亞。」

原文也許是應當解釋的，因為關於左拉的詩有許多應該討論。但是我們很可以感覺到何以在屠格涅夫的眼裏，左拉的藝術是淺薄的。屠格涅夫以為倘使我們疏忽了某幾種溫柔的情感和某幾種快樂的活動，那末，生活的形像便是不完全的虛偽的。有著一幅平凡的寫實畫，和有著一幅平凡的浪漫畫是一樣的。顫音是和旋音一樣危險的。屠格涅夫說：「我不是自然主義者，我是超自然主義者。」這確是真的。他那些朋友所缺少的，（不論佛羅貝爾、龔古爾兄弟也都和左拉一樣的缺少）正是認識人類情感中最單純，最有力的部分。愛德蒙·德·龔古爾聰明地注意到這一點，

在一次聚餐之後，屠格涅夫用一種極嫺雅的態度，說明愛情何以是一種有特殊色彩的情感，並且說左拉或許會走錯了路，倘使他不願意容受這一種色彩。龔古爾寫道：「在這裏，有一種不幸，這就是不論佛羅貝爾——他關於這些事情的口頭的誇大姑置勿論——不論左拉，不論我，都永遠沒有嚴肅地愛過，並且我們都是無能力去描寫愛情的。」他們果然都是無能力去描寫牠的。屠格涅夫說：「並不是他們缺少才力。不過他們不循著正路走，他們過於想像了。他們的文學帶著文學的氣味。」

屠格涅夫，他是愛過的。他曾在白熊皮的一隻腿上坐過。他是「浪漫」過的。在他對於坡林·維亞爾多的態度看來，有著某種騎士的意味。也許是友誼，也許是愛情，他感受過這些熱烈而經久的情感——一個人一經這些情感的接觸，便在靈魂上染了那樣特殊的「一種色彩」，立刻使我們在一個政治家或商人的心裏，看出這個已識真愛的人有了某種寬洪的爽朗。拿這個人從卑鄙醜態裏提拔出來。屠格涅夫的書的內容，大部分是從那裏來的。

當然，愚蠢的肉感也是真實的，並且是必要的，然而應當知道牠在一本小說裏含有一種單調

和一種無比的厭倦。許多小說家能拿愛欲說得很好，是一樁事實，我現在想到斯當達爾至少也和屠格涅夫一樣，都是一些純潔的小說家。拿感情生活的生理的機械動作闡發盡致的普路斯特，差不多永遠有一種恰到好處的限度，並且當他放棄了這種限度，便失敗了。我寫出這件事來，不是爲著道德上的成見之故，因爲道德和藝術是兩不相干的，而是爲著那件事在我看來，揭發了一種審美的重要法。

我們剛才舉出的許多要點（願意祇去描寫自己所熟悉的事，拿自己所感受的偉大情感穿插在作品裏面。）本可以引我們到一種非常主觀的藝術論。屠格涅夫却相反地主張一個小說家應當是客觀的，並且「在角色的背後隱去」。他和泰因先生說：「應當割斷那條在人物和自己之間的連索。」（註二）他答復一個願意從事文學而向他請教的青年，寫道：「倘使人類的容貌和他生活的研究比起自己的情感或自己的理想的表現更引起您的興趣，倘使正確地去描寫外部——不止於人，而且及於一件平常的事物——比起溫文熱烈地去談論「您」對於人或物的感

想來得更有味；那意思就是說您是一個客觀的作家，那末，您就可以計劃一個故事或者一本小說了……」

這種佛羅貝爾和屠格涅夫一樣都有的態度似乎和現代小說家的方法相違反的。現在多數的人都用完全主觀的方法來描寫，並且想在讀者的心裏創造那種由於一個嚴重的事件所引起的感覺，——方法是寧可分析這種感覺，而不願描寫那些引起感覺的事物。其實，那兩種方法於我看來同樣地可以採納，並且，倘若用屠格涅夫的名義，去責難普路士特，是再荒謬沒有的了。爲甚麼在客觀的作家和主觀的作家之間，應當有所偏袒呢？指點世人的方法本來不止一種。我以爲其實一個極願成爲客觀的作家，永不能禁止他自己的人格在作品裏顯露。一個人是爲幾種成見所標誌的。這些成見不由自主便自己顯露出來。讀著米雷地斯，便不能不想到米雷地斯在壯年時代愛過一個少女。在他作品的那些少女的典型中，有著顯然和一種深在的情感連係的媚態，一種美好同樣地，在屠格涅夫的小說裏，我們看得清清楚楚他那溫柔的、情感的人格，他那永遠對於一個用熱情包圍他的女人的呼喊。就是用這種近於先天性的單調，使得一件作品有其生命。我們

能割斷那條在人物和幫助人物的想像之間的聯索。我們却不能使得人物和他們的創造者沒有一種自然的相像之點，並且人物之間各不相像。

況且屠格涅夫絕不禁止內心的觀察。他以為一個藝術家應當觀察一切，以至於拿自己也當作一個觀察的對象。他說：「一個作家不應當讓痛苦去毀壞自己：應當利用一切。作家是一個神經質的人。他比別人感覺得多些。不錯！就因為那個緣故，他應當約束自己的性格；他應當永遠絕對地觀察自己，並且觀察別人。倘使在您身上來了一樁痛苦的事，您可以坐下，寫道：『這樣那樣來了；我覺得這樣那樣痛苦。』那種痛苦會消失掉，而餘下一頁美妙的文字。這頁文字，有時竟能成爲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的樞紐，因爲牠是真實的，是從活人身上取來的……」此外：「倘使所有不幸的藝術家都自殺了，那會連一個藝術家也不存在，因爲藝術家多少都是不幸的。一些幸運的藝術家，是不會有的。幸福就是休止，休止絕不能創造。」

我們看得出他是同時主觀而又客觀的。他實際上不喜歡系統和派別。他以為自由於藝術家是必要的：「您覺得被一種快樂而天真的心情所掀動嗎？您想要在一些詩的情境裏沈湎嗎？您就

去沈湎罷！反之，您希望辨認您自己的感覺嗎？您愛用一隻偵察的眼睛去窺視整個的事物，拿那些事物在您的分析之下像核桃似的弄碎嗎？您就去這樣做罷！一個藝術家只應當忠於自己，而不應當忠於一個派別。

他祇對於一點是不妥協的。他以為一個小說家永不當故意想法子去證明一個宗旨。一個藝術家和一個道德家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東西。契訶夫說：『當我描寫一些偷馬賊的時候，也許您願意看見我加上一句：「偷竊馬匹是壞事。」不過批判他們是法官的職務，我的職務祇在去表現他們是甚麼樣子。』藝術是一種脫逃，不是一種論證。並非一個小說家不能與理想發生關係。理想的表現和感情的表現是一樣的，成爲這個他所想要描寫的人生之一部；但是那些理想應當在作品裏表現得好像書中人物的靈魂一樣。這些理想應當從人的性格裏產生，不應當拿牠們鑄成模範。這些理想應當互相衝突，使我們自由選擇。屠格涅夫絕沒有任何的努力要去「了解生命。」他沒有給我們一些道德，一些形而上學，一些哲理。這不是他的職務。他給我們講一個故事，他使我們認識一些人。好幾年來，在法國有人談著那種純粹的詩。屠格涅夫却給我們帶來一個如何纔是

純粹的小說的好例子。

他在這一點上，對於他那些法國朋友有一種絕大的影響。那個年輕的莫泊桑很遵從他，並且比佛羅貝爾還要取法於他這種講故事的態度。莫泊桑寫道：「雖然他的年齡已老，屠格涅夫在作品裏有著那最近代最進步的理想，排斥所有那些拙劣而帶有戲劇結構的小說的老朽形式，而祇從生活裏取出小說來，沒有機巧，沒有奇奇怪怪的事件。」在屠格涅夫方面也很稱贊莫泊桑。托爾斯泰談起，有一天在雅絲耐雅波利安納旅行的時候，屠格涅夫從他的手提箱裏拿出一本小小的法國書來，交給他。說道：「請您有功夫拿牠讀一讀這是一個青年法國作家。您瞧瞧，這還不壞。」這便是那本德利葉老店。

屠格涅夫在作風方面和在章法方面，都一樣地爲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八〇年的法國作家所宗。正如安德雷·喜德所說，在一個作家已不能不比較十件事而說一件事的時代，重複地閱讀屠格涅夫是不無小補的。屠格涅夫和斯當達爾與美利美，契訶夫與托爾斯泰，都同樣地知道那種字的力量是儘數應用的一個通常的字——即使牠是獨用的——也有牠的命意所在。不然，何必要

一種語言呢？但是倘使那個字已經費用了，何必再用一些毫無用處而醜陋的頑石來裝飾牠呢？我知道那些瑣碎的字眼常常會弄得讀者麻木不仁。我知道人家要說：「當我們感覺無力的時候，用簡潔的方法去描寫是容易的。」但是那美利美，斯當達爾，屠格涅夫的情況並非如此。這三個人都是賦有一種細緻而活潑的感覺的。他們都祇以為，——我也作如此想——真實的感覺恰巧在於虛偽誇大的否認，粗製濫造的劇本不能成為戲劇。拜倫，在他短促的壽命的末年，在認識了真正的戲劇的時候，非常厭惡在他青年時代所寫的粗製濫造的詩。倘使屠格涅夫在他綿綴的兩年中，批判一下他自己的作品，應該愉快地想到這一層，並且也許確信在那身後的光榮裏面，他有著某種的重要關係。真理永不老朽，所以孩子們在今日仍和亥克多爾和安都馬格 (Hector et Andromaque) 所生的兒子相似。正如他所說的，「新奇而不怪誕」是可能的。我也以為我們祇有在不怪誕的限度以內，才能含有非常新奇的意味。

屠格涅夫的老師，普希金寫道：

「詩人，請你不要拿一般人的愛好當作一回事！那一時的熱烈的贊美聲過去了；你會聽見那

笨人的批判和那冷酷的羣衆的笑聲；但是你啊，沈着的，安靜的，犷悍的待着罷。

「你是一個王：孤獨地活着。從一條自由之路向着你那自由的靈魂引你去的地方走去，不斷地拿那些你所寵幸的思想的果子好好地培養，不要對於你那高貴的殊勳要求報償。

「思想是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是你自己的最高法院；你能比任何人更加嚴格地批評你自己的工作。你喜歡這樣嗎，你，苛求的藝術家？」

「你喜歡嗎？那末，就讓那一羣人去責備你罷。」

屠格涅夫終身對於他自己，是這種苛求的批評家和「最高法院。」我們在五十年後的今日，批准了他對於書中人物所下的無聲裁判。（註三）

（註一）Haumann

（註二）Bourget 所述

（註三）在保羅·華來茲剛剛發表的一些短文裏，我欣然找着兩段文字，可以視作屠格涅夫的「新奇而不怪誕」的註解。原文如下：

「這第一眼就使我想到曾聽見德加斯 (Degas) 說過的一句話：「平凡得和那種美麗的圖畫一樣。」

「這句話是不容易解釋的。但是看見了某一幅拉斐爾 (Raphael) 的畫便非常明白了。「神祕的平凡」沒有一點兒賣弄，沒有一點兒濃厚色彩，沒有一點兒生硬，一點兒黏着的光線，沒有一點兒強烈的對稱。我認為那種美好祇在於鄙棄所有那些流於誇大的方法。」

「新奇，新奇的意志。」

「新奇是這些結果會比食物更需要的刺激性的毒藥之一；這些毒藥一經成為我們的主宰之後，便永遠要增加分量，而使這個分量漸漸致人於死命。」

「這樣地去沈湎於事物的致命之部——這部分正是牠們的新奇性——是可異的。」

「你們難道不知道在那些最新奇的理想上面，應當加上些不知何等高貴的神情，不是草率成事的，而是鍛鍊成熟的。不是異常的而能生存千百年之久，並且不是今天早晨造成的，發現的，而祇是遺忘了，從新找出來的。」

原

书

空

白

第五章 屠格涅夫的人生觀

一天，一位太太寫信給屠格涅夫，說她的兒子要做一篇關於屠格涅夫的哲學的論文。她要求一些指導。屠格涅夫却很爲難，他不信自己有哲學。他以爲一個藝術家最先是一個觀察者。一個正在那裏觀察的藝術家，那時候不成爲藝術家。他隨後纔能靜心靜氣地找出當時所得的感覺，而那些感覺在那時候於他纔成爲藝術的資料。但是那種因抽象的理想而起的鬭爭，在屠格涅夫看來，似乎於作家是危險的。他說：「當我眼前沒有一些具體的形象的時候，我是整個地喪失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我永遠覺得人家可以用一種同樣的正確來主張和我相反的理想。不過倘使我談着一個紅鼻子，或者一根白頭髮的時候，那根頭髮必是白的，那個鼻子必是紅的。任何的辯論不能改變那件事。」那種辯論的厭惡；那種在他青年時代所愛幹的哲學的饒舌的厭惡；那種以爲這些爭辯毫無用處，人類不爲此而生活的理想；那種以握手、歎息、郊遊、工作的鼻紅髮白的人類爲最重要

者的理想；那就是屠格涅夫對於理想的顯著的輕蔑。

他這樣答復那位問他要求他的哲學概要的太太：「我簡捷地說明，我實在是一個祇與人類臉面的真實發生關係的寫實主義者。我對於一切超自然的事不聞不問；我不信仰那些絕對的主義和那些門戶之見。我愛自由勝過世上的一切，當我批判牠的時候，我能感覺到偉大。凡是人類的，於我都覺得可愛，斯拉夫主義和所有其他的教派一樣，於我是不相干的」（註一）

這是一個誠實而頗足以撮述他的態度的答覆。這段答復是我們罕見的他的積極的文字之一。那些旁的積極的文字都是從他的小說裏取出來的片斷，一篇題目叫作殼了的短文，一篇關於漢姆來德和董吉訶德的講演稿，還有幾段在散文詩裏的象徵文字。

以下，似乎就是從他的作品裏流露出來的「屠格涅夫眼中的世界的形像」。

當然，屠格涅夫是一個悲觀者，或者，至少，關於那種力與物的宇宙，他是如此的。在他的眼中，相信自然爲善是一樁瘋事。自然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惡的。牠是無所謂的。「牠創造一些事物並不顧慮到牠們將來的命運。牠創造一些會和前次所創造者爭鬪的事物。牠拿一些戰爭的武器給與彼

此。牠不關心地拿雙方的武器都改造得精良銳利。牠像是一個拿軍火供給兩個軍隊而坐視其永久戰爭的無上的裁判者。」他在那些散文詩裏，談着一個以人格者的自然爲中心人物的夢境：

「我走進一間有高大穹頂的地下大廳。那整個的廳子是充滿了一種似乎從地下發出的平衡的光線。

「正中坐着一個穿着一件博大的綠色長袍，態度巍峨的女人，頭靠在她的手上，她似乎沈溺在一個深邃的夢境裏。

「我立刻明瞭這個女人就是那位自然，並且，像一個驟然的寒冷似的，一種帶着敬意的恐懼襲進我的靈魂裏。

「我走近那個坐着的女人身旁，並且，一面恭恭敬敬地向她行禮，一面喊道：

「——哦，我們的共同的母！你想甚麼呢？不是想看人類的未來的命運呢？不是想着那些能使人類儘量達於美好和幸福條件呢？」

「那個女人拿她那兩隻尖銳而可怕的陰暗的眼睛慢慢地向我轉過來；她那兩片嘴唇開了

一點兒，於是我聽見一種好像鐵和鐵相撞的響亮的聲音：

「——我想着在跳蚤的跼筋上加上一種較大的力的方法，使得牠容易免於敵人的追趕。那種攻擊和防禦的平衡力已經破壞了；應當從新建設起來。

「——怎麼——我吶吶地說——你想的是那件事嗎？但是我們人類不是你所最寵愛的孩子嗎？

「她微微地繃了繃眉毛。

「——所有的動物都是我的孩子。——她說——我對於牠們都取一種平等的顧憐態度，並且我也同樣地使牠們絕滅。

「但是……那種善……那種理性……那種公道呢——我又唧唧咕咕地說。

「——這是一些人類的用語，——那鐵的聲音答道——我不知道善，也不知道惡。你們的理性不是我的法律，公道是甚麼？我會拿生命給你，我將來拿牠從你的身上剝奪下來，我再拿牠給與一些旁的東西；給地上的虫豸或者給人類，是無所謂的。至於你，在等待着的時候，自己防衛罷，不要

再和我麻煩。

「我想要辯白；但是那在我四周的土地，震耳欲聾地怒吼，震撼……」

「於是我醒了。」

我們記得他在兒時曾做過一條蛇和一隻蝦蟆爭鬪的證人，他就從這上面，引起他那厭惡自然界的爭鬪的初期理想。那種人生的觀察仍然沒有改變他兒時的理想。在他看來，宇宙似乎是被一些不拿我們人類的善、惡、公道、幸福放在心裏的絕大而愚蠢的力所支配。

自然地，一種造成那樣的宇宙觀念的思想不會是一種宗教思想。在屠格涅夫的眼中，人類在宇宙的設計裏是不比螞蟻更重要的。在他的一首詩裏，他想像庸夫洛和芬斯泰拉爾亨二山的談話。庸夫洛和她的鄰居說道：「有甚麼新鮮事？那裏出了些甚麼事呢……？」

「還是那種同樣的事，——芬斯泰拉爾亨山說——那幅同樣的圖畫。是惡劣和塗鴉的。河海的蒼藍，樹木的烏黑，亂石的灰暗。在這幾堆東西的周圍，人家還看見各種醜惡的虫子蠕動，你知道，這些永遠不能沾汗你和我的兩條腿的小畜牲——一些人類嗎？——不錯，一些人類。」

幾千個世紀過去了……一會兒之久。

「怎麼樣，現在？」——庸夫洛山問。

「人家說，看見這些虫子少了一點兒——芬斯泰拉爾亭山大聲道——現在光亮些了。河海變得狹窄了，樹木變得乾枯了。」

幾個世紀又過去了……一會兒之久。

「你看見甚麼？」——庸夫洛山說。

「在我們的周圍，是更乾淨點兒了……但是，在那面，遠一些的地方，在那些山谷裏，還有些黑點兒，並且有東西蠕動。」——「現在呢？」——又過了幾千個世紀……一會兒之久，庸夫洛山問。

——「現在，好了——芬斯泰拉爾亭山答道——一切都變得很乾淨，很潔白了。各處都是雪，我們的和善的雪，一片，還有冰。一切都凍住了。現在好了。安靜得很。」

「好啊——庸夫洛山答道——不過我們說了不少廢話，我的老頭兒。這是睡覺的時候了。」

「這是時候了！」

那兩座崔巍的山睡了，那明亮而碧綠的天，也在那寂然於永久的土地之上睡了。

那種人類對於萬物之偉大的微小，那就是屠格涅夫所感到的最強烈的感覺。倘使我們偏要去猜度並且去觀察那種無窮，所有的努力於我們似乎是白費的。我們受苦，到底向着甚麼走去？向着那種本身也是一件小事的死亡走去。

「當我正要死的時候，倘使我祇能假思想，我會想到些甚麼呢？」

「我會想到我錯用了我的生命，拿牠當夢似的睡過去了嗎？想到我沒有知道嘗食牠的果實嗎？這已經是死亡了嗎？那樣快還是可能的啊！我連不做事的功夫都沒有呢！我不過剛剛預備去做些事！」

「我會回憶我的過去嗎？我會拿我的思想停止在一生裏最快樂的時候上面，停止在那些親愛我的臉面和形像上面嗎？」

「也許我那些惡劣的行爲會在我的記憶裏復現，並且那種悔之已晚的灼熱的痛苦會侵擾我的靈魂嗎？我會想到在墳墓那邊等待我的是甚麼；我會自己問自己真有甚麼東西在那裏等待」

我嗎？

「不然……我似乎應該極力不去思想，應該極力去默想某種微小節目使得我的注意從那在我眼前黑下去的有威脅力的黑暗上移轉開去。」

「我親自見過，一個垂死的人不斷地抱怨人家不給他一些炒榛子。並且當他在啣咕着抱怨的話的時候，在那兩隻已經失光的眼睛深處，一種我所不知道的東西單獨地在那裏掙扎，顫動，好像那種受傷將死的鳥的斷翅一樣。」

真的，愛情有時候可以拿一種強有力的重要的特異情感給與那些不幸的人，但是，倘使我們好好地觀察一下，同樣地在愛情裏面，我們祇找得出那種人間的爭鬪。「在愛情裏面，沒有平等的確。祇有一個主人和一個奴隸，所以，那些詩人談着愛情的鎖鍊，不是無理的。你們有一天許會知道這些溫柔的桎梏會使人難過，牠們用種種溫撫的手段拿你們的心撕成碎片。你們許會知道那種在極熱烈的愛情下面藏着的怨恨；你們會像一個病人似的在恢復之後，在那休止——簡潔而愚笨的休止之後，歎一口氣。你們許會知道這種隸屬於一條裙子的況味；這種奴隸身分是多

麼可恥、可憐。

在煙裏，用一種令人想起那威廉·美士德（Wilhelm Meister）的學徒書信來的語調：「男子是無力的，女人是執着的。命運是全能的。看破這種失去色彩的生命是難能的，完全拿牠看破是不可能的。這裏有着美麗和同情，熱力和光線，怎麼會脫離牠。男子像一個孩子向着他的阿媽似的投身過去，和鐵屑之於磁石是同樣地自然，同樣地不可避免。並且那件事在每逢想去經驗的時候，便重新開始，一直到死亡解放了我們的時候，才行停止。」屠格涅夫在他那不幸的時日，懷疑愛情，和懷疑死亡一樣。

他寫過一篇題作設了的可怕的短文，表現那整個的（但是虛偽的）悲觀主義，——姑不論這種悲觀主義對於人類的努力之價值，當我們觀察那種粗野的自然的時分，我們便可以得着悲觀主義的結論。

「嚴重地，無可憐惜地，命運領導着我們中的任何人，並且我們在生命的開始，被種種細小的

節目，被一些沒有的事，被我們自己，分去了注意力，所以感覺不到那隻強硬的命運的手。祇要我們能般誤解，我們便能般生活，並且有臉面去希望。」末了，當我們發現了真實的時候，「於是祇留下一條道路，使人類還可以站得住腳，使人類不跌成碎片，使人類不在那自蔑的海洋裏淹死；這條路便是用十分鎮定的態度轉過來，說道：『般了！』拿他的兩隻胳膊交叉在空虛的胸脯上，拿那種餘下的最後的惟一榮譽，那種認識自己渺小的自尊心——這種巴司卡爾（Pascal）叫他做「作虛草人想……」的可憐的自尊心，一種悲哀的安慰——救起來。不論你是誰，我那可憐的弟兄，請你盡力看穿了這些罷，你不會逃出那被詩人揭露的可怕的真實：

「生命祇是一個徬徨的影子，一個在舞臺上掙扎個把鐘頭，隨即寂然無聞的可憐的演員。這是一段傻子所講的事，充滿着高聲、激動，而毫無意義。」

我引用了這些麥克白斯的詩句……那些妖女、魔鬼和幽魂都重新在我的頭腦裏出現了……唉！其實並沒有一些魔鬼，也沒有一些超人間的可怕的力。所可怕者，竟是沒有一點兒可怕的東西，竟是那種生命的本體是平凡的，沒有用處，並且空虛到了極點。當我們透澈了這種思想的時候，

當我們嘗到了這種苦味的時候，連蜂蜜也沒有了甜味，即使那種最高最甜美的幸福，這種愛情的幸福，這種人類互相接近的幸福，這種忠誠的幸福，以至於這種情感，也都失去了牠的魔力。所有我們的自尊心，被我們自己的渺小，被我們自己的短促的壽命破壞了。不錯，一個人愛過，說過一些永久的幸福和不朽的快樂的字句，但是連一條拿他那殘餘的枯舌頭吃盡的虫子的痕跡也不會剩下來。

好像在秋末的一個清朗的日子，當一切是在那灰色而燃燒過的草裏死寂了的時候，倘使太陽忽然在森林的邊際從雲霧裏出來了，並且向着凍冰的土地上照下一種光亮，於是那些蠅子立刻也出來了。牠們在溫熱的光裏跳舞、活動、上上下下的飛。牠們這些圍着那些轉，等到太陽落下去了，那些蠅子像一陣微弱的雨點似的落下去，這就是牠們短促的生活的終局。

藝術似乎比自然要卓絕些，要耐久些，因為在自然裏，既沒有悲多芬的合奏，也沒有歌德的詩。但是，結果，那種冷酷的自然，會得到勝利。牠連藝術的作品也破壞盡淨。那斐迪雅斯 (Phidias) 手刻的哲斯像會像一塊石頭似的跌成粉碎。「我們，可憐的藝術家，怎麼能和這種啞的，聾的，盲目的，

祇願往前走，往前走，吞沒一切的力量爭鬪呢？並且我們怎樣能信任這些我們在黑暗裏在深淵的邊上塑成，而一朝化為灰燼的飄忽的偶像的價值和尊嚴呢？」

但是，那種美，不需永遠生存於無窮之久嗎？一會兒功夫於牠已是殼了嗎？不錯，也許是的，但是還應當有一些去使牠不朽的人。不然，那件事是不會成立的。有一天，那變冷的地球上會連一個能想念過去的美的人腦殼也不存在。那末，爲甚麼去活動呢？「爲甚麼在那些討厭的人羣的譏笑裏或者在那些蠢人的批判裏自己露臉呢？爲甚麼回到這種騷動的魔鬼羣裏，回到這買者賣者互相欺詐，一切是囂張，一切是平庸惡劣的市集裏去呢？爲甚麼，當無能是在整個人類的骨頭裏的時候，要在這種空虛的世界裏爭鬪呢？決不，決不殼了！殼了！……那其餘的在靜寂之中。」

我們也許應當回答屠格涅夫（並且回答他的同感者叔本華）和他們說道：於我們有甚麼相干？不錯，人類的事物是短促的；我們不能設計算我們作品的壽命，但是那種壽命的需要不是不自然的嗎？你們說帕拉圖的手蹟和斐迪雅斯的米耐佛女神像都在幾千年之後化為灰燼。於我們

有甚麼相干？應當爲着現在，爲着我們自己和我們四周的人築造。我們既賦有一個生命，這生命於我們已是儘數了。牠在永久看來是短促的嗎？但是永久於我們是不可想像的。生命在人類的無能看來是悠久而豐富的。悲觀主義是不自然的。那些愛着的人和那些孩子都知道這件事，他們是有理由的。那些蠅子在日光裏跳舞。倘使牠們拒絕了跳舞而去默想那夏的短促，默想一種牠們所不能想像的未來，牠們算做得更好些嗎？那裏，屠格涅夫和叔本華一樣，和當時的許多人一樣，有時候陷於一種無限的昏亂。

但是，對屠格涅夫的最好的答復，是人家在屠格涅夫身上找着的答復。他的悲觀主義是表面的，或者更正確地說：他的智慧是悲觀的，他的心，不是樂觀的，（否認痛苦也許是瘋事）而是簡單的，公正的。當他談着不是爲着抽象的理想而生，祇在紅鼻子、白頭髮之前纔感覺愉快的時候，他是有理的。在他描繪了真實的世界之後，他嘗到了牠的美，牠的變化。拉富雷茲基很不幸地歸來，他想到：「現在我是在河底裏了。」然而，他感覺到異常的和平，和田野的寂靜：「現在，我是在河底裏了——拉富雷茲基說了又說——在不論甚麼時候，生命在這裏永遠是安靜的，溫和的；凡是走進了

這個圈子的人祇有屈服而已這裏沒有一點兒東西可以動搖，沒有一點兒東西可以擾亂；應當爲自己慢慢地開拓一條路，好像農夫用他的犁開拓一條溝似的。並且在這種和平的休止裏，有多少的毅力和健康呢？那邊，在窗戶下面，那枝笨重的白朮在草地裏伸出頭來；在上面，那把大傘在牠的堅定的柄上豎着；更高處，那些聖母之兒花垂着含露的花球。在遠處，在那些田裏，那些裸麥和蕎麥發亮，並且開始結穗了。一切推進，一切展開，每個草的杪頭都在牠的莖上，每張葉子都在牠的枝上……我那最美麗的幾個年頭，我已拿來交給了一個女人的愛。讓那種厭倦在這裏清醒我，安定我，並且教我此後毫不匆促地活動罷。」

聽天由命嗎？不錯，但是並非不含甜味的聽天由命。況且拉富雷茲基已非年輕並且是一個被生活征服的人。但是屠格涅夫，和莎士比亞一樣，和那個颯引裏的普樂斯百樂一樣，對於青年時代的幻想保存着一種溫和的感歎。他愛在他的小說的末尾，在一個結論裏，告訴我們後一代的人在前一代的人失敗之後，怎樣長大起來，怎樣找到那希望與愛的同樣的幸福。一種成爲永久的，或者至少和人類的靈魂一樣常常再生的幻想，是很近於真實的。

在失望的一天，屠格涅夫聽見一隻鵲鴿在他窗下叫：「牠用一種自信的，有力的聲音不停地啞着，囁着。牠的叫聲宛轉地穿進我那間寂靜的屋子，拿牠整個地占領了，並且充滿了我的雙耳和那個被失眠弄得沈重枯燥，被不潔的思想擾亂的頭腦。」

這些叫聲裝載着永久，那種永久的純潔，和牠的堅定，牠的不可抗的力。我連自然的聲音也在這裏面聽出來：可愛的，自然的，永遠唱着，會永遠唱着的聲音。

牠唱着，牠極力地唱着，充滿着堅定，這隻鵲鴿，牠知道太陽，那個忠實的太陽，會放射出牠的光輝。並且牠的歌沒有一點兒由他自己而生，或者爲牠自己而作的意義。那隻同樣的鵲鴿，千百年來向着那個同樣的太陽致敬。並且牠在千百年後，還會向着那個同樣的太陽致敬，那時候，我那被吹散牠的歌聲的小風掀起的骨灰，也許會圍着一個永遠響亮永遠活着的肉身，在一些不可見的部位打轉。

但是我，那個可憐可笑的人，那個有愛情的人，那個人格者的人，我和你說罷：謝謝，小的歌者。謝謝，謝謝你那在這愁悶的時候，隨隨便便在我窗下啞着的自由而有力的歌聲……」（註二）

一些同樣的別人，在千年以後，在兩千年以後，和判了死刑的我們所希望的一樣，有着相同的欲望，相同的幸福，和相同的痛苦。他們會有理由去希望。太陽也會爲他們準時在早晨的天空升起，因爲這個可怕的宇宙竟是一個忠實的宇宙。那些法則既不是殘酷的，也不是溫和的；牠們是不可動搖的，並且是可以預見的；一些固定的格子，——人類應當在裏面盡力計劃他的命運。

倘使那暴力的世界是無憐惜心，和無怨恨心一樣，那末一些人類就不是如此。他們爲甚麼在這塊泥土上面我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比一些蠅子更重要些呢？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但是，他們能穀友愛，能穀戀愛，能穀偉大，是一種事實。當屠格涅夫描繪一些人性的時候，信任和良善在他的調色板上佔了一大塊地方。他對於人類感覺有味，並且更寬泛地對於一些生物也感覺有味；他還贊美那種毅力，藉此，人類和動物纔能在這盲目仇視的宇宙裏造成一些慰藉之處。人類在那無所謂的大宇宙裏，建築他們的小宇宙，那纔是真正的哲學。這件事是屠格涅夫很知道的。他贊美和善與勇氣勝於世上的一切。因此，他對於俄國的鄉人，古代的人，真正的基督教徒，纔感覺興味。他的作品裏是充滿了良善的人。在父與子裏，那兩個青年的父母，差不多那些勞動者的全部，在煙裏的塔西

娜，在貴族之家裏的利莎，都是用一種悲觀者所沒有的溫柔描繪出來的。所以，我們前已說過，不如說他是最和那些苦行的使徒相近的，他拿和善歸功於思想的簡單，所以他拿幸福放在這些卑下地生活着的人身上。「比爾，和他的女人，和所有這些與他們在一起的人，過着一種單調的，寂靜的，和平的生活。這種和平，就是幸福。在世界上再沒有別的幸福了。」

郝曼 (Haumant) 說：「屠格涅夫不滿意那種宣傳非宗教的文化，和那種使知識界脫離基督教的道德的文化。這些道德：聽天由命、慈悲、自己的忘懷，現在祇有那些微賤的人享有着，並且他們的高尚就是從那上面來的。他說：「有信心的人，有着一切，並且一點不會失去甚麼；沒有信心的人，甚麼也沒有。我尖刻地感到我是屬於這些沒有信心的人裏面。」可見在屠格涅夫的心裏，有着一些現在還活着的過去的殘餘，和一部分被他那悲觀主義所掩的宗教思想。」

這一部分的宗教思想不取一種積極的信仰形式，而取一種信仰價值的信仰形式。爲要在老年時代，保留一點兒這種少年時代的幻想給與我們的異常的力，便應當保存一種信心。「拿一顆

年輕的心保存到老，是一件困難而有點兒可笑的事。一個對於和善和意志之力沒有失去信心，並且對於活動沒有失去興味的人，應該自認爲幸福的。那個懷疑論者就這樣用一些不相干的話做了結論；然而我們現在可以明白：何以有一天，他在一個公開的講演會裏，辯護董吉訶德的型式，而攻擊漢姆來德的型式——也就是攻擊他自己。

董吉訶德，爲着他人，爲着攻打那些人類的仇敵、巨靈、妖巫，而生活於自己之外。他的心是微賤的，他的靈魂是偉大的，英雄的。他不懷疑他自己的使命，並且他那緊張的意志使他的思想劃一不變。

漢姆來德根本是分析的，並且，雖然有些例外，是自私的。他忙着自己；他不想着他的天職，而想着他的「情況」。他研究自己，認識自己，並且常常蔑視自己。他那和董吉訶德的信心相反的冷嘲就從那上面來的。漢姆來德不知道他所欲的；他的生活是沒有目的的（除了報仇之外），不過他愛着生命。他因爲人類僥倖地比抽象的思想有力之故，而愛着生命。因此，他想着自盡，而並不自殺。應當可憐他，因爲他比董吉訶德受苦得多。

在他和婦女的關係裏，祇知道尋找自己的漢姆來德，因此失去了美麗而愛他的歐菲利。董吉 訶德向着一種幻想的麗質致敬，並且裝飾他的杜爾茜南。

漢姆來德的懷疑論不是那種冷淡。但是他爲保留一種意志，想得過分了：「人類的悲劇方面就在這上面流露，這是人家常常注意到的；要去活動，必需意志；要去活動，也必需思想；但是意志是從思想分離的，並且這種分離的現象一天比一天顯著。

莎士比亞用漢姆來德的嘴說道：「那種先天的意志的活潑色彩被那蒼白的思想的反光拭去了。」

因爲那樣，我們一方面看見那些默想的，意識的，明瞭一切擁有一切而又不切於用的，被他們自己的本質陷於不能行動的漢姆來德一類的人；一方面看見那些除了望見天邊的一小點——一個實際常常並不存在的點子——之外，於人類沒有用處，並且不能使人類前進的董吉訶德一類的半瘋子。」

董吉訶德顯然是錯了。那種要和宇宙爭鬪的人差不多永遠是失敗的，但是應當試試看：「絕

對應當拿某種可笑的成分，攪在那些縱然負有重大使命的人物的行為和性格裏面。那些羣衆結果會——用一種盲目的信任——跟着那些從前被他們譏笑、咒詛、虐待的人物走；這些人物並不要怕那些虐待者、咒詛者、譏笑者，並且眼睛釘住那祇有他們纔能看見的目標，一直往前走，尋找，跌倒，末了，找到手。被一些豬的蹄子所踢，這在董吉訶德之類的生活裏是一件常遇的事……這是他們付給粗野的運命和冷淡無禮的愚昧所應有的最後報酬。這是假仁假義的人的當頭棒。他們能在那種人之後死去。他們熬過坩鍋的火：他們征服了不朽。」

那個懷疑的屠格涅夫就這樣用一種頌揚信仰者的話作結。但這並不是一種故作乖僻的論調。其實，懷疑主義常常是在口頭上的，所以在屠格涅夫的心裏，留存着某種儘量使生活美滿的信仰，並且他藉此用着苦臉騎士的高貴而痛苦的態度，過着情人的生活 and 藝術家的生活。

人家可以成爲那個頭腦簡單的董吉訶德。誇大、鋪張、虛偽的興感、虛偽的熱情、浮誇的文體的虛偽光彩，都是一些風車。屠格涅夫用那個名叫正確的意中人的名義，終身去和這些風車作戰。雖然有幾首詩的叔本華式的悲觀論，我們讀他的作品不是喪失志氣的一課，而可以說是謙遜的一

課。他，拿荒地裏的馬利安娜不賜給納嘉諾夫，而賜給梭羅明，也就是拿她賜給那種認真做小事，進步遲緩而準確的人。人類不是永遠被自然毀滅的；他能拿牠改變，不過要以容納牠的法則為條件。

布爾惹先生合理地注意到，在屠格涅夫的人物裏面，沒有一個人物使人發生一種缺少生命的印象，就和那些感情教育裏的角色一樣：「他們是被征服了，却不是被消耗了；這是一些不成功的人，却不是一些失敗者。」他們之所以不是失敗者，因為他們保有一種孤獨：「無論這種孤獨是顯得痛苦的或是卑劣的，這些人物的生存却都不是一種輿論造成的作品。他們是自己的作品。他們和社會的程序絕不相合。他們不拿自己和這個人那個人比較。倘使我們進一步去研究失敗者的心理，我們發現這種失敗不是不可救藥的，除非失敗在對於別人所發生的印象裏面。祇要一個人能呼吸，他就可以活動，倘使他願意不顧行為的外表和別人的批評，祇為自己而活動。這種在驕傲和虛榮之外努力的自決意志的個人潛在活動，就是那首丹尼爾·提福的魯濱孫的詩。這種「至於他」的詩，那些屠格涅夫的角色拿牠優越地保存着。總之，他們不過着一種被傍人規定的生活，而過着他們自己的生活；那樣，可以使他們到不了弗雷德烈·莫洛（Frédéric Moreau）或戴斯

羅力 (Deslauriers) 的死滅論。那緊要的事不是被人贊同，或被人誤解，而是自己嘗到情感的苦味或甜味，而是從人世的定運裏感到一種直接而誠實的印象，一言以蔽之，而是在幾個年頭裏，在那輾碎一切的自然中心，成爲這種哲學家所謂的帝國中之帝國，這也許是一個終歸失敗的帝國——不過，在某一個意義裏，不會拿命運錯過，好像這種祇生活在別人造成的形像裏的人一樣。」

在屠格涅夫的小說裏，我們找到那種「似乎在我們心裏愁苦，變動，神祕」的生命。(註三) 他給我們留下的情感不是怨恨的，失望的，而是美麗的。當我們合上他那些書的時候，一些日光裏顫動的森林，美麗動人的婦女，怯弱而溫柔的老人，煩悶而熱情的少年，在我們的幻想裏經過。華爾脫·惠脫門 (Walt Whitman) 說：「那個高貴而多愁的屠格涅夫。」我們不能拿他再形容得好些了。他明白了那種生命的殘酷性；他不用一種虛偽的樂觀論來掩飾牠；但是他懷疑人性。他知道倘使我們在那些表面很混亂的靈魂深處扔下一個消息子，我們很少找不到某種純潔的情感。在我沒有和你們講完他之前，我不知道何以我不能不想起若望·喜樂都 (Jean Girardoux) 在拉辛研究裏的妙句：「在流刑和癌腫之前，命運願意再一度用無上的餌，拿幾個星期施給那些」

偉大的靈魂，使他們完成偉大的事業。」

屠格涅夫在癌腫和死以前，創造過某種宇宙的頗正確的形像。也許有一天，我們也和他一樣，會被死滅征服了，如果我們情願，這不會不用我們人類的手，塑成一個美麗的愛，一個忠實的友誼罷。

(註一) Yarmolinsky 所述。

(註二) Charles Salomon 譯。

(註三) Georges Mooze。